尚書講義

R-12
1044
3

四下 貳卷 四 13

書經卷之五

蔡沈集註

洛誥

洛誥者周公攝政五年之書也其書多記成王與周公往來之言故名篇

洛誥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建之于王其書舉舉于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爲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名公之書因以名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以宅洛告于文武之廟示不敢自專也乃使太保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所居之處召公自豐趣行而來惟三月周公初二日丙午基作明日戊申是日之朝召公至洛則達觀于天以命龜卜其何處可爲王城何處可爲王都既得吉卜遂經營焉度其規模位次既已預定矣至豐以告厥有成功之事而作洛之事告先王見成王上有所承以相洛之事委大臣見成王下有所稟以公先後經理之所以成其始也相宅者觀其會度其形勢既可爲王城矣而復卜其吉凶三月當厥下旬而洛邑卜成遂即其地而經營之又使來告卜以決之蓋大事當稽之天心而用卜也即洛論始卜河朔黎水流繞東西之謂得卜即兩石惟洛食二請繼告只是規度其位次非更營造也越若來三月惟丁卜王上以上是太保承君命而相洛以下是太保稽天意而定洛

越三節史臣記說召公經營洛邑擇日興工越三日庚戌乃以已遷在洛的衆殷民攻治興建都邑之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則左祖右社新朝後市的基址皆平定矣當其舉事之初四方之民達未能集而攻位之役方亦易辦故就設民已遷者役之也

攻位即攻其所經營之位作洛必資之民方故以庶殷攻位也攻字只是平高下定廣袤之謂獨役庶殷者舉事之初四方民未和會成此役之位成首規模初定也上節卜宅而得卜見召公敬以奉天而天意從此節攻位而位成見召公說以使民而民心服此召公所以成始也

若翼節召公既以甲寅定位于洛及明日乙卯周公以是日之朝亦至于洛則編觀新邑經營的處所凡王城下都經召公規定的都經觀一周以相其形勝審其風氣營洛大事不可不詳愼也

此下是周公繼之所以成其終也周公至是始至洛者凡趨事必早者任其勞而后尊者責其成也達觀召公是編視非度其可否之謂蓋周召同心召公

于豐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二十五里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朏敷尾反戊音茂○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于豐迺遷而來也朏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庶殷之衆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若翼

之經營即周公之經營也

越三節史臣敘說周公以乙卯日至洛越三日丁巳以營洛事祭告天地社稷用牛一祭尊以簡爲誠越明日戊午祭告洛邑后土之神其牲用牛一羊一豕一祭卑以豐爲實也祭告既畢乃以所用人力多寡工程期限之數作爲一役書越七日甲子是日之朝周公以召公已經營觀命衆殷之民其在四方者但命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各分各部侯甸命下既以役書命教衆于是衆殷之民欣戴舞大喜蓋庶民且樂則四方之服從皆可知也

周公以時當都洛之初所以營洛邑之事蓋作洛大事有資于神明故告也如是合祭天地社稷宗邑之神是時郊祀之位已定故可行遷後社者先尊後卑也所謂有事以營洛之事載之書也命庶殷者使民知所趨事命邦伯者使諸侯知所遵治意也四方民大和會而獨命庶殷者其難也庶邦錯在而獨命其伯統于尊也所無殷不在則諸侯可知而方民亦可知矣五節是周公定役書而大得乎民方皆所以成其終也○自太保至此節以基命成始定命成終立說皆有天人意

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

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　越三日己巳用牲于郊牛二

郊祭天地也設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土功農隙以令役于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成在一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一而公以命命諸侯也　厥既命庶殷

不作不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歌之頌民若

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

太保鮑史臣記說經營洛邑之事既畢周公將歸鎬京太保召公有陳戒成王之辭周公用以書命而丕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誦言庶殷越自乃御事**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受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語併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爲執事也**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天位爲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于是嘆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言王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于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明天與我一矣尚何疎之有**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以下諸哲王其精爽在天未嘗亡也彼豈不能哀祐子天而保有其子孫乎以其後王後人紂之爲君愛天明命不能敬德憍慕荒淫老使賢智者遠擯不好回使痛民者在位同惡相濟虐害其民民皆疾虐無所控訴仰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婦以哀號于天及往而咨訴于天以自紓又彼有國有家執無地自容民可哀甚矣彼天陰騭下民見四方之民無辜受害如此能不哀憐而思以拯之乎敬雖厥先王在天之靈亦不能既固天意而永保之命吉在于殷者今既墜厥命而屬于勉德之文武矣祖宗德澤之難詩如此王其可不汲汲敬修其德而保民以保天命哉不敢雖文武在天之靈亦將無如之何矣

此申上節天命不可恃而言天既遐終可止指上故厥元子句下是就其中推出不可恃之意天亦亦字有映言天雖不忘先王之有德而亦重哀斯民之無辜故其眷命轉而之文武也懋字指文武言大意言紂不能敬德以小民故天絕其命雖殷先王亦無如之何矣便王不能疾敬德則亦何以誡

後民心悅而天命可保矣

此以下皆誥申之言此節以兩嗚呼對看上示以天命之不常下示以保合之有道蓋敬德所以誠民而誠民所以永命也故字貫大國殷命說詞改其元子及大國殷之命也曰元子曰大國皆徹動成王之詞受命當云纘文武而受命纘元子大國說無纘以大言非言其久也言王既爲元子而統大國則在今日固當爲大之休然今日之受安知不爲他日之故是又有戒王敬德之意也見天命不可常意奈何弗敬是召公深致意之詞能敬則民心悅而天意得而無疆之休可常保矣

小民而天命又將他歸矣雖文武亦將如之何哉此敬德之功所以不可緩也疾字重看見初服之時天人所係甚大不可少有意緩意敬德下補誠民永命出來與上節相應

相古節召公說天命無常常于有德我觀古人有若夏禹之聖天既啓迪之而成就其德矣又從其子而保祐之使繼世之賢足以敬承其道大之誉夏如此富是時禹亦仰考天心而敬順不違凡所以疑固天命賄賡子孫者無所不至宜乎夏之子孫享有天下之久也乃終爲無道今時已墜失其天命而以殷之德澤其可恃乎我觀近日有若成湯之聖天既啓迪之而成就其德矣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基繼禹舊服以有天下天之眷殷如此當是時湯亦師考天心而敬順不違凡所以奉若天命遏厥了孫者無所不至宜乎殷之子孫享有天下之久也乃約爲無道今時已墜失其天命而以我周代之湯之德澤其可恃乎矣禹湯能敬其德故其子孫享有天下之久也約爲無道故其子孫不能敬德故其亡也忽焉天命之去留惟在君心之敬肆可不慎哉

此亦承上天命不可恃而言今夏商二代言之見不惟有商爲然雖有夏亦然去已遠放曰相古商乃近代故曰今相天迪禹如湯洪範之意迪啓也湯知天啓其德則從而勇智之意主德言若有思若啓之行若禀之之意從子保言使啓賢能繼禹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者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修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爲安也

今相節召公又說人君固當虔于敬德而親祀老成又敬德之勤今王以幼冲之年而繼君位必任用耆耇之臣不徒降以體貌必倚爲腹心言聽言從朝夕親近不可輕遣棄他了所以欽者這耆耇的臣十古昔帝王的道德可以爲師法者能稽考其事是固不可遺忘況運壽發慮以謀度國家之大政事而稽天意尤不爽此尤不可遺忘若非這樣人啓沃于前則能左右上天降教之理豈能件件曉得今王敬德可不得是人以爲輔哉

上言德之當敬此欲其得老成以爲敬德之輔也老成之人計慮深遠外以經營四方內以綏定王室識見通達故能稽考古昔而處事之宜周詳審密故能斟酌今古而通變之宜句中言其不可遺之故古人之德即敬德如夏之方懋厥德湯之罔有不德是也能稽古人之德則天道如何而降命固有以默識于事有所經稽謀自天則于理無所遺無遺憾如何而永命者有以得之矣王其可不敬德乎

嗚呼節召公歎息言王雖幼冲乃上帝之元子受天命而爲民主可不勉哉蓋天命之去留視民情之欣戚下民大能誠和小民使之安居樂業無有怨咨則民安而天命亦安國家太平之業自此垂之無窮豈不爲今日之休美乎夫小民雖若至愚然其心有所向則其情必以誠民爲急務不敢視爲緩圖時時留畏小民之若保赤然視其所欲而與之所惡而去則民心而保天命桑此言嗣王所保之事欲其敬德誠民以承天命下數節皆此意也元子哉要緊出天命民心所係甚重之意其字是召公期望之詞誠小民舍保受成命明德意謂王能處合敬德意合休就入天命對無逸之詞此句無工夫王不敢後一句正敬德工夫而誠民永命之本不敢字與民岩是敬德申事一意註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王來節召公又說王之本在乎君身誠民之道始之新邑終洛邑卷首之意此繼天爲治其主重在典祀命詩須要件件自家留心服行于此中土以繼

冲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稽考矧況也幼冲之主未老成之臣見易疎遠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于事有所經稽謀自天則于理無所遺無遺憾如何而永命者有以得之矣王其可不敬德乎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者期之辭也誠和碞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爲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爲可畏王當不敢緩于敬德用顧畏于民之碞險可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

書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
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洛邑之中攷謂之土中攷謂之天地之中攷謂之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武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爲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享答神祇自是可以定中國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大有成命治民今休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

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爲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于善而不已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爲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其言德之不可不敬也我不可不監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爲出

宇而說副貳我周臣即所以親近我周臣也惟日其邁對上二句言即化服之効節化則民可化矣此節輕乃起下文敬德之意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言公又說君身者羣臣所觀効要化服臣民之諸臣必先謹乎君身王當把那敬字的意思如人的身住有房屋裏面一般不可暫時離了能以敬作所則此心收斂而德成不能以敬作所則此心放縱而德喪矣王不可不敬德以爲化服臣民之本也

此推言化臣之本乎身當要化民意蓋敬德所以誠民故也上句言當如此是勉之之詞下句言不可不如此是戒之之詞一正一反意不可不敬德

對上王不敢稽二句看

我不監召公又說我輩主不可不敬德者正以敬肆之間乃歷年長短之所係前代興亡皆不出此今我王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于有殷有夏有殷之君能敬的則宜以爲法不能敬的則宜以爲戒如夏禹受命歷年四百我不知他爲何這等長久成湯剛伐這等亡滅我不知他爲何便不能少延以我看來惟禁不能敬其德作厥孽虐得罪于天乃早墜失了有夏之命歷年六百我不知他爲何這等長久及殷紂嗣位這等亡滅我不知他爲何便不能少延以我看來惟紂不能敬其德沉湎暴虐自絕于天乃早墜失了有殷之命耳蓋天命長短皆不一定如而敬德在我所當自盡我謂不可不監于夏殷正以此也

上欲成王敬德誠民永命以盡宅洛之事此欲其監于夏商之墜命而力行之也首一我字指成王言監字兼得失兩意重在監其失一遐觀下墜命句可見曰不可不者言不監二代則不知有覆亡之憂而無以爲鑑戒之機也我不敢知以下即所謂不可不監者蓋以數言則天命不可知以理言則係于敬德惟不敬德而墜命此乃可知名也與相古先民鄭相慮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今王繼受大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況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今王繼受大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況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此承上臨夏商而言嗣其敬德而歷年者重戒其不敬德而墜命者也天命自文武受之成王繼之故曰嗣我亦惟茲何申言不可不嗣若功之意

若生謂召公又歎息說今王初服不可不謹慎如人家生子一般都在初年幼年的時節能習于爲善到長大時必然是箇好人這自家遺下來的明哲之所化之始乎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若人君能謹于初政習慣自然必是箇聖賢之君則自貽哲命一般如今意或命王以明哲之德或命以吉或命以凶或命以歷年長久這都不可知者其看我初政所服行何如若能敬德便是自貽哲命自貽吉祥自歷年長

此言初服所係之重以見其當謹也有一句是喻言今天以下方實說出若字之意生子就提孩有識時言哲命者聰明睿智之命曰自貽者益驗其于帝之降衷而全已之習吉所謂也哲以德言如大甲其德之意凶以德驗言如禎祥妖孽之意歷年以國祚言如享國長久之意二句皆重不可知上所知者在我之初服能敬與否耳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

而用德意謂德之用猶云用是德以誠民而祈天永命也誠民意在用字內

祈字亦根誠民上說來蓋民心安則天命固也合下義夏商歷年意

其惟節召公又說德爲從民之本刑爲輔治之具王當急于敬德終于用刑其勿以小民無知謂爲不足說他頑傲弗率難以德化遂棄于誅戮而一意用刑以威之蓋民心悉愚而神順之則治道之則亂若徒用刑罰驅迫爲善則民未必服從惟敬德順其性而利導之則非彝之習自然化爲用德而可以成治功矣何用殄戮爲哉

此言不專罰而化民必敬德誠民事也重不用罰上民若有功句帶說者宇宙間行意有功則非彝之民化而遵民之功成矣

合前行意有功則非彝之民化而遵民之功成矣

其惟節召公說王者君天下之上其行固已極善然必須謹足以祈之王其敬厥德使德與位稱則足以爲天下法矣將見百姓感發興起都取法于君上之德行無有過用非法的人非彝之小民皆爲順德之小民則吉王之德配于天下如日月之照臨見不啻明顯乎此正與前若有功也句以終歎爲說

此言用德以化民亦敬德誠民事也位有德元是執敬德厥成句字猶言王惟任元子之責而天德非履于若高宅元后之尊而敬德非躋于不惟元位之元而勤德之元也歷測明德則德無窮用其壽考矣越王顯就小民用德上見蓋王之德若君之德意不啻命歸于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

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名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永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爲天命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同之友賢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疆威命即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名公于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爲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

天永命者蓋用德以凝天命寔能蓄于王身則德祀以祈鴻休不徒形于四

亂是供王之觀即所以供王之祈天永命也能字是責望必能之辭與

何知蓋蓄積蓄王以祈天之意也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復命于成王因欲告歸明農而成王懇留周公命其

治洛邑庶臣記其君臣相告語之詞爲書以其皆相洛治洛之事故以洛誥

名篇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伯庶邦庶

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祭大誥治

(補)周公攝政之七年惟三月始生魄之十六日公以殷民叛逆難制不可無重臣以居之于是始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而有王城下都之建是役也勞民動衆若未易就乃在洛四方之民不辭敝禁之勞而大來和會于東都民之勤若此周公寔總攝其事皆于是厥登其勤亦不敢以自逸也乃用役甘與大民以治洛之事庶民知所以見事而知所以播民爲大洛邑之作公廼臣民咸致其勤如此此萬年之業卒成于一月之間也

此史臣敘周公作洛之始詞初基定基規也新大邑東王城下都說民人和會民之樂于趨事也侯甸男邦采衛云侯甸男采衛之邦此內之五服百工都五服之百工恭民大和會民本自四邑民咸致其勤大語治者告以所當治之事也二句一氣說不可作一意看如計丈數端高低度厚薄例溝洫之類卽是勤以此告臣民使民知所見

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卽上文取幣以錫周公卽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名公奉以

助祭云

洛誥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

洛誥錄之以爲洛誥又并記其君臣問答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

文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摩稱殺禮以下周公敎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冲子以下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作來以下成王錫命悉敦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

士臣知所揆民即是諮洽稽召苦所謂用書命庶殷侯甸邦伯也此在達觀之後獻卜之前

周公節史臣記說告者周公承成王之命卜都于洛甚是遣使告卜于王乃拜手稽首致敬而授之以詞說王當以作洛之事委之卜我今其事已定厥惟復命于王明辟恭周公于成王以親則爲兄之子以尊則爲君敬其報命之間詞禮蔵事如此

此洛邑既成周公授使者復王之辭曰復者作洛之事成王命之周公至是告成以復之也遣使而拜手稽首者如見君之敬也

王如節周公說定都大事王當親往今王乃以幼冲退托若不敢與知上天成始之基命畫成終之定命一切創始的規畫善後的事宜都付之太保召公與我我豈敢不任其責乎是總太保而往大相視于東土何者可爲王城何者可爲下都皆親審布置以爲王始作民明君的去處蓋邑既定則可以朝諸侯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下周公授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使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大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陷漢鼎賢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者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凡十八字

撫萬民而宅中圖大之業皆始于此也

此先敘其所以作洛之意王如弗敢是表王退托之心以明己不得予任其責也基命以始之當建新都而言定命以終之大役告成而言基命者洛本以承天休故皆言天命也大相東土正所以任基命定命之責大相皆視其可者可爲王城何者可爲下都也洛下洛意作民明辟事統敘諸侯撫萬民言曰明辟辭尊稱之辭望羣臣之意

予乃胤周公說三月乙卯之朝我至于洛師以初北黎水交流之處殷民近而乃先卜此地不吉予是改卜澗水之東瀍水之西以爲王城新邑之地而龜兆不食其墨二地正食其墨定都之墨又卜瀍水之東以爲下都處殷民之地而龜又食其墨二地皆近洛水而兩得吉兆則作民明辟之地無以易此矣遂遣使者以洛之地及所卜之吉兆獻之于王庶幾定都之始終可考而知也

此正大相東土之事用卜者恭基命定命皆出于天故稽之天也卜宅在召公而周公以爲己卜者二人同心之卜即周公之卜也卜黎于先者先人後己之意蓋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周公不以己見而拂衆心故決之于天也卜當稽其不吉意兩洛食者瀍澗在洛之中而龜正食其墨則可以建王城于此矣澗水在洛之偏而龜兆亦食其墨則可以建下都于此矣伻來以圖則何者爲王城何者爲下都皆可得于指顧之間伻來獻卜則初卜而不吉改卜而再吉亦可得于言辭之表此作民明辟之基而基命定命之所由成也稽諸卜見不敢自專而復命于天敢諸王見不敢自專而復命于君

王拜節成王既聞周公復命之辭遂遣使報復周公因拜手稽首以答周公之禮而命使者說天子我周卷命可謂休美矣公念天休至重不敢以不敬承衆

相視洛邑安處臣民為我周配合上天休命之地及經營既定乃遣使來來我
以土地之休美而常吉者此蓋我一人能獨當之惟我周公二人共承當其美
且我攷卜觀圖規模宏遠乃知公之宅洛用意深長非徒為一時之計也欲以
子萬億斯年據形勝以朝百僚都要會以臨兆民永為國家根本休命于無
窮其基期望之美意如此則敎誨我者至矣敬拜手稽首以謝公敎誨之言尚
書深意而力行之也

此成王復周公之辭與上三節相應公不敢不敬一句是相洛事所以任承
命于始者公既定宅洛其實是定洛事所以成定命于終者皆有美意在公
且以予句是總承相洛定洛而極其無窮之美意也天休是大舉我周便之
謝諸侯而撫萬民者相宅是相視王城下都而休者配合其美善之休命
宅者王城下都已定也下休即上言洛食相吉就洛食上見者不惟爲一時
之吉也其實是敘其告卜之意言公之示我以恒吉者正以天休滋至惟時
二人弗敢欲我承事于上公承事于下而二人其當其休也公其以予何重
辜億年意者規模宏遠就形勢上見益謀卜觀圖而知其用心之深長如此
也言公之作洛意徒為一時計而已正欲以予萬億斯年朝百僚臨兆民敬
承天休于無窮公之期望我者何其厚也謝言者公雖告卜而定洛期望之
難之意即敎誨所在也通節以兩拜手稽首對看上是敘其作洛之美意下

是謝其告卜之誨言

周公節周公將迎成王于洛而原告以宅洛之事說上者為天地神人之主今
洛邑新成宜以祀神為先務予其首率盛禮告祀于新都臨鎮之時如天地神
祇社稷宗廟載之祀典者固無不祭矣雖祀典不載而可以義起者皆次第舉
舉上下之序而祭之以告成事報神賜而祈鴻休焉

此段予是周公將迎成王于洛而告以宅洛之事及欲還政告老之詞此節
是承祀禮乃宅洛之首務也蓋洛邑之作將以告祀于上下者故殷禮在所

當先也肆字只是新都始建而祀禮始行之詞不事格君基天下意盛禮句
虞戚秩無文一句內藏曰戚者尊卑上下無不周
也曰秩無文卑上下之有序也告報新意在首句內不可失

言王始率盛禮祀于洛邑當原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舉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舉盛禮大饗群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謂于事情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隼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顯若收其放而合其離基格君心尊天下之道莫要乎此宜周公以為首務也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敬不其意以待成王自敎誥之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

今王即周公又說論功行賞乃激勵臣工之大端今王宅此新邑就當即命百官說尔群臣之中有宣力王家而功勞尤顯者則記錄之于冊籍俾日奉大烝

其尔卜之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
命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
休恒吉我一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
之休予拜手稽首誨言

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于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予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

之禮以報有功當以功之最尊顯者爲首是不但尊寵于生前而且光顯于身後矣又命之說於群臣有功的既受此褒奬之命益當感激殊恩厚輔王室以闢新都久大之業庶幾前功不棄而元祀可保也

此承上節而言乃周公授成王告諭百工之語也今王即命緊承上底有事來即命惟命俱指命百工說功不專指作洛言凡勤勞王家皆是命于作洛之時者益激勵群臣共舞百工者爲治之大端也功宗即是最尊顯者以功宗即指此言猶云記功之尊顯者以爲祀日之元祀也非有意註中所解元字音不可泥此是報功臣于既祭以後以激勵之也惟命句是勉功臣之辭大示于朝廷之上使衆人都共見共知即或公或私自不能掩褒賞一出于公則人知感奮百工都忘私徇國而一出于公矣若或出于私則人思僥倖百工都背公樹黨而亦出于私矣是其公其私皆倣倣上人之所爲方懸自效教道之也記功所係之重如此可不慎哉

此言記功所係之大也功載即上文記功宗以作元祀者也大視者功載之朝廷藏之宗廟百寮之所共視群下之所共知也公私莫當人在下句教即上行下效之意百工莫有功無功如推賢讓能一心徇國此百工之公也戮賢嫉能昏公樹黨此百工之私也悉者見其公其私皆由于上也夫功載之所視爲教工之所係如此則論功行賞信不可以不公矣

孺子繼周公又成成王說功載所係甚重則王于論功行賞之際其可以變停親故而少徇比黨之私乎有所比黨則自是以往百工互相倣倣無所不私有如火之始成雖微倣而其勢將漸爲百工之私矣所謂百工效之者豈以見不可私之意

其初尙微而終之流弊不可勝言如此王可不防微于未然乎

此承上言記功創私之害欲王謹之于微也首句但明是不可意緊承上說下何其則見之詞上語無著意承王將有若意說隔來當轉折字意貫而下不過一人之意終篇數同語慢將彌爲百工之私矣所謂百工效之者豈以見不可私之意

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雖祭于大烝而勳勞之最尊顯者則爲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告成于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汝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不大視示也功載者記功之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于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若蔑周公又告成王說今王即治于洛內治允不可以不察其順行常道以敦敘之自維政之所繇興大政治也如是則治道之順逆大綱之得失無不在我矣而必欲常道之順事之繇興則在于明目達聰而尙夫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終詰于記功敘工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

燄若蔑周公又告成王說今王即治于洛內治允不可以不察其順行常道如燄始燄微而終之流弊不可勝言如此王可不防微于未然乎

此承上言記功創私之害欲王謹之于微也首句但明是不可意緊承上文說下何其則見之詞上語無著意承王將有若意說隔來當轉折字意貫而下不過一人之意終篇數同語慢將彌爲百工之私矣所謂百工效之者豈以見不可私之意

燄燄若蔑貞厥攸灼敘弗其絕孺子雉子也明比也上文百工之視效如此則論功行賞孺子其可不徇比黨之私乎孺子其不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燄燄始燄微而其勢將漸次第蔓蔓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比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于不可遏絕所以敘其辭而察之于未然也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作大邑自洛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其動常道及撫國事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卿士各就有條明白奮揚而進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終詰于記功敘工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

此承上起下之詞已者不能已之意惟終內無上下交講不特治功敬工及內治之事在所當務而統馭諸侯敎養萬民之責皆當修飭以繼文武之業肰後大命可永爲億萬年之休矣

按其節關公又告成王說諸侯朝貢于洛邑施心稟有誠意的也有不誠宣的人君要知道他只在此心常常檢謹自肰洞明洞達無愛惜之私曉得透誠誠享不誠享了慕享上重在禮義不重在幣帛不是無幣帛有禮節事其幣帛不能享上夫諸侯國人之所視效也而民懷不能用志于享上則凡一國之人亦皆敎先說道上如人可以幣交不用禮享之如幣帛之誠云將其人心放恣侯度不肅所行的政事必至于差爽僭偪不享之弊此

此告以統馭諸侯之道蓋洛邑之作本以朝諸侯故統馭不可無道也重論統馭御言享上者洛邑告成之日遍諸侯享上之時人君能謹其誠則可開之以行賞罰而天下懲勸也享者儀以下是論言所以當誠意之儀言其理誠字是內外言其恭敬之心有于中而處儀之節著于外乃所以成享而不在于物也儀不及物以上是極言不敬之害蓋不徒自過交看政事指政敎號令禮樂征伐之類言皆不誠則侯度命討無以施王法蓋率而王國之政事皆若僭矣人君可不敬以誠之哉

乃惟節周公又告成王說勤政化民乃君道之急務汝孺子當勉力頒布我所設設不暇者聽我發揚汝所以暢民常性之道使民皆服從敎化可也于此不能勉勵則民彝泯亂是豈享國長久之道乎昔汝文武王同寅協恭而我亦常率之以服民者汝必爲敎汝正父武王之道無不如我爲政之則人亦不敢廢汝之命矣蓋我能守武王之道故天下不廢我之命今我王能守我之道則天下亦不廢王之命矣治亂之機係于勉與不勉如此王往洛邑其敬之哉必不暇是施布聽聚多數之敎不愛暑戚而盡爲敎之道可也敎自

侯敎養萬民之道也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侯

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僞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于享者亦識其不誠于享者享不在幣而在于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于享則罔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與國無享上之誠而政事安得不至于差爽僭偪察于度而爲叛亂哉人君可不以敬之哉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蘘乃時惟不永哉蘘乃正父罔不若于不敢厥

此以後將退休田野只論明農之事以遂歸老之志而已汝若于彼洛邑棐彝萬敎蓋心敎養和稟其民則四方之人皆感而愛戴無遠而不至矣

此告以敎養萬民之事蓋洛邑之作本以撫勇民則敎養爲先務也頒布句不平頒是頒布于民棐彝常道所不假者聽字有服行意棐民彝而曰敎養者有恒心有恒産而後倫理明也汝乃是不蘘一句成之之詞蘘三有說之之詞不永言天命說萬敎二句申說衍其仁厚之澤而繼述之使有加無已謂之勤而敢荒寧之閒不失其品式法度之次第謂之敎蓋萬敎如開公正所以頒其不暇者不廢乃命命寧正指政敎說汝往敎說總上成勉之意而言前不暇以棐民彝成不覆之失盡萬敎功也明農何讎示退休之志寔爲重于君之意末二句期勉之詞彼洛邑民亦指敎養爲見申父意我民者洛邑之民遠者天下之民蓋即化導順從之意

乃命汝往敬哉裕乃文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農讀如厥父迺痛之迺此敎養萬民之道也頒朕不暇聽我敎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不暇者聽我敎汝所以頒布我汝于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敬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廢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遠王于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焉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奄有四方民居師

王若曰周公及留公治洛說道予以幼冲踐祚賴公明白保佑之不惟洛邑無隱而又維持盡力如法祖奉天治人駆臣事神皆人君大明德的事公歷歷稱舉以論我焉敎以冲子惟終使我小子繼志述事振揚文王武王之烈猶飛以惟聘不永使我小子得承奉永久之眷命敎以彼裕我民使我小子敬奉四海使皆和而不違恒而可久以安此衆庶于洛邑明保之功何其大哉

此成王若周公教士宅洛之言蓋言之已狀而事之本肰者也嘗創蓋謂公新以下皆明保之實也原裕無隱謂之明輔佐盡力謂之保一字本元

集命字相應本顯德指下數事言集之以敎成王故曰你集以敎士宅茲新邑
爲大明德也以字作使字看不本祖不覩大不惟人三段主於集命以其集命
定命言和恒二字串看通篇皆言和是開慶調和從容化導恒是貞固堅久
始終無間居師緊承和恒說猶不使之各得其所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惇宗節承上文說政莫若于報功分明教以記功元祀使我小子惇厚功宗的
大禮凡諸侯有功者皆次第修舉祀典而以功之最尊顯者爲之冠則報功者
禮行矣禮莫重于祭祀次敎以摩稱舉禮使我小子首舉祀神之大典雖祀典
不載者都秩序以祭之則祀神之典舉矣通都是公舉大明德以敎誨我者也
此亦明保之定俱承不顯德來厚宗一句是厚于報功咸秩句是周于祀神
惟公節成王稱美周公說公之明保周于所依賴矣而視德敎之盛又今于所
藉者予惟公輔我冲子既訓敎伐厥功以安王室又制禮作樂以興太平其盛德
昭明光顯于天地之間勤勞施命于四海之內合上下四方都流行充塞穆穆
然深厚廣遠日新月盛以通達國家之治平使文王武王昔日所勤勞以敎化
天下者什百修舉無有遺失之患公德敎在當時有可憑籍如此我冲子更何
所作爲只是早晚之間講求以上察祀之事而已公其可以遷去哉

此因周公有記錄歷之語故敘其德敎之盛而寓留之之意惇德字混言明光
是上際乎天下蟠乎地光輝發越之謂勤施是後以繼日躬以行旦推行不
息之謂旁即上下四方穆穆即光勤施之德容達德者識精融洽通晨興
于夕隆和緊流通承天休于悠遠者是也浮于有力來王之意不逸句緊
承上三句謂敎即德之所敷者其有一條理祀句正倚重之詞

公功肅成王又說公于小子既有輔翊之勞而猶不忘敎誨之益以其功績而
言所以輔助啓迪于我者可謂厚矣使公一去則紫廻之責將誰賴哉須要合
明無遐休之私爲國家久遠之計所以紫廻我者自始至終無不如是可也

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
德明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和者使
不乖也恒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定其衆也言
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忝于
文武仰不愧天
俯不怍人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文宗功宗之宗也下
文宗禮同將大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敎予沖子夙夜毖祀

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爲
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
公之德昭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
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敎十天下公
之德敎加于時者如此予冲子夫何爲哉惟
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
之志故示其所
以留之之意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此成王留公之詞也公功總承上三節而言棐字即前保字意迪字即前明
字意罔不若時正是留之之詞

公予節成王既勉留周公乃身臨鎬京而命周公留治洛邑究哪所以之說洛
邑已定禀祀緊政之事今已行之我小子其退而就君位于鎬京矣惟此洛邑
命公留後以鎮撫之以公元老宿望有以係爲人心也

此成王付周公以治洛之責也成王言我于新邑祀已禀政已緊矣朕祖宗
之舊不可廢根本之地不可忘我其退居鎬京而命公留後以治洛爲日後
考聞已其後以治之也

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原矣當常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王曰公予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此下成王留周公
治洛也成王言我
退即居于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
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
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于洛邑
禀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
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
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考之
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
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
義益可見其爲周公不爲伯禽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宗禮即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
方開治公之功固昭著矣但洛邑初政記功之命雖已形于敎誨而功宗之禮
猶未見于施行故未能安定公之功也敉公劻下明神保享意識
迪將節成王又說公已肰之功既未及酬將來之績尤所深望公居洛但必當
興建事功恢弘治道開大留後之事業使我王師工敔職于洛者都有所監視

而共勉于職業可也肰此果何爲哉今日洛邑之民乃文武所愛于天者公其大保之使服于德義安于法制則殷民安王畿矣之俱安而治爲我周之藩輔矣

此舉周公以木肰之功而勸勉之也迪將二句承上二句之意後字與上節後字同蓋指洛邑而言迪將者蓋爲遵德之業弘迪乳之勳也士師工即見在周工及被職于洛者監字內包明作有功惇大成裕二意誕字是無一民不在所保之意

公定節成王于將歸之時又丁寧周公說道公其定止于此以治洛我則往歸于宗周已爲公之大功入皆肰肰奉行無敢違逆且又歆而悅之無不宏敬公能保厲人心如此正宜鎮撫洛邑以慰安之若公去則守成無助誕保無人是困我矣公慎勿以此是困我蓋我今歸周享治之心甚切其子安民之事亦汲汲肰肰不敢厭怠是在公同心共濟而已公必終留治洛勿廢其所以義刑士師百工者百僚說勸成績咸熙不特洛邑之民安雒四方之民都得以世世享公之餘澤矣綸爰而去之則上下將何所恃賴乎

此節上三節而決于留公之詞公定應上命公後說于往應上于小子其退說公功即稱穆王遹乘四方迪乳之功肅將者素承之于外也祗歡者敬慎之于內也庶事即誕保受民之事無斁者無厭倦不已之意也公勿替二句總承說公肅將祗歡公因當下慰于人心而見我無斁其庶事公亦當上獻于君心則大業誕保之功成迪將之業以爲士師工之儀刑者其可替乎公能勿替刑則治在臺德而化及四方化在當時而澤流後世矣勿替刑四字有保民工大世享在勿替中來

周公既公因成王思留義不容已故既濟于稍首致嚮以復命說上命我來此洛邑撫治殷民我豈敢不誕保乃文祖之王順受命于天的民及先顯乃勛考文王的功烈昔周不敢負王之委託矣但保民之本實係于我而保民之事亦實係于公是以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恢烝恭此下周公詳成了留洛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先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

于王敬我將啓迪王心裨益新政大展其事上之敬也

此周公許留之言王命即上所謂公後公定也來字重看許留之意于此字見之承保即誕保乃文祖受命即上所謂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即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但如記功西洛鄭敬養之說而已上三句是以治洛之事自任見爲下爲民之七下一句是以治洛之本告君見爲上爲德之患

孺子[illegible]公言成王所以[illegible]雜于王者王雖歸周當常來視事洛邑[illegible]以[illegible]代所[illegible]之[illegible]文武所[illegible]規[illegible]制厚加護守不幸過侯殷之賢[illegible]修明舊政職而治功赫然爲方之冠王其自此安[illegible]法的[illegible]爲國家後嗣之準先此皆治洛所當[illegible]王其自此安[illegible]國[illegible]道則政績說是以施開斯世賢人文足[illegible]生民萬邦之大政說子休美而王之治洛乃有成功矣此皇事君之恭所不容已者

此節承所以要成王者正弘啟之意也恭先以上是敘治洛之事勉之之詞自以下是指治洛之效期之之詞蓋于來相宅者成王雖歸宗周而治洛之事無日不受命于成王也典是說治洛之人皆典者舉由之而不復過依膺獻者謂紹之而不使遺放乳爲新辟承惇典一節蓋用治洛之法必監于先王則與前面道足以紹前方而爲初服之賢君說曰四方新辟用入不造子前代則後王思恭足以我刑百世而爲後王之倡率故曰作周恭先新字先字重看自時中乂義典獻惟賢謀惟和萬邦咸休則王其有成績矣周恭先新字先字重看自時中乂義典獻惟賢謀惟和萬邦咸休則王其有成績矣民日成績者人君以享安斯民爲功而以舊民得所爲極今至于咸休則王道大行治功丕振矣此句舉成休說

孚[illegible]節周公又說入君既有勳勞之政則臣下皆忘夾輔之思于且敢孚此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相與從職于洛以爲厚文王武王已成之功烈使之而不替用以賢君眾人之仰望使不孤其願治之心以誠信爲我周後世之所

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將大也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于天之民而治爲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爲四輔則命周公留後于洛明矣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庶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時以世世享公之德也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戒作我當以我爲主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恢烝恭此下周公詳成了留洛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先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

孺子[illegible]公言成王所以[illegible]雜于王者王雖歸周當常來視事洛邑[illegible]以[illegible]代所[illegible]之[illegible]文武所[illegible]規[illegible]制厚加護守不幸過侯殷之賢[illegible]修明舊政職而治功赫然爲方之冠王其自此安[illegible]法的[illegible]爲國家後嗣之準先此皆治洛所當[illegible]王其自此安[illegible]國[illegible]道則政績說是以施開斯世賢人文足[illegible]生民萬邦之大政說子休美而王之治洛乃有成功矣此皇事君之恭所不容已者

此節恭所以要成王者正弘啟之意也恭先以上是敘治洛之事勉之之詞自以下是指治洛之效期之之詞蓋于來相宅者成王雖歸宗周而治洛之事無日不受命于成王也典是說治洛之人皆典者舉由之而不復過依膺獻者謂紹之而不使遺放乳爲新辟承惇典一節蓋用治洛之法必監于先王則與前面道足以紹前方而爲初服之賢君說曰四方新辟用入不造子前代則後王思恭足以我刑百世而爲後王之倡率故曰作周恭先新字先字重看自時中乂義典獻惟賢謀惟和萬邦咸休則王其有成績矣周恭先新字先字重看自時中乂義典獻惟賢謀惟和萬邦咸休則王其有成績矣民日成績者人君以享安斯民爲功而以舊民得所爲極今至于咸休則王道大行治功丕振矣此句舉成休說

孚[illegible]節周公又說入君既有勳勞之政則臣下皆忘夾輔之思于且敢孚此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相與從職于洛以爲厚文王武王已成之功烈使之而不替用以賢君眾人之仰望使不孤其願治之心以誠信爲我周後世之所

多子越御事篇前入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予旦以

率先使各盡其事君之道成就吾王之儀刑使言行政事皆可爲法書布文王之德澤使遍而周徧無所不被是慰民心立臣極成君德弘祖功皆自盡者承保之責其容以緩弊哉

此周公所以自致者正承保受命之寔也多子御事師士師工以多子御事萬邦正應監士師工誕保受命蒞洛邑之民又以誕受多方得之于宅武以爲每旬萬姓得之于後皆成烈所在也今率大卜之臣以誕保之字之以優游之化寔之以仁厚之澤使蓋辰于成休所謂篤成烈也通節重在此句答其師以下四字前民以孳治爲心也殷民安而天下之民翕安則和恒之化可以感悅人心矣故曰各其師說以奉命爲信也王命臣以誕保而我寔能誕保前事上之信是以倡率人臣矣故曰作周孚先王之一身適將表正萬邦者一民未化儀刑尚有虧也殷民之化以齊入君所以作則者有余能文祖德也修和曰孝臧駡于刑文祖之德本自先于四方者一民未安厥德猶未馨也故曰罔孚偏于天下文祖之所以昭德者無所根矣故曰單文祖德成烈文武而此獨言文祖者文王之德寔開武王之先也皆本篤成烈而附

伻來節史臣記周公留洛之後成王遣使諮戒殷民因以稱密賜周公禮樂重故周公復命于王說王歸宗周不忘洛邑遣使來此戒敕殷民且以恩命來安慰我賜我以稱密二尊其詞說這稱密之酒乃明潔禮敬以祭神明之物非是可常用的故我拜手稽首以此休美之物奉享于公以示隆重于之命寧我者如此此乃答恩殊禮而非我之所敢當也

此下四節周公因王遣使來寧敬于使臨之下而被以復王之辭忠殷民安慰我賜我以稱密二尊其詞說這稱密之酒乃明潔禮敬以祭神明之物非是可常用的故我拜手稽首以此休美之物奉享于公以示隆重于之命寧我者如此此乃答恩殊禮而非我之所敢當也

此下四節周公因王遣使來寧敬于使臨之下而被以復王之辭忠殷民安慰我賜我以稱密二尊其詞說這稱密之酒乃明潔禮敬以祭神明之物非是可常用的故我拜手稽首以此休美之物奉享于公以示隆重于之命寧我者如此此乃答恩殊禮而非我之所敢當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于　伻絶句　以稱密二酒曰明禮拜手稽首休享　稱曰許反密毋反卣音由禮音因○此謹悉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稱黑黍也一秬二米和氣所生密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潔禮敬也以祀神之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爲酒合以鬱密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于祼王使人來戒敕應

殷且以稱密二卣緘寧周公曰明禮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周旋入飢而不食也故享有禮篤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子敢循曰禮于文王武王　循與顧命也敷同禮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于文武也

惠篤敉無疆惠自疚　惠篤敉無疆惠自疚　遺居侯反厭於艷反○此祭之祝辭

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厭於艷反○此祭之祝辭

周公爲成王壽也惠順也篤敉與篤敉乃正父同順篤敉文武之道身其康强無有遘遇自疚害者于孫萬年厭飽順德亦如之

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厭於艷反○此祭之祝辭

周公爲成王壽也惠順也篤敉與篤敉乃正父同順篤敉文武之道身其康强無有遘遇自疚害者于孫萬年厭飽順德亦如之

王伻殷乃承敉萬年其永觀厥子懷德　承聽受也敉敕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敕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益周公雖營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伻殷者若曰遷洛之民

王伻殷乃承敉萬年其永觀厥子懷德　承聽受也敉敕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敕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益周公雖營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伻殷者若曰遷洛之民

周公之功非常禮可得而報惟此事神之物足以表其尊敬之心也稱密二卣是命寧之物所以致非常之儀曰以下是命寧之辭所以致非常之敬明禮言休美之物而致享于公也盛其儀致其敬見事公如事神明之意

伻來毖殷乃命寧于　伻絶句　以稱密二卣曰明禮拜手稽首休享　稱曰許反密毋反卣音由禮音因○此謹悉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稱黑黍也一秬二米和氣所生密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潔禮敬也以祀神之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爲酒合以鬱密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于祼王使人來戒敕應

之業可以永保勿替矣

此節應上惟殷而言蓋命宅于惟殷之日者王固以治洛之責任公而公則以能殷之本在王政致責難之意伻字重看有卿大夫義謂本洛源之意謂不徒以言教而必以身教也永即萬年觀德即承敬二句一氣說

戊辰篤史臣記成王于戊辰之日在洛舉行烝祭之禮因以留周公治洛之事告于祖廟文王之前用赤色之牛一武王之前用赤色之牛一廟祭皆用太牢此用特牲者盛其禮也王又命史官作冊祝之文當時史官各逸者所作祝文特牲禮祭祖廟都來助祭而王乃入太室之中用珪瓚酌秬鬯之酒灌于地以降神其舉行告祭之禮如此

此下記祭祀誥等事乃周公許留之後伻來毖殷之前事也承是歲秋之祭而用特牛者盛其禮也獨告文武者洛邑之民文武所受之民也牛用騂者從周之所尚也二冊字一般王命作冊以告神而史逸遂爲祝冊以告神也惟字重看註所謂重其事也王賓一句輕看不過備記當時之事耳入太室祼者正所以薦其禮而告其事也

王命篤史臣又記說成王命周公留後治洛祭告文武命史逸作冊以誥周公

肯綮于有二月前言戊辰乃十二月中之一日也以是日告文武即以是日冊

我臣任之至于使其承敘萬年則實繫于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名誥末用供王能新天永命語脉相類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于入太室祼戊音茂祼古玩反○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日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騂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于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爲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祀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祼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

命周公以洛邑之民受于文武故不經于付託耳

此承上節而言年冬逸作一篇書冊即上告文武之冊誥是命周公治洛之誥蒐以歲月言文武即以是日命周公也在十二月者上紀日此紀月互文以見義也

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周公留洛之後是歲文武受命惟七年而亮周公留洛之始末如此

上記周公留洛之後是歲文武受命惟七年記周公留洛之始末如此

邶以降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爲十二月日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前公也言誕保文武受命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于其終討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鑒三監之叛于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

惟三節史臣敘說成王既歸宗周留周公治洛惟三月周公始行治洛之事于新邑召誥王命以告商家有位之士蓋俱商民始遷不安其業故呼多士而誥諭之蓋本定其反側之心誘以徐善之利也

周公行治洛之事始于三月者前此猶與王之遷也告商王士即是治洛之事不然豈敢煩商王七葬殷民往內用告者傳王命以告之如東與民之故以趨其風飢之利王遷洛之利以興其忽望之志或裁之以義或威之以恩無非安其反側之情而誘其遷善之意也

王若曰周公傳王命以誥諭多士說尔殷家所遺之多士毋懷反側不肯順服益未知國之興亡非人所能爲也昔殷紂暴虐不爲天所祐恤夏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故我有周受眷佑之命承天之明威殺王者之誅罰勅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是周革殷命寔奉天討罪之公非有所利而爲之也

此首叙革命之公以告之也殷遺對殷士而言故曰若曰爾殷侯尹民祝王若曰爾多士弗弔昊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

命明威王罰一般自天言之則爲明威自人言之則爲王罰耳勅字即格正意終字應轉佑命說言天以是命周而周以是終之也

尔尔節肆尔多士昔殷有天下之時我周崖百里小國勢不相敵豈敢有心弋取殷命蓋我皆天之道也惟天不顧殷信乎不宥殷固殷家之亂天所以眷求有德而輔弼我周之治天位自有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此承上革命之公而申言之也再呼多士所以起其聽也非我小國句承上勅殷命來不畀對上降喪說弼我對上佑命說我其敢求位應轉非敢弋命說蓋以國勢而言則小大不敵我周固無弋取之心以天道而言則治亂不

罰移爾遐逖此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寧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始終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于洛之後乃曰作來毖殷又曰王伻殷乃承敘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毖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誥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讐民哉書序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爲非孔子所作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此多士之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

遹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

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弗弔未詳意其爲嘆憫之辭當時方言猶也旻天秋天也王肅殺而言歎詞言旻天大降災害而殷殷我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蓋誰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肆與康誥肆次小子

惟我周固有得位之理信乎非有心之私而寔無心之公也

惟帝節天之衷民靡若相遠而其理實有相同者人之天意不與殷子何見之即下民之秉持作為者見也觀德非夷人離心離德八百諸侯皆商歸周商民之秉為如此則帝之不與可知天之明威豈不顯哉其可畏哉尔多士其畏天之威可也

此亦承革命之公而言天民相因之理正欲其以民心而察天意也不畀從上二節說來下民秉為如德非夷人離心離德八百諸侯皆商歸周之類天夫之不畀見于民之秉為如此觀于民之秉為而天之明威豈不赫然其可畏耶正見周之革命信乎有天威而終帝事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

我聞能商之伐夏周之伐商其順天應人一也尔多士未遑肰于我周何不以夏商之事觀之我聞古語有云人情莫不欲逸肰安逸寔如為善上帝與人以善使之反已自修是乃引之安逸之地也夏桀乃喪其良心自趣于危喪百往逆于安逸其喪德如此上帝猶未忍遽絕于是降格災異以示意冀于桀使知恐懼修省桀乃德不知警畏不能敬用上帝降格之命大肆淫佚有日古乃亡矯誣上天之命天用不善其所為命弗聽遂棄其天命降致誅罰而夏祚終于桀寔桀不適在夏后之世觀有夏桀亡之故則嘗之湯亡豈非天哉

封同弋取也弋鳥之弋言有心于取之也呼多士語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虐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秉特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為民心之所秉為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人之果不外于民民之果不外于天也詩言秉夷此言秉為者蓋以明言為以用言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嗣王時桀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引導逸安也降格與呂刑

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尊尊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間于桀弟桀喪其良心自不適于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違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嗣于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逸雖有湯部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蓋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甸治也伊尹稱湯改革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益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又復以夏商為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恪祀明德者所以修其身恪祀者所以敬乎神也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

此即禁之亡以見紂之亡也引逸就指桀說人知有逸欲之逸而不知有義理之逸順理則謂作德日休違也桀亦同有是心者只天理自然之安即帝所以引之也不適逸則謂于從欲之危即不克勤帝之德意往伏有辭如日亡吾乃亡之類蓋指為上帝引逸而桀不適其逸終莫能保帝降命而桀弗克膺命此降罰之所以不免也禁之所以亡如此觀桀則知紂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真正以有天下成湯又念天下之大不可以一人獨理也于是明揚俊民分布遠邇使之甸治區畫于四方蓋此商之典則知周之所以興矣

此舉商之興以見周之興也革夏二字屬上句猶天命說愛民甸字亦承天命來蓋桀不能為民主天既廢其元命克乃命尔先祖成湯奉行明威發革夏正而用嘉以治天下也甸四方只是規畫區處之意不必言井牧什伍觀註訓治字可見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恪祀

自成湯者自成湯為主于帝乙中間賢聖之君六七作無不明德以修其身恪祀以敬乎神蓋成湯能順說明命罔不祇憲其家法世世守之創業守成相授一道如此殷之所以長久宜儔胡哉

此言商王之能盡君道蓋德成湯而興者也成湯帝說革夏至王上明德恪祀兩平合而言之皆德也至于二字見殷王非一人罔不二字見殷王同一心上以創業得天命言故曰俊民甸四方此以世守保天命言故曰明德恪祀亦惟殷王惟明德恪祀克享天心是以王天奉命既久建立以定其天位又

保佑以宥其國家其得天如此殷王亦嬪統紹惟恐天丨上帝的心無不求
賢輔商以繼受萬姓務使德澤之流有以紀天之寶大商業之永不亦宜乎
此承商王能盡有道而言蓋明德則光顯發越倫紀則實香祭薦敬能昔天
之眷也亦惟二字對成湯而言不建保又一五意就國祚說罰敬失帝二句申
說恭商王不以天之丕建保又者自是而以己之事天治民者自盡配天擇
民者天之化育流行無一物不洪若之德澤靡歉亦無一民不被也
在今節殷之家法使子孫能世守之例至于在今後嗣王紂乃昏逸失德不
明于天道天道且不能知況能聽念先王之勤勞稱家而愚敎虐之爭蓋商王
沉湎暴虐大肆淫泆其于天之顯道民之祇畏不知其為何物亦惟不顯天顯
所以不明于天道不顯民祇所以不念先王之勤家也
此言紂之所以亡也誕惟顯丨天對商敎天帝有感念勤家對配天其擘有
誕淫二句又推本言之民祇指大命說

惟時商紂不顯天顯民祇敬上帝不肯不建而保又之降若此大喪也
此承上節言惟時二字衝上節是一段
惟天罰天降大喪于殷而不畏之者何況商其不明厥德罔顯于天顯民祇甚
商先王丕明德而天不建後王以不明德而天不界天之可畏如此
此節申上二節不畏言不明德指紂說罔顯二句言
凡四節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之故有私意于其間說
上五節是言商紂不能如先王之盡看道以至于亡殷是殷亡之事申首節
畏天大降喪句與夏亡對看此乃十三節是言周興之事申首節有周佑命
二句與湯興對看此節意脈丨誕下之辭
嗚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嗚殷鑒不遠公又傳王命呼多士而告之說尒殷遺多士昔紂不明厥德天降大
喪厥天不能自誅假手于我有周以誅之惟我周王大善承天之所爲肅將帝
命以討有罪非有心而弋取之也
此承上有辞于討而言恭惟革命之公以終之也丕字當字當玩就有終之
之意只虛說爲是勿落下節
有命曰上帝有命于我周曰殷王不明其德尒往斷絕其命敓我不得不與弔
伐之誥載定商除告其敓正殷邦之事于帝以復割殷之命也
此即丕靈承帝之意如敓有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之謂告敓即敓殷命終于
帝之意有命割敓即帝事告敓于帝即靈承
惟我鄙承上文說帝命割敓而敓正之是我周伐殷其事非出于私一于從
帝而無二適矣天民罔能一于從帝則天命在我天之所在孰能違之尒殷王
家自當歸于我周斷乎不容他適矣周不二于帝殷豈能二于從乎
首句承上文來連下一句言帝命割殷而我勦正之是我周一于從帝而無
二適矣則我周所在即天命所在也尒殷王家獨能違天乎信不容不我適
矣註所謂示以確然不可動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耳然聖賢事不貳適日明飲食莫
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子其曰惟爾洪無度
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三監倡亂于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
喪厥天不能自誅假手于我有周以誅之惟我周王大善承天之所爲肅將帝
命以討有罪非有心而弋取之也
此承上有辞于討而言恭惟革命之公以終之也丕字當字當玩就有終之
之意只虛說爲是勿落下節
有命曰上帝有命于我周曰殷王不明其德尒往斷絕其命敓我不得不與弔
伐之誥載定商除告其敓正殷邦之事于帝以復割殷之命也
此即丕靈承帝之意如敓有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之謂告敓即敓殷命終于
帝之意有命割敓即帝事告敓于帝即靈承
惟我鄙承上文說帝命割敓而敓正之是我周伐殷其事非出于私一于從
帝而無二適矣天民罔能一于從帝則天命在我天之所在孰能違之尒殷王
家自當歸于我周斷乎不容他適矣周不二于帝殷豈能二于從乎
首句承上文來連下一句言帝命割殷而我勦正之是我周一于從帝而無
二適矣則我周所在即天命所在也尒殷王家獨能違天乎信不容不我適
矣註所謂示以確然不可動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耳然聖賢事不貳適日明飲食莫
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子其曰惟爾洪無度
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三監倡亂于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

多士今惟我周王靈承帝嘏靈善也大善也武成言祇承上帝之所爲帝以遏亂略是也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與定剪除告其勑正之事于帝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于從帝而無貳適割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割不貳于帝殷其能貳于周乎益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耳然聖賢事不貳適日明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子其曰惟爾洪無度
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三監倡亂于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

今爾庶尹亦惟曰我有周誕受多方大戾紂
邑商伊訓所謂
造攻自鳴條也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
正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
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王曰
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
奏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
我怨時是也指上言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
故所以遷居西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
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無違越
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我無怨也惟爾
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即其舊聞
以開諭之
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改夏
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于今乎今爾其
曰夏迺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

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
可用之地予惟循商家故事以矜恤于爾亦將使迺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
今之不用爾者非我之罪乃天之命也爾何為有怨望之心哉
此舉商民之言而以義折之亦申言所以遷洛之意也迺簡二字串洛迺簡
按而使職劇于百僚即翕受敷施之意二句皆商民言而周公舉之若曰爾商
民之意以為周徙知革命即商而用人則不如商耳孰知周之革命固為天
討之公而周之用人亦因天命之公予此周公所以折之也予一人指成王
聽用德者言其用人之意如此也求德求字即其字字即迺簡在王庭有服
服之故事也矜恤者以其能改行而用之也非予罪二句應用德言我惟
爾有可用之機而不能必汝有可用之德則不爾用者非予罪也天命有德
固不得而私也此深折其怨望之私之意

多士節周公又傳王命呼多士而告之說昔厥來自商奄之時洎四國之民罪
皆應死我大降有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斷致天罰以商之所都鄙憲不正移爾
遷居于洛蓋迫三家以親比宗周與周之臣子朝夕相觀化悍逆之習
為遜順之美使昔日之遺覺餘孽為今日之善士良民其罪亦已甚輕其恩
已甚厚矣今乃有所怨望乎

此舉前日之事而感之以恩并申言所以遷洛之意也降不素飭意猶云降
等遐逖猶明致天罰之後有罪而論遷亦王法所當戚者入君奉天行事故
曰天罰也多遜指商民說期之之辭四國蠢動非多遜矣今欲爾都近邑
我周去悍逆而歸遜順也罰輕恩厚不必分貽恩有于罰之中也上言天命

而有率肆矜爾之言見用德之公未始輕棄乎商民此言天罰而有臣我多遜之語見用罰之輕寬以厚待乎商民總是消其怨望之情也

告爾節周公又傳王命說告爾殷多士今予惟大降爾命不忍殺爾故又申前命之公推本遷洛之意申明此命以告爾夫我之營建都邑于茲洛者其意有二予惟以四方諸侯朝覲會同不可無賓禮之地故建王城以待之亦惟爾多士服役奔走臣事我周多有遜順之美豈可無安居之地故建下都以處之我營洛之意不過如此爾宜感恩之不暇又何以反側動搖爲哉

此敘已申命之意而示以作洛之由也不爾殺即大降爾命時命指一篇而言如革命之公遷洛之意皆是下文意並在其中故遂承言之大邑以王城下都言二惟字重看蓋諸侯之朝覲會同不可無賓禮之地故作王城于澗瀍之間以待之多士之奔走多遜不可無安居之地故作下都于瀍水之外以處之二意雖平起總是重商民上前多遜是期之此多遜是稱之也

爾乃節承上說我營洛邑以安集爾多士授之以田庶幾猶舊日之有土任爾以事猶舊日之有幹授爾以㕓猶舊日之有居今爲爾計當一心向化盡消其

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視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洛已久矣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以自奄之命爲初命則此命爲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則之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

爾

反側動搖之習庶幾保有爾田業得以播殖安爾所事得以經營安爾所止得以循息宅洛之意如此爾猶欲自作不靖亦甚愚矣

上示以作洛之由此示以宅洛之利當补註仍舊意說言爾民居洛有年以土田則庶幾有之而有服田力穡之資以幹止則庶幾寧之而有樂業安居之賴爾何爲而反側哉蓋懷土者有遷徙失業之憂故以此慰之

爾克節承上說爾若安居樂業順服我周無敢不敬則凡事循理爲天所福天將畀與而矜憐之使爾得以保身保家亨福禄矣若爾不克敬則凡事悖理爲天所禍不止家室蕩然不得常有爾土予亦將致天之罰以刑戮加于爾躬身亦不能保矣禍福所由在敬不敬之間如此爾宜克敬以自求多福可也

此示以禍福之機欲使敬以保其利也克敬有戒謹檢制之意無反側動搖之心而惟土田居止之念是也畀矜内含近而一身遠而後世言不克敬則反側動搖之謂不惟土田之不保而又刑戮之見加雖欲天之畀矜不可得矣敬則獲福不敬則致禍然則敬乃保身保家之本也

今爾節承上說爾多士若得此都邑之中遂反側動搖之心爲專一從周之計則自今爾居爾之邑又將承續爾之居不但此也且近而爾之身勤耕鑿而時作息者于斯洛焉爾之子孫而壽考者于斯洛焉不但如是自今以往遠而爾之子孫從此開大其業方興未艾是自爾遷以始之以亡國之餘裔爲起家之始祖又何幸如之遷居之利如此可不勉思敬慎以保固身家于久遠哉

此承上章而言勉以安洛之圖而期以享洛之利所謂克敬而天畀矜者也首二句用功說對克敬言下二句分遠近說對畀矜言謂爾于洛邑無反側動搖爰居爰處而宅爾之邑是繼是承而繼爾之居則所以保身保家者至矣將見近而利于一身遠而利于後世者此是獲福于天即畀矜之應

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凡民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生譬之于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

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邑四井爲邑之邑也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爲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以亡國之末裔爲起家之始祖

又曰篤周公傳王命于篇終告多士說此戒嗣王命多士之言反覆丁寧不一而足者無非以尔之土田居止爲念欲尔安居樂業不復反覆動搖以保福祚于無窮也尔可不體我之意而善自爲謀耶

此總結一篇之意言我之所以諄諄諭以安其反側之情而深其怨望之志惟以尔之土田居止爲念欲汝思所以保守之也

無逸

曼安荒逸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者成王以中年即位周公恐其耽于逸樂故作是書以訓之惟拳拳以法商恤民爲言史臣記其聲遂以無逸名篇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詩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疾疢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

周公陳書以戒成王先歎息說道人君一身主宰天下總理萬機一念不謹遂貽國家之憂一事有失或致千百年之患須把戛勤敬謹爲安身的處所動靜食息當在于是不可暫時離了他這總是所其無逸

此章君子之能無逸者以示勸也君子泛指聖賢之君說所其無逸者思嚴天命顧畏民碞而動靜食息莫不以無逸爲處所也逸成王急在言外先知稼穡周公又說無逸之道何先蓋天下第一件辛苦的事莫如稼穡人君雖身居九重先須洞燭民隱知道農夫耕鑿雨露詠念是自耕稼至收護受了許多辛苦艱難方能飽食煖衣即事儘有以此心而居天下安逸之位則百姓倚賴稼穡爲生而凡所以重民事節民若自不容一日懈矣

此承上節而推君子所其無逸之由也天下至勤劳者莫如稼穡故以爲喻此承上節而推君子所其無逸之由也天下至勤劳者莫如稼穡故以爲喻逸之不先知對則知先字活看非必皆未爲君時具是未嘗身親民事而不艱難情狀預先知之也逸指君心言人君崇尚富貴未自安逸也知小人之依言人君以勤居逸則身位乎萬民之上而心在乎畎畝之中真知稼穡爲小民之所依自不至縱肆以妨民事逸豫以奪民時君子所以能無逸者蓋如此

相小節周公又說我觀那田野小民其父母嘗勤劳稼穡受了許多艱難辛苦其子乃生于豢養不知今日之安樂由父母躬勤稼穡之艱難所致乃恬然自怠恣取快目前習爲市井鄙俚之談凡出于口者都不循道理既又敢爲妄誕凡所行的事都不依法度不恤則又輕侮其父母說道在先年老的人無聞無知

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咏嘆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爲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爲有戒則非所謂所矣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爲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于后稷四民之事莫劳于稼穡生民之功莫盛于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

都不曾安樂受用徒自勞苦而已小民之無怠惰如此夫此小民由自農家未曾涉歷艱難遂至于輕肆放誕欺侮父母況人君生于深宮長于富貴稼穡艱難之狀既未嘗接于耳目崇高豫樂之事又易以惑其心志使非深知無逸之道則必以逸樂爲無傷以祖宗爲不足法喪亡之禍實基于此宜周公首舉以警戒成王也

此數小人之不能無逸者以示戒也小人對上君子看不知稼穡句與先知句相反乃逸下補不知所依與則知句相反乃諺以下皆逸之所致無所往而不縱肆正不能所其無逸也乃逸與上不同此以逸樂言乃諺者言之鄙俚既誕者行之僭妄言則字根上三者說無聞知直是侮父母處周公舉此爲言者蓋小民生于畎畝猶以逸爲逸如此況人君生于深宮長于富貴者乎此皆所以戒成王之深意也○直解兩乃逸俱根稼穡艱難上說亦是舊載但與前意不同

嗚呼節周公與言之賢君躬行無逸者以告成王先歎息說人生莫不欲壽然惟無逸乃致壽之基我聞在昔殷王中宗正是能所其無逸者其處己則嚴而莊重恭而謹飭寅而欽肅畏而戒懼把天命之理當做法度以自檢律其身無一言一動不循規矩其臨民則祗敬恐懼而不敢有一毫怠荒安寧之意其修己治民始終一于敬如此所以精神氣血收斂完固無有一切伐性傷生的事而國脈亦賴之以永延至于享國七十有五年之久斯無逸之效也

此下三節亦上君子所其無逸之意而詳以無逸之人此節是中宗無逸之事也嚴恭一句是敬以修己治民二句是敬以治民皆無逸之所在也須照

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諺疑戰反○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爲逸也俚語曰諺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于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爲田舍翁乎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

此先知稼穡意嚴恭寅畏俱就心言莊重謙抑是心之所發一于敬也欽肅戒懼心之所存一于敬也天命自度連上句串說蓋天理本具于吾心中宗心一于敬正是以天理檢律其身而使視聽言動好惡用舍無不合于理也祗懼與荒寧是一正一反之辭亦串說蓋知民心之可畏民生之難保凡敷政立教以治之者一于敬而不敢怠荒安寧也修己治民平看詳中至于字不必泥享國以效言

其在節周公又說古之人君能所其無逸者在殷又有高宗武丁當其未即位時其父小乙恐其生長富貴不知艱難乃使他久處民間與百姓同事勞苦於稼穡艱難閭閻窮困之狀件件都知道後來起而即位居小乙之喪在亮陰中恭默思道至于三年之久未嘗輕發一言惟其慎重而不言所以能察天下情習國事一號令條教無不當乎天理協乎人心惟然而和順焉人且歡欣鼓舞就就業業不敢一毫怠荒安寧一心只以治世安民爲務故能使殷之天下時然于禮樂教化之中熙然于休養生息之內既極其和美又撫其安靖由是時萬邦之民咸蒙被其德澤無小無大皆不欣欣鼓舞無或有違背而怨謗者故能勤政則收攝精神既有保壽之基能和民則導迎善氣又有長年之助故其享國至于五十有九年之久斯亦無逸之效也

此言高宗之能無逸也作其即位下當補知小人之依句正是敘其無逸之由不言中有恭默思道意其惟六句以和爲主自身而政而民相推下去若可作三平言不特身之和而見于政者亦和之所達不特政之和而及于民者亦和之所著惟字乃字相因看言乃雍者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也言字見出動字正是和發于身與中宗天命自度意對看不敢二句屬治民就與中宗不敢荒寧句對看荒就事上言寧就心上言教養工夫全在不敢荒寧內嘉靖二字據成功言重嘉字上蓋高宗處聰明以出政施高后以康民在能道之而生養遂敬之而倫理明使禮樂教化蔚然嘉美于安靖之中也要

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于治民之際亦祗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按書序太戊有原命咸乂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考矣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亮音梁陰音菴○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于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也發言和順當于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于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

見得和字意小大指民言至于二字承上說無怨者違怨不發于心謂兒不形于口也總是高宗無逸之實無逸而曰和者和寔本于敬也亦國意與上節同

其在殷周公又說吉之人君能盡無逸之道者在殷又有祖甲初高宗欲廢祖庚而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于民間一向與小民出入同事經歷艱難書其後起而即位深知小人之依令在稼穡周此切于愛民于天下的百姓都要保安惠養之各安田里不肯橫征暴斂以戕害之其間有繇大寬緩又所易忽者尤加憐恤不敢輕侮其敬事勤民之心始終一致如此是以精神純一兩有以養壽原民物太和外有以延國祚故祖甲享國至于三十三年之久斯亦無逸之效也

此言祖甲之能無逸也不義惟王二句一氣說若知小人句下當補無逸二字能保惠能字重看不知小人之依說是不徒知之于心而實能達之于政見其無逸之能事也庶民泚言職事言即庶民中之至微者保惠者保養將順有分田制里省刑薄斂意不侮鰥寡即下章惠鮮保說養遜說蓋惟其知稼穡爲小人所依故能保惠不侮使得遂其稼穡之養而不失其所依也上二宗俱兼修身治民此獨言治民者未有不以敬修身而能善其政者也亭國意亦與上節同

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祀

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則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于民間故又不義惟王○按漢孔氏以祖甲爲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之亂七世而寔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爲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爲太甲然詳此章舊爲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

自時殷周公又說殷之中宗高宗祖甲皆以克勤無逸而享國長久自三宗之後立爲王者都少長于富貴生來便驕安逸惟其生而安逸未嘗經歷田野間入民間于農家稼穡艱難之事是故色荒逸樂之事無所不爲肉食性真外從聞見都是驕奢之事是故色荒逸樂之事無所不爲肉食性真外從國脈或自三宗之後都不曾享有壽考其在位達者不過十年或七八年近者五六年或四三年驕奢淫泆甚則享國愈促理之自然也夫人情莫不欲逸而欲有甚于逸者莫如壽亦莫不惡勞而所惡有甚于勞者莫如夭若知夭若勤勞之必壽縱逸者之必夭則當舍其所甚欲而就其所甚惡哉

上言三宗以無逸享國所以示勉此言後王以逸欲喪生所以示戒時字指三宗言不聞小人之勞即不知稼穡句意蒲此其之從正所謂以逸爲逸也周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過樂謂之耽迷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人所惡而所惡莫甚于夭年之促故周公以是爲言慕誉其有惡之實而示以有惡之之正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節周公告成王又嘆息說道自古無逸之君豈惟商之三宗為然厥亦惟我周先代肇基王迹者有太王焉其勤王家者有王季焉這二祖都有謙德其心能自謙抑貴而不驕富而能降不敢有一毫矜誇又能自謹畏上嚴天命下顧民嵒不敢有一毫放肆蓋人君惟不知謙抑必至于侈縱惟不知謹畏必至于怠荒我二祖能以抑畏存心所以能盡無逸之實也周公將論文王無逸故先述太王王季以見其源流之深長如此

此先叙文王祖父能開無逸之源也雖称太王王季其實歸重文王上厥亦字亦承三宗說言不惟三宗能無逸而亦惟太王王季能開文王之無逸也抑畏二字平但就心說此乃無逸之本與知稼穡艱難不同看謂之克自者見其出于自然而非勉強之意也與中宗恭畏字一般

文王節周公又說人君重于奉身則必輕于為民心蓋不能兩重也吾不能難得也我皇考文王又深知稼穡之艱難所服者皆裁損節約凡奢侈華麗者非惟不肯為亦且不暇為只是專心致志去幹那安民之功與養民之功明教化修法令使百姓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個個都得以相安耕田里教樹畜使百姓皆盡力農事個個都得以相養文王務損上而益下如此所以為至德也

自此至惟正之供皆言文王無逸之實此節言其崇素儉無二句相形串說要見所性不在彼而專心在此之意卑字看有不敢荒寧之意不抑畏來康功田功有許多事件在有司者以身先之在民者以身先之康功者除殘

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此篇專以享年永不永為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商猶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為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用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于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于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

徽柔懿恭懷保小

去暴之事田功者分田制里之事也蓋于奉己而厚于為民正是文王之無逸須重素儉上看亦本知稼穡艱難來

徽柔節周公又說人君身居尊位常驕矜自恣不察下情所以把百姓的事不曾留意文王則不然以言其德之柔則寬厚慈仁藹然而可親柔到簡懿美處不止和易之德以近民其懷抱保護小民就如父母愛子一般小民之中有鰥寡無依者尤加意撫恤凡施惠周給使之有生意文王之心在保民如此是以勵精圖治不惮勤劳每日從早起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就是當食的時候也不暇食一心只要使天下百姓家給人足雍睦太和無一夫不獲其所其心始慰耳

首三句是恤孤獨下三句是勤政事註雖分貼亦須串說徽柔懿恭是起下懷保惠鮮意不抑畏來柔即謙卑遜順有抑之義而曰徽者見非柔儒也恭即肅恭收斂有畏之義而曰懿者見非足恭也溫柔和易近民何要恐蓋文王有如是之盛德故不以崇高為事而與民相親故能知小人之依而恤之也小人況指微賤之民言鰥寡尤指窮民言懷保惠鮮俱就安養上說昔使之不失其所依也不遑暇食有不敢荒寧之意正抑畏之心見于政事者用字承懷保惠鮮說萬邦即小民鰥寡是也咸和咸字當重看所謂無一不得其所也三句重勤勞上看蓋文王心欲如此故不暇食亦要發得不遑意若謂全不食也咸和亦就教養上說

文王節周公又說遊本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事國家固自有常制但人情或以此為樂則淫于縱欲妄耗者有之矣文王未嘗不遊田然自有節者斂之外未嘗敢荒于遊自蒐苗獮狩之外未嘗敢荒于田競競業業若有所禁制而不敢肆者所以用度常是樽節賦斂自然輕省其庶邦之民所供獻的惟是正數正數之外如珍奇無用之物侈濫無名之稅一毫不以橫斂于民焉夫文王不

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徽懿皆美也柔謂之徽則非柔儒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和易近民于小民則懷保之于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為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

以逸欲梅民如此則必能持己以培養壽源又能撫民以凝固天眷啟其受命爲諸侯時年四十有七爲中年矣其後享國又半百年壽數最高聖壽之久此文王無逸之效也

此言衆逸佚也不敢一字中是心之像畏處遊豫以省耕斂田獵以習武備而能以慶邦惟正之供于常貢之數之外無橫斂也言慶邦則民可知文王爲西伯所統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于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貢方伯舊矣受命言爲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崇德愼罰孤獨勤政事成遊佚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永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

淫過也其指文王而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慶邦而不言萬民以逸而見近也無皇曰今日

周公節周公告成王又歎息戒道從今以後嗣王不必淫有所慕惟取法于文王可也蓋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厭那惟正之供其德澤深厚如享國久而年數多乃家法所自子孫當世守者王必以此爲法則是觀遊田之事都不曾皆當有節儉而不可過如觀其察天時必思敬物之宜而順以動安民之政必不敢擾事而容有田以講武備必不敢井鳥而廢耕耘之候則四者無淫縱之失文王四者良有國用有常萬邦之民皆感自厥惟正之供自此數外別無分毫科派以厲民方慶其享國之久也以書無逸之道而此勉成王法文王之無逸也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慶邦而不言萬民以逸而見近也無皇曰今日

厥享國五十年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盤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慶邦惟正之供于常貢之數之外無橫斂也言慶邦則民可知文王爲西伯所統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于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貢方伯舊矣受命言爲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崇德愼罰孤獨勤政事成遊佚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永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

淫過也其指文王而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慶邦而不言萬民以逸而見近也無皇曰今日

宗者舉近以該遠也末世見如文王之享國意

無皇節周公又告戒成王說今王取法文祖須要常存儆戒之心毋自寬假說

今日且爲是晚樂亦無妨害殊不知人君一身皇天臨之于上萬民仰之于下事事都要合乎天理當乎人心若或晚樂則下非民之所順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由是在位之人都效法此遨逸之行如酣酒耽樂而臣下化之相率而爲凶德王其以此爲戒無若商王受之沉迷昏亂酗于酒德哉

此欲成王之戒遨也判上節平看無皇二句截非民以下是極言晚樂之害以見不可寬假之意也晚樂義觀遨遊田說有不順小人之依意非民說言民心將由是而離非天收若言天命將由是而去時人大法其遨遊之行猶商人之化紂矣故繼之曰無若云云酗于酒德尤遨樂之總者也無皇曰今日晚樂是原淫樂之始使之漸絕其微無若殷王受是要淫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所以深戒之也

周公節周公恐成王未能聽信其言故又歎息而告戒之說我聞古時人業已盛宜無若于良臣之相助矣以當時爲臣的猶且慎防遨惰之萌不忘孟之歌相與陳誡納諫以訓戒告諭之訓告之不足又相與揚力維持以保養將順之保惠之不足又相與悉心救護以規正成就之夫古之人忠愛無已如此則其君能受善言可知所以視聽思慮皆無蔽塞好惡取舍不至僻戾公足以警群情明足以燭奸佞當時之民個個循法守分無有一人敢相與誣誕要名易直倡爲妄幻之說以惑亂君心者蓋邪正之機相爲消長人君能任賢納誨上下交相儆勵則正論常伸邪說無間可入自然之理也

上既詳告成王以無遨之道此慮其聽之不審故又舉古人之實于臣者以告之古人指三宗文王德業之盛就無遨上說猶守重看見古人已能無遨而其臣猶盡其忠言亦古人之能受言有以啓之也資訓告三句俱以貫說訓告在未爲之先如戒其遨而勉其無遨開陳利害之祇以昉夫未萌

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無與毋通皇與遑通

訓法若順則法也毋自寬假曰今日姑爲是晚樂也一日晚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遨之行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受是要淫樂之總者也無皇曰今日晚樂是原淫樂之始使之漸絕其微無若殷王受是要淫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所以深戒之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

胥相訓誡惠順壽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

周公節周公恐成王未能聽信其言故又歎息而告戒之說我聞古時人業已盛宜無若于良臣之相助矣以當時爲臣的猶且慎防遨惰之萌不忘孟之歌相與陳誡納諫以訓戒告諭之訓告之不足又相與揚力維持以保養將順之保惠之不足又相與悉心救護以規正成就之夫古之人忠愛無已如此則其君能受善言可知所以視聽思慮皆無蔽塞好惡取舍不至僻戾公足以警群情明足以燭奸佞當時之民個個循法守分無有一人敢相與誣誕要名易直倡爲妄幻之說以惑亂君心者蓋邪正之機相爲消長人君能任賢納誨上下交相儆勵則正論常伸邪說無間可入自然之理也

上既詳告成王以無遨之道此慮其聽之不審故又舉古人之實于臣者以告之古人指三宗文王德業之盛就無遨上說猶守重看見古人已能無遨而其臣猶盡其忠言亦古人之能受言有以啓之也資訓告三句俱以貫說訓告在未爲之先如戒其遨而勉其無遨開陳利害之祇以昉夫未萌

之欲是也保惠在方爲之際如君有志于無逸則保養將順之道自然以迎其欲達之機皆足也致治在既成之後如君能無逸則慶昌成就不替承祖之志以進之于大成之地是也有一節深一節意觀其非特二字可見民無或句承上三句來歸重君身上看益君能信用忠言則德益精明業益光大無或有倡爲邪說以惑之者矣講張爲幻者加以逸欲之言導之以怨詈之言激之也

此厥節周公戒成王說其所言古人聽受忠言之事正今日所當效法者于此不肯聽言無受言納諫之誠則在位的臣亦皆互相做效而不盡忠規諫君聞臣諂邪說得行則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都取而紛更之上有亂政則下不聊生百姓必以上之所爲爲不是其心必違悖而怨恨有不肯服從口裏必詛祝于神明爲人上者使百姓心口交怨其國本有不危者矣天不聽臣下之忠言其獎至于如此若亂有亡之機所係其大台于其可忽哉

上言古人聽忠言之美所以致其能此言成王棄忠言之害所以致其亂首二句對訓告三句說變亂以下對民無或句說此字指上節人信告訓之者君既不聽忠言則檀弗法之而不以忠言進也小大是正刑中之小大二否字是因其不便于己而不從之之謂不必以心口相形說講辨加禍于人謂之誅以言告神謂之祝心口交怨則不止于講張爲幻矣王可忽忠言而不聽哉

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否俯九反詛莊助反祝音咒○正刑正法也言成王于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益先王之法甚便于民其不便于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者則必變亂之如薄斂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于外也爲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有亡之機故周公懇懇言之

周公曰嗚呼厥亂先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嗚呼歎辭亂治也中宗殷王太戊高宗武丁祖甲武丁子廟號帝甲文王名昌周公追稱之

此下三節比前進一步者言三宗文王不惟君臣交修德業甚盛無由致民或忿尤之者是不能蹈其如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如故周公以此皆稱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詈力智反○詈罵言也其或自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汝則皇自敬德改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詛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于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乃所樂聞是豈特止于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此

辭之意則雖有怨言亦且弭矣何有亂罰于民而衆怨于身哉

此厥辭周公又說二宗文王皆知民依故不暇責小人之怨言而益敬其德文王既遷程邑的事或不肯聽信只見人前不是不能反躬自責則小人衆聞之或誤遷變置虛實來說小民怨汝詈汝汝必輕易聽信欲加之罪矣大人君父母天下當以含容爲德今既聞詈言而輕信便是不能容怨容爲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又用訓誡無實的言語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豈的天下之人受禍不同同歸于怨都萃集于人君之一身矣可不畏哉

此處上三節反着應前此厥不聽厥君指迎祥言蓋張爲幻設之論蓋天君來而信之者則由于不能迪哲惠怨皆卽厥心違怨厥由罰之論蓋天君不聽忠言不能無逸則民之怨尤亦自然之理于此不能如先王之自反而惑于讒說則其害尤不可勝言者所以深戒成也則信之處就是不能自敬德而引爲已過矣不永念一句一意蓋君道以含容爲德也聞詈而遽信之則是不能念爲君之道而寬大其心矣其勢必至于罰及無辜而怨聚于一人苟特一時之怨詈而已甚如是則雖君欲久享其國亦不可得矣

厥不聽人之言亹亹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綽大約反○綽大裕也言成王于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誕謾變置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永念其爲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訓誡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人下之人受禍不同同于怨都萃于人君之一身矣可不畏哉

亦何使于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爲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踐其知也三宗文王能踐其知故其胸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蔕其心如天地之于萬物一于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天覃私怒于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爲心人君以萬民爲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爲己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爲己怒以爲己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爲己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可不戒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兹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章首皆先叙其容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于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兹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

成王得無深警乎此哉

君奭名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爲篇亦詰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名篇爲中語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之作史記謂名公疑周公當國召誥洛誥皆周公攝王政今復在臣位爲民謂名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

周公節周公于篇終又嘆息敘道我所陳言迹一篇書法戒大備如三宗文王之聖皆以爲法如後王商受之昏暴當以爲戒享年長短國家治亂皆係于此我嗣王不可不鑑視之也

茲字總承一篇而言監字內兼戒勉意如云監君子之君動而三宗文王之享國思所以匹其休監小人之縱逸而後王商受之耽樂思所以懲其暌違忠言而不忽毋開怨詈之端開謗言而自反勿啟嘗怨之禍則君德成而吾言爲不負矣其者則之之辭

成王時召公爲太保自以盛滿難居意欲告老而歸周公留之又覆勑論謂大臣當輔若德以延天命洞人心求去史臣記其語因篇首有君奭二字遂以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二篇昔周公欲留召公先呼其名而告之說功成身退固人臣自靖之常輔君奉天尤人臣徇國之義昔殷紂無道上天不加誅恤降以喪亡之禍已墜失了天命予是我周受之而代殷以有天下矣欽天命無常可受也亦可改也若說我周家既受此大命其基業常信于休美矣可以保于無窮遠箇我不敢知若天子寅寅之中果輔周之誠而眷佑無已都說道後來又將失墜而終出于不祥這個我亦不敢知也但我當身爲大臣誼同休戚今日只當盡忠夾輔以共保天命豈可舍之而去以自遂其私乎

此首言天命以寓留召公之意也曰君者尊敬之辭曰奭者尚賢之意蓋陳以起其聽也我周既受處當作一頓看下以吉凶對言若天棐忱常下說命天命之長固不敢知天命之短亦不敢知以見無常之命係于大臣之去留也正是重其責以留之之意

周公若曰君奭　君者尊之之稱奭名召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

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弔　弔者休之反也不弔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于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于不祥乎○按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難曰

論之陋哉斯言要皆寫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爲近之然詳本篇旨意乃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爾熟復而詳味之其意固可見也

嗚呼節周公又嘆息告召公說道天命吉凶我固不敢知所可知者惟在賢臣之去留耳且君前已有言輔王以誠小民而所天命是在我之責是君之自任如此欣豈惟君有是心哉我亦常思之當今之時萬邦咸休我民罔有尤怨違背天命宜若可安欣天命無常今日之膺命安知異日之不降威乎故我不敢便以上帝眷顧之命爲可安寧而弗永遠念天威之可畏子民無尤怨皆違時也我之心亦如此豈天命人心反覆難必其然是在于人是大臣去留乃國家安危所係非細故也今若乃武勇慢棄長使我遠嗣子孫無入輔助大不能上畏天命下哀民怨乃武勇慢棄後遭危殆之禍先明德者之過君爲國大臣固有不得辭其責者可不爲此言進告召公不可去耶蓋我因此承上天命予可知亦念前人之可否非予身所宜去留之意

嗚呼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我不敢知曰我其以多遜于時予惟曰汝明德

嗚呼　嘆辭

天命不易　天難諶　諶信也

乃其墜命　墜失也

我不敢知　然其懇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決實主于召公留不留如何也

君已曰時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曰永遠

念厥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

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尤怨違背

君已曰時　君者尊之之稱奭名召公已曾曰是在我而已周公又說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于我民無尤怨違背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欲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傲淫泆後遭絕滅隆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我不敢知曰我其以多遜于時予惟曰汝明德　諶時壬反○天命不易說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

當爲天命計道雖甚正而不易意二句起下句之端事乃其難命可說言繼
世之君不專精成王說常克句正推降命之由冀補無逸輔導之繼歷言歲
行之謂恭明德是敬天敬民之事德現後但言前人先可見奕祀不必泥
矜今節周公自叙輔君之意以感動召公說繼嗣之君必須得老成匡正乃可
以紹前烈保天命厥正君之事惟盛德若能之在今子小子且德業相望不能
遽入非真自格心之術足以匡正吾君也惟以我周文武敬天敬民光明顯著
的大德若無人說與冲子則將至于民受幼冲之人心志未定善言不先入標
準不先立則將有昧于所從者啟後攻玉雖解人之先資與我冲子亦多助矣
烈益以煇耀而不至于遊佚耳

此周公言己輔君之意以感動召公其內具許國之同而期以輔君之同道
今字有味言在今日欲如此不可忘前日之言也通節纔是纂辭而所言
寔匡正之大者不可分自讓自任說到上湯伐前先哲先正敬天敬民之
德言施字內有責難意輔其德者正欲其無降命耳

又曰節周公又申前意說天之嗣稱子參離不可信恃以人事言即在我自當
盡的道理蓋我周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至武王其底厥志既以德而定固
之則難志述事固後嗣之責也我今惟有以武王先人之德自子冲子自今修
行而長之不至失墜使文王所受之命大不容舍之而他歸則我周大業永永
傳之無窮豈不美哉夫輔君以延世德而凝天命我之道固如此公同此心亦
當同盡此道豈可舉欲求去使後人遺前光而墜大命乎

此承上言我之所以輔君德者正爲凝天命耳也天不可信應解說高帝于
德延本廸惟前人光二句意蓋天固不可信而我有可信之道惟在延世德
以凝大命而已二句一氣當蓋文王受命武王既以德而光長之矣在我之
道惟以光大之德使冲子徒繼厥緒以延武王之德使德無旁貸而天命
亦無旁貸文王所受之命命文命不容舍耳公同此心亦同此責者而可以言

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
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
嗣前人之恭德遏佚前人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
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吳氏曰小
子自謙之
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
子旦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
大之德使命覬擇而付于冲子而已以
前言後嗣子孫遏佚前人光而言也**又曰**
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廸釋于文
王受命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
此又申言人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
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
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公曰君**
陳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
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
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
乙時則有若甘盤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時
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
也見說命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
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巫氏咸名
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
也甘盤見說命書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
蓋勉召公四休十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
聖天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
賢輔賢其治化克順天心自其編覆言之謂
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
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聖
賢之分而淺深見矣巫咸指言其乂王家者
咸之爲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于二

去乎德言寧王受命言文王者文之德武宅厥之武受命文宅厥之也要
見永孚于休而非終出不祥意以上五節總是欲與召公共保天命而明其
不可去也

公曰節周公又呼召公說公之所以汲汲求去者其未開商之前哲乎我開在
昔商家先王成湯既受命爲天下當其時有如伊尹者輔佐成湯伐夏救民其
德澤廣說與天之無不偏覆一般成湯既往湯之孫太甲嗣位當其時伊尹受
成湯之顧託以元老留臣居保衡之官能保護王躬平章國事紫蹊之以安
在太甲之孫太戊時則有如伊尹之子伊陟與臣扈兩人同心來輔助太戊以
圖政修德感祥桑之異享格于上帝之心又皆克成者亦能左右王室而建邁
家宇祚在大戊之孫祖乙時則有如巫咸之子巫賢其高宗武丁時則有如甘
盤師高宗舊學之師皆能世效保乂之勳高宗賢聖屢作
非千則孫而其臣亦歆德相與非千則子此可公之所當念也

此章有商六臣輔君之功蓋以勉召公之一休商成湯既受命自得天下以
後言格天格帝不同天以德業言如商高宗武丁則以治化所及與天
體而同大所謂格于皇天也帝以主宰言一興禮命討大公至正足以干當
天心而無愧所謂格于上帝也註輔聖輔良意不可遺保衡不言治功者格
天之治德能保而不失也又王家就政治而明法度振舉說命賢聖承統言賢
不負圖任之心甘盤論學訓志克開中興之業雖非一時之賢臣也大臣輔
君功大只是敬天敬民二者五段只平鋪不重優劣意創業守成申顧緩急
處可用

率惟勗周公又說人臣事君自有當盡的道理殷家從伊尹甘盤這六個大臣能率循此爲臣之道效忠匡輔顯赫有可陳列之功用能保又有殷使國祚安而不危民生常治而不亂以君德則益略如成湯烈下五王皆以明德配享皇天上帝以國祚則益永傳世十九歷年六百六旬餘又之功何可勝說

此言六臣輔君之效也首二句承上文來循惟此道說言六臣輔君之盛烈之功上輔聖格天輔聖格帝之類曰隆皆以其後先相重歷歷可睹但又緊承上句說國祚說故殷盛二句重言之以明上天惠德上說多歷年所也多歷年所是就終之成效言果于是乎驗又也二意正相應觀註以字故字可見

天惟勗周公又說國無賢才則國家虛者昔商家盛時有六臣輔君因此上天眷佑之命純一不雜生許多賢才使商家克享在內則百官之著好與于四方之微賤的莫不秉持其德無偏私之蔽明致其恤有憂國之心在外則幾而小臣與侯甸諸侯爲王藩屏的見皆奔走趨事惟此內外之臣都稱率其德周以輔君之治俾無過舉是以降及入君但有征伐會同之事于四方如第之卜如筮天下知其出于至公都聽從恰服而無一人之不孚信者矣

此極言六臣輔君之功也承上節多歷年所推本言之

輔治政能使君以德而永命也天惟純佑命本六臣輔君格天來命即眷商

臣也亡書有咸乂四篇其乂王家之實與巫賢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于巫咸也○蘇氏曰殷有賢聖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理亂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皆覩食于廟于在武丁時不言傳說豈傳說不配食于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

亟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亟數月退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保乂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也

天惟純佑命則賚厥王乂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佑助也賚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

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普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潛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乂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蓍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催滅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爲周家久永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于我新造之邦而身

之命純佑者一成不變有降勿格之謂商家紹內外得人看正所以純佑之也不作推由說秉德明恤串看謂秉德明恤之臣以純佑之也奔走趨事赴功句宜效力也曰罔不者合尊卑而同服見內之有人而言曰咸者合大小而一致見外之有人而宅爰字亦有咏正形容宅字意思惟茲至欽降在一句若總承內外兩意以起下文之詞猶云惟此內外之臣率德以輔君之故故一人有事云云也一人指成湯諸君有事四方如征伐巡守不四方之義會同以修四方之禮是也罔不是孚即至應後志心俊誠服之謂

矣壽召周公又呼召公而告之說天命至公豈容人國家使之脩延長久者必其大臣有至公無私平康正直之德道做于天斗如伊尹甘盤六臣皆盡平格之象老擬自平格之臣以維持天命則與天降之則遐遐延之威與商之長久係于賢臣之有無若此今汝奭無以殷家永久之念先所以輔君而延其德者無忘乃以開之使我周有平格之臣則上天必有延周之命而若效亦赫然明著于我新造之邦蓋身與國其壽矣六臣竟得專美于前耶此正欲召公以休于六臣勉天壽平格說大臣與君一脈不以一已爲壽而以國脈爲壽故天之壽國即所以壽大臣與君格二字承上言其至公無私而與天爲一也主德而言此句與上句其應二句方指殷說保乂有殷正天所以壽商者明天無私壽意永念云者蓋召公德尊望重正有周平格之臣留則永乎于休如六臣之保乂去則終出不祥如有殷之滅威周家永延存公一念而已公能爲周家永久之念而不急于求去則周有平格之臣以仰承于天眷而天有不墜之命以保佑乎我周矣永字須就周家王業上說周命應前永乎于休天不客樓意到老歷年而言厥亂句緊帶上講就周命上見出治效新造邦者對殷而言也赫然明著即景運方臨太平有象之意

在昔殷周公又呼召公說昔者商紂無道上天欲弃絕之于商家使勸矢于天下欲生民不可無主惟武王有大德克享天心感天子實予申命重勸勉武王之德真是以爲神人之主遂集此再大之命于一身而克商以有天下也

此以下將言文武之賴于羣臣而先以武王之受命起之也申勸即式敎用休之意承其恩言其行而不已之謂非初勸文王而申勸武王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周公又說我周之得天下雖在武王而基天命實由文王文王克修治變和我周家所有的中夏使三分有二之國處處走歸服從政令無有違越人人都涵育敬之無有喪意文王以一身勞天下哉亦惟當時佐命之臣有如虢叔有如閎夭有如散宜生有如泰顚有如南宮括或同姓或異姓而皆足以輔翼文王起爲之腕附先後爲之奔走御侮故能使修和之澤達于諸夏而無間也

此言文王之興本于五臣之輔也修和王德敎說敎養在其中不可以修偏敎和屬養視下文迪敎敎可見修字有尒敘式化導而不亂之意和字有調順而不爭之意說成化一邊說而文王用功處全在克言內有其說說亦惟字重看見修和之功惟此五臣之力也

無能節周公又及前意說若虢叔等五個大臣不能爲文武往來奔走于此勉盡職業導迪宣布所當行的常敎則文王雖有愛民之心無人輔助修和之澤何由而降及于國人乎可見主治在君宣化在臣有君無臣欲以致理難矣

此承上節而反言之以見文王之有賴于五臣也無能二句貼上亦惟二句說

旬看文王句貼上惟文王一句看敎敎字德字俱指修和說導迪奉承宣布之意主文王言非迪民也敎行則德降德降則有夏修和五臣之功信不可誣矣

興國俱顯矣

今日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于其躬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尚克修和我有天下也

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括　虢叔文王弟閎散泰南宮氏天官生顚括皆名言文王賴幾能修治變和我所有諸臣者亦惟有虢叔等五臣爲之輔也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即文王修和之實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敎文王萬德降于國人　茂哉結次○歲無也臾氏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于此導迪其常敎則文王亦無德降及于國人矣

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言文王有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爲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迪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爲迪彝敎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大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于上覆冒于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嗣武王惟昌丕單稱德　單與殫同稱平聲○虢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敎也單盡也武王惟此

亦惟迪周公又說我文王之時有虢叔等五臣輔佐亦惟天意在文王必奏以多賢佑助迪故生這等秉持明德的賢臣其誠積至到有定曉得上天顯厥的威命可畏而不可違以此同心協力只要光顯文王的德業開道終迪使其修和之德著見于上無所不照覆冒于下無所不被以致至德馨香升聞于皇天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克享天心而有殷之命自此始受之指五臣輔佐之功也

此承上節言五臣輔文王而成化民之功所以得天而受命者是本于此也

首句提起秉德至上帝作惟由說受命此純佑開一步亦惟二字對文純佑而言純者內有賢才衆多意態閎寬容貸以詳中有行姓王人云云敎惟純佑而言純佑之德大威指天罰之顯厥可畏者惟其有之也秉德指五臣言猶秉德答德之謂大威指天罰之顯厥可畏者惟其有之也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也迪見冒聞正照明處而見冒聞亦從迪字來承上文言之

至是以知之盡敎曰迪正所謂秉德也時字指迪知句言以是昭明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者修和之澤如此此所以爲天純佑命受有殷命則不特純佑而已惟是之故亦惟如此此所以爲天純佑命受有殷命則不特純佑而已惟是之故亦惟如此以下五句言受命即指天下言文王雖未得天下而得天下之基宮始于此也末要見召公當陛休五臣以保命之意

武王節周公又說我文王能賴五臣輔佐以迪受殷命至武王時誕敭天等四人尚存又能同心協力庶幾遵迪武王舊受天祿其後遂與武王上天之威命往代有商此殘暴害民此我周爲敎者都誅滅無遺此四臣者又以爲之助克開宇成業者而可無老成舊德以左右之乎

此言武王之興亦本于四臣之輔也與上三節平看起有緣是當有天下對

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昌丕單稱德　單與殫同稱平聲○虢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敎也單盡也武王惟此

受言昭武王以下是化及天下對見自言謂大業之成太保之治皆本四臣有以輔之也迪字與迪見吉之迪一般謂啓迪武王之德使之格天命有以承祿也與申勸二句意相應有祿當指看不必用作商事寔其言命有四海王食禹方之意與暨武王二句緊帶迭以起下文之辭後字不必泥猶云及武王盡殺其敵之後而四人實輔以成化也昭武王與昭文王一般是輔其布德非輔其修德之謂惟冒疏武王之德覆冒斯民說不單稱德說天下之民皆化其德說即四海永清萬姓悅服時事也輔以有祿又輔以全言亦見四臣不以功成而退之意欲召公之匡休四臣也

今在予周公又告召公說今王業雖難幼冲在位我小子且謂文憂慮疏以大用的一般狀不知津涯與任非一人所能獨辭也我自今以往賴是與汝同心輔導其濟艱難使文武之業不至失墜欣後可耳蓋輔王幼雖已即位而未曾臨政的一般王賴賢臣相與輔汝大不可以此專責予我而遂求去也若汝無和氣以救辭天平不可望于那位郊的場廠我將不得復輔其攀援是今日之憂也不可保況敢道進此能有感格而延天佑于無窮乎康則公之必不可去明矣

王言文武之得民欲召公匹休之此又言成王之無助而不可不匹休之意也承文武之業慢不克濟意在若守上輔成王業意亦在于往上游大川收濟字音劑解也小子同未有位是不能承王業之事申若游大川句意誕無我責言當同心協力以輔成王而不可專責之我申啓汝顧其游句意收同最以下則其言求去之不可也收斂退託不及補水王業言即同永在大用的一般

四人嚴恭迪有天祿其後聲武王盡殺其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肅稱武王之德謂其遵奉教于四海也文王昌西土而已丕單稱德惟武王爲然于文王言命于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于留召公而非欲爲人物評也

今奭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小子旦自謙之稱也游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惟不克濟若游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上游大川收濟字音劑解也小子同未有位是不能承王業之事申若游大川句意誕無我責言當同心協力以輔成王而不可專責之我申啓汝顧其游句意收同最以下則其言求去之不可也收斂退託不及補水王業言即同永在大用的一般狀不知津涯與任非一人所能獨辭也我自今以往賴是與汝同心輔導其濟艱難使文武之業不至失墜欣後可耳蓋輔王幼雖已即位而未曾臨政的一般王賴賢臣相與輔汝大不可以此專責予我而遂求去也若汝無和氣以救辭天平不可望于那位郊的場廠我將不得復輔其攀援是今日之憂也不可保況敢道進此能有感格而延天佑于無窮乎康則公之必不可去明矣

王言文武之得民欲召公匹休之此又言成王之無助而不可不匹休之意也承文武之業慢不克濟意在若守上輔成王業意亦在于往上游大川收濟字音劑解也小子同未有位是不能承王業之事申若游大川句意誕無我責言當同心協力以輔成王而不可專責之我申啓汝顧其游句意收同最以下則其言求去之不可也收斂退託不及補水王業言即同永在大用的一般

君肆惠周公又嘆息而告召公說道我前言文武皆賴賢臣而望汝以其濟此艱難之業今日之憂正在于此不可忽也蓋我周文武誕受天命開于後萬世之業固有艱勞的休美然文王以五臣而布修和之澤武王以四臣而收戡定之勳迹其積累締造也大是艱難夫得之既艱則相與維持保守在我二人有不容辭其責者且大臣身當重任既不以艱利爲嫌不以遠已爲高而委身事主以安定國家乃見其職量之闊疎若徇功成身退潔身而去則器識便狹小了我今告君宜謀所以自處安爵之道務布四脉爲國家長久之慮毋徒狹隘求去爲也蓋君德之成就係于賢臣之匡輔者後遠切求去則闕于之德何日開明前王之光將至遐佚故我奉留汝者正不使後人迷惑而失道庶凡文武艱難之業可以保守于無勞也君不勉爲後人留事不爲文武業計耶

此申結上文以留召公之詞與天壽平格師對看前言爲六臣而以天壽節結其意此言周五臣四臣而以此節結其意各有照應蓋宇貞指文王以五臣創造于前武以四臣經營于後文作子述君主臣輔其積累締造甚不易也告君二句承上意說言庶此艱難之業審其圖克濟之功公之不可狹隘求去明矣故告君爲賢輔之大計勿徒遲疑之端心者正爲後人計也君去則王既幼冲而我又難獨濟必君遂遐矣豈無其人我不敢後人之

位意感格指天命言非四臺必字之謂即首章永平千休意相

責上疑有闕文收罔勗不及未詳考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耆老成人之德不下于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況敢言遂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祝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公曰鳴呼釐爾多盬于茲實故周公云爾也

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言若兢兢業業以後人迷厥大猷謀道益指上文所言周公數息欲召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無疆之美矣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豫之道勿狹隘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溼欲其調濟槃錯紛結欲其解紓黯闇汚濁欲其茹納自非廣度洪量與夫慮失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

至此故懼怖于君期以仰承王業爲心而無以盈滿之根隨其心汲汲輔成君德爲圖而無以富利之憂攀援其衣裾也周公之心急長不以富貴自己欲其君德之意聽召公之去即是以後人迹也迹字與弗兒經歷過快前光意相應

前人勤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前人勤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前人勤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付託的言語盡以命汝使居三公之位爲下民的準則說道嗣王以幼冲在位汝當精白一心勉力不怠以輔弼之道如農夫之有耦當彼此相信推心相與不要退縮如車之有馭并力一心以乘載這大命使不至顛覆斯今日天命文王以德受之締造艱難若後人不知保守必大有可憂者惟當追念文王舊德常恐失墜其承受此無疆之休而已故總謂之前人勤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此述武王之顧命以感動之益顧命正爲王業之艱難發也無乃心以悉命汝下文顧命使是作民極者爲三公言見委任之重曰以下正所以命之者明勗二字串說實至天命猶云稱曰一心以勉力于輔弼之道也詳如明勗有耦二句貼偶王在亶如車之有馭二句貼乘茲大命二句重看承上說來言惟茲大命文王以德受之固有無疆之休矣肰天命無常豈有無疆之恤故惟念文考之舊德而當此無疆之休使之顧之德遵而恭新誕受之命以而恭固也指修和見冒說承字作當字看大武王之顧命如此召公纔忽于周公之薨便不念武王之言乎留之之意昭昭矣

君告節周公又說如今告汝以我之誠意勿視爲泛常之言遵守其官典名說

我前言有殷嗣天滅威天威父之可畏如此汝其徵慎不意以我之言監視殷之喪亡大戒而大念我天威之可畏可也恭前糾勵并黎老無辜格之臣所以墜失天命

此述承上文

敢承上文

此述下文之辭益即在已之誠以感動之使之知所念而不敢承上文

此述下文之辭益即在已之誠以感動之使之知所念而不留也

允何益言汝以下正厥允所在其汝至天威作二氣言以

言允先言天命之靡常惟周之對臣皆受命之當保顧命之當念皆是

益周公所言雖多只是勉國祚平昏之臣知有殷之嗣天滅威而已故總謂之盤于殷天滅威者召公去則後人進德民心是違顧命之病之將檀于周至爲可畏也歟字含字訓爲此正周公憂國忘讎所發皆切

字下不斷周公又說我前所說前言語皆是不足取信于人都如此說話

予我之意只說周家王業之興文王以九邑武王以四邑今輔弼緝成其業在予我與汝二人同心共濟而已汝聞我言而與合于心也說今日輔弼全賴我二人我二人同心共國如此況天養我周有方興未艾之勢就是我二人綢方圖報猶恐不能有荷汝若獨委之我則一人將何以勝之誠且汝今求去不過盈滿謂召公欲避賢路耳若以此爲恨當敬其輔君之德益知寅畏明揚于後之人布列庶位使德日賢才衆而治道隆國家全盛之時汝欲推蒙其位業何與後人我固不敢留汝也今方以弗戡爲恨皆汝來去之時乎

此言天春之當養益以天命留之也茲詰通上所言皆是予惟以下四句是推所以致詰之意而明其言之可信也冀我二人襄宇重看即前周命曰予于休意汝有合哉是詰其必然之辭與前君已曰時我相應天休滋對受命有殊深一步言雖時二人不戡言同心竭力猶恐不足以負荷言召公必不可去也其汝上要補召公欲去只爲恨盈滿之意降德用賢學益加寅畏明揚後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而欲去爲

日不可去上不是不以可去之時也

爲君篤周公又歎息告召公說天命之去留係于民心之向背汝是個歷練老成的人惟汝能周知民情向順之故今日民無尤怨固能喜于始欣思其終則民心難保豈最是可畏汝其祇順我所言自今以往益務敬慎以圖治可也此時召公已留周公于宅告戒之辭如此

此因召公之留而勉還之欲其治民以疑命于無勞也民德指向順一邊終皆指民德說民心至愚而神而難屈人心以使之向順非老成諳練者不能知故曰惟乃知亦因不能能字當善字看言民固尤違而無不善其始欣戴后虐讎民心無常尤當思其終使向順于後者無異于今日可也係字正指上二句言祇若者聽順而無拂逆之謂敬用治者用此諸以治民也二句一直說上以天民並言此獨言民者以天命本于民心也猶言言弗永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之意曰知民德則知天威可知思民之終則思天命之終可知二者相須大臣爲國家計久要不出此

蔡仲之命

蔡仲乃蔡叔之子蔡叔罪放而卒成王以仲賢復封于蔡此篇所記是封蔡仲爲諸侯誥命之詞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以惑成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三年將黜殷命誕保文武受民亂茲新邑肆予東征綏厥士女罪人斯得于狄于東亦惟先正克奉德功昭升于上乃命于天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有若邑姜有十人同心以佐文王德度如天誕受厥命拜手稽首旅王若公曰嗚呼君陳爾惟訓于帝猷有厥孝有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有成爾惟德罔小罔大求其助德克協于極不台小子其無刑于非彝爾尚明聽朕言庶有格

周公留召公說我前後之者皆見不順于理而若茲諄復之言蓋大臣一身天命民心所係汝若求去則答天命而安斯民者無人我其爲憂天命難于終保及斯民無所倚賴憂之深故言之切公之去忠宜爲予留於此申上二節而結其意也多語只指上兩節曰多者謂前言已盡而復有天民之說對若茲諄而言故謂之多諄也予惟句正推所以多告之意以見其言之順理處憂天命申天休滋至說憂民申不易節稿首以天民說起此以天民結之意相前屋

也洛邑自在汝推遜後人于大盛之時超然肥遯誰復汝禁今豈汝辭位之時乎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周公復歎息言篤于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爲遠故以日出言畏民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之蓋叙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說而從者也公曰君子惠不惠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周公言我不順于理而若茲諄復之多誥耶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意前言召若茲誥故此言召若茲多誥周公之誥召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諳練之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祇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遣就職之辭歟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于周公之言也夫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詞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次敘當在洛誥之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以致管
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
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
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虢也周禮六遂五家爲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己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王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俱亂以搖之是危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循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

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俾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于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爲卿非管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間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于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于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莫害止于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于天下國家雖欲遂友愛于三叔不可得也舜于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群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即命之王以爲諸侯以見周公慶然于三叔之罔幸仲克庸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之時非以幼冲而攝也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

王若曰周公以王命呼蔡仲之名而告之說惟尔小子胡率循尔祖文王之德改易子尔父蔡叔之行能謹慎其所當行之道可謂賢矣有德者天之所命故我今以尔爲諸侯于東方尔其永守土之舊尔今往就所封之國當敬之哉其脩謹侯度常存率德改行之初心可也

此以下皆周公承王命仲之詞此節是叙其得封之由而飭勉之也德行獻三字但以思考貫率改二字有工夫克慎繫承上句說無工夫蓋止思考文王之德也不忠不孝蔡叔之行也汝惟率德而改行則是能慎其爲子爲臣之道矣總是上節克庸祇德一句意脈我轉上二句講欲其常存率德改行之心而無失也此節爲一篇綱領下數節分應此節看

商尚節成王告蔡仲說尔父蔡叔以不忠不孝得罪王室尔蔡仲痛戕擒蓋前人罪愆惟思盡忠盡孝而已蓋凡前人已行者後人之變述猶易今尔父所爲不善在尔無所因襲要遏前人之成迹都從自家身上做起必須動励自用以垂法于尔後世子孫都有所倣傚可也朕所以垂法處又不在他求只率循尔祖文王之常教不要似尔父蔡叔違背君上之命則忠孝之道盡矣此申上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而言蓋叙其已然之害以明得封之由也首二句一連說總是申上忠不孝而言尔乃以下皆蓋總忠孝之事而末二句又申上四句之意也邁迹自身指忠孝說以其超越于往行曰邁迹由身而有行則將來息不可遏字作申字看克勤一句雖兼貼亦須非說與本文以字可見以忠孝自己作處而盡此邁以篇之意

伯蔡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蔡叔之罪在于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

之事也二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稱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己以聽家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己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哉乃封敬哉

胡仲名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爲侯于東土往哉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伯蔡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蔡叔之罪在于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于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邁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書不以同歸于治人之爲德如草厥德靡常克念厥德厥德罔愆以同歸于治爲德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間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非爲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

慎厥終惟其始殷其弗有初鮮克有終爾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慎厥終惟始惟始也窮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惇德允修不回于利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以奉王室

思終惟字內有國爲君四字看俱申首句意

慎乃儉德侯有當建的事功則勉力修爲不要怠緩有其事的謂國意親睦不要生釁尊而王室則盡蕃屏之責以防禦外侮親而兄弟則敦敘

之恩與同其休戚微而小民則發政施仁使安生樂業無有疾
此欲其盡棄殷亦徵哉之事也五句平說以下不必深懲乃後復是動以勵
己聽為四國是和以交鄰睦王室是忠以事君和兄弟是恩以睦族康誥小
民是仁以撫下總是侯服之當服重續此指功業上說康誥說寧恭說
率自師天下有個大中至正的道理不之行事但當率循此自然之中
綻不使有太過不及可也率中何如先王本有成憲乃己然之中不可易也尒
當謹戒遵守不要安作聰明紊亂了先王的舊章立身自有法度乃本然之中
不可改也尒當審于聽覽不要恣于徇言邪說改變了自家所守的常度內不
徇己以妄作外不徇人以不循聽則喜怒好惡自然得中而侯服無不修矣于一
人豈不于汝而嘉美之乎

此欲其守中道亦徵哉之事也蔡仲之善全在能蓋前愆遷迹自身上恐其
矯枉過正專務矜勇而違乎理故以率自中告之中者吾心無過不及之理
所以立聰明之矩協視聽之則者率者奉以周旋而無所違越之謂此告康
下三句正率中之是也先王之舊章是聰明所運自有成法乃中之己然
無作聰明則內不變于己之私智而先王之成法不亂所以率乎己然之中
也吾身之法度是視聽所據自有定理乃中之本然者詳于視聽則外不變
于人之私言而吾身之法度不改所以率乎本然之中也工夫全在無作字
詳字上接尚上二遷說最其能慎中道也有不汝瑕殄意

小子歸成王又嘆息呼蔡仲之名說汝往之國當用心去經理國事國所以
前人之愆垂後人之慮皆不可荒廢辜負了朕所告戒之命也

汝往哉者臨遣之辭無荒弃者像我之教朕命指上四節如修德施惠謹始
慮終善保其國之類率自朕之中皆是啟其率德循獻之心不替于初而克勤
垂憲之美終昌于後以保有東土之封也

多方

成王時奄國與淮夷再畔成王親征滅之歸于京師作此以告眾殷四國天下多方之民篇中有多方二字故取以名篇

同姓康濟小民五者為侯服之所當盡也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
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
嘉率循也無每同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
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
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
喜怒好惡皆出于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
王之舊章乎戒其本于己者然也側言一偏
之言也視聽不審惑于一偏之說則非中矣
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于人者然
也仲能戒是則吾一人汝嘉矣呂氏曰作聰
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小智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
曰嗚呼小子
往哉無荒棄厥命勤往就國戒其毋廢
棄我命汝所言也
多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按費誓言徂茲

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疑當時漸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詰體也今文古文皆有○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詰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于讀泰誓武成常性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詰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于乃今知湯已卜七王之德遠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纘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碱砆之于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

惟五節成王即政之明年夏五月丁亥日王親征滅了奄國自奄國班師歸來至于鎬京諸侯皆來朝會周公乃傳王命告諭他故史臣先叙其事

此史臣叙多方之所由作也成王祀洛之明年周公既告多士矣又明年商奄之迁從未盡者復與徐戎叛成王滅之以歸遂作多方以誥天下則是書作于多士明年之五月也即政是歸周發政時不指在洛宗周謂之鎬京言來自奄者自征奄歸也

周公節周公傳成王之命說猷告爾曾叛亂殷四國之民并多方百姓知道惟爾殷侯尹正管理的民反覆不常助奄為亂今奄國既滅凡從之者皆王法所必誅我惟不忍殺戮大降恩赦宥爾衆人之命爾等宜盡知感德勿生二心也

四國指管蔡霍殷多方泛指天下是總呼以告之殷侯尹民從四國中摘出而言是專呼以告之爾命指殷民所滅止于商奄而不及殷民是大降命也蓋示以宥命之恩以啓其聽命之心耳

周公則亦始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位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于此篇故發例于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殷

洪惟節成王說爾殷民亦知商奄之所以亡乎奄國之人大逞私意要圖謀上天之命肆行叛亂自取誅戮不肯永遠敬念安分守法以保有其祭祀至于今宗社不血食矣爾曾不以此為鑒而欲蹈其覆轍乎

此言商奄之所以亡以見天命之不可妄干也一篇中皆此意故曰多方綱領圖殷正與敬念相反圖度是妄干之私意敬念則知保命之有道乃昭受之公也自底滅亡意縣在圖帝命下以圖度而亡其宗祀是不能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也上節是示之以恩而發其良心此節是勸之以禍而破其邪心

惟帝節成王又說天心仁愛人君雖其無道尚欲扶持而全安之在昔夏桀有罪上帝乃降示災異以譴告規正他使其恐懼修省是桀全然不知敬畏反大肆逸豫以為樂雖一句憂民的說話也絕口不道況望其有憂民之實政乎狀上帝猶未忍遽絕之也蓋桀縱逸其日用之間未必無一念之明這便是上帝開導啓迪他處使能勉強于天意尚可回也桀乃大肆意于淫亂昏迷終日之間也不能少勉于上帝之所啓迪況望其惟日孜孜勤務天理而不違乎桀之殃民逆天如此是以上帝震怒天命去之乃爾殷民之所嘗聞者也知桀之亡則知紂之所以亡矣殷民豈可再三不靖以妄干天命乎

此下四節言夏之所以失天命無非示天命之不可妄干也惟帝降格一項正欲其恐懼修省以盡承天治民之道耳下以天民分言有夏誕二句是言其虐民蓋人或有能言而不能行者桀且不肯出憂民之言況行之為政乎乃大淫昏二句是言其慢天蓋人或有能暫而不能久者桀且不能終日勉于天理況能久而不違乎乃爾攸聞總承說欲其鑒夏之亡而知紂之亡也

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入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況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迪啓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于是天理或幾乎息矣況

厥國勉成王又說天命在民所天之道愛民而已夏桀矯誣上天圖誅猜虐
帝之命謂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本必喪亡以此不能開于民衣食之源塞乃
慎德惡敢絕其生理乃猶大降威虐于民嚴刑峻罰以增亂于有夏之國夏桀
之慢天虐民如此究其所因寔始于內嬖妹喜盡惡其心敢亂其家故不能力
行仁政言承緊殷胄不惟內惡女寵又且外任小人不能大進用賢人而恭敬
之使洪痛寔矜之澤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內有貪昏招劇怠懶虐的百姓故
信忿其所為以洩害于夏邑故民不堪命而國隨以亡也

此承上節而極言桀之惡也厥國命何亦慢天說不克開一句承虐民說言
桀非特不能順天而已又且以矯誣之辭圖上天之命其淫昏之極何如
其特不能愛民而已抑且暴斂以遏絕斯民嚴刑以增亂其國其誣逸之甚
何如也總作一頭下分兩項者言桀之惡如此固因惑于內嬖而致然亦由
任用小人以成其惡也不克開以往敘言降罰以刑罰言不克雩承貽不克
開句蓋絕民所依是不能善承其欲而與之聚也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作一句看畢降罰崇亂說蓋縱肆威虐是不能恭敬以寘於其民也下即字
亦貼不克開句看懌字亦貼降罰崇亂說

望有惠迪而不違乎此乃圖之所闕欲其因
桀而知紂也厥迪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
之為亂為治耳迪讒以民言淫昏以天
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有缺　厥圖帝
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
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憯日欽劓割夏
邑叨饕他刀反○憯阻簟反劓魚器反割音葛
猶日月麗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
也依于土依于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矯誣
上天圖奪帝命不能謂民衣食之原于民依
恃以生者一皆抑案遏絕之猶乃大降滅虐
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內嬖蠱其
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進于恭而
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憯者則

天惟與成王又說天命實繫之帝道不可為民主莫于是臨于萬方要為天下
求一個有德的人與民做主乃緊顧有殷大降那顯明休美之命于一德之成
湯使他為民之主致刑罰以殄滅有夏之國是可見為民擇君以治易亂此天
命之至公非國度與奪之可得也

此承上節言桀之亡也不重罰湯上惟時玩註則當此說桀虐不可為民
主意補在此句下顯休命是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命以其明白正大而非
國諛之私故曰顯也刑珍句連看

日欽崇而尊用之以救害于其國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
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言天惟是為民求主
耳桀既不能為民之主而伐夏殄滅之也○呂氏曰日日求日降豈有求
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緒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
一聚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于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為之私哉故曰天
求之天降之也　惟天不與純乃惟以爾多之義民
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
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
爾多方賢者不克永于多享以至于亡也言

百爲大不克開則力本者既不獲蓋逐末者又不得通民事所在無一能達
斯謂民窮也此畢殷多士之喪夏以殲殷後尹民之喪殷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
主簡擇也民歸之湯而歸之

乃惟成王又說祭既自速其亡不可以爲民主矣乃惟成湯一德格天足以當尒多方之所簡擇是以天命歸之因代夏祭爲生民主也

此下四節言湯之所以受天命無非示天命之不可妄干也惟字兌字連看見民非有心于湯惟湯德惟爲能當之耳此言湯應人心以君天下也

慎厥丽成王又說成湯之得人心以其盡君道耳仁者君道之所依也成湯慎昭大德克寬克仁謹慎其君道之所依以倡率勸勉其民故其民心悅誠服以成湯爲法則用能以仁道勸勉于下而成王式見德之治也

此言湯盡君道以化天下也厥丽指仁言麗云者人君所以守位者在民之所依賴以悅民心者在仁也慎麗上慎昭大德克寬克仁而言慎麗者慎昭大德克寬克仁之機不此于仁之外也刑用勸亦賚歸德外法意兼商呂用勉四方丕式講湯師天下以仁而民無不化可以見其乘統之盡矣

以至于帝之孫文明德慎罰亦
罔不仁矣

以至于帝之孫成王又說成湯能盡君道以感動乘統自盛湯以至帝乙中間賢聖之君不止一人皆能遵守家法知德乃天命所在則務昭明之不使昏昧刑罰乃民命所關則務謹恤之不敢輕忽都與成湯一般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遂致翕然向化而成長治久安之盛與成湯之時無異矣

上言商之先王以仁創之此言商之後王以仁守之也至于二字通指成湯以後賢君而言明德就修己上說本諸身者莫非仁也慎罰就治民上說達
於政者莫非仁也慎罰慎明德慎罰之仁也明德慎罰之仁也民用勸
不當則民民有俱心故不當則喪民有幸心二者皆得其平乃爲慎罰之仁也
此承上節慎罰而言亦以德用刑之意愛因是罪大以包小情法不可宥者
曰多罪逋誤入刑者曰無辜珍戮以寓德創之意仁行于辟之中也開釋以
全哀矜之心仁行于宥之中也洽戮開釋上能謹處所謂依于仁也民用勸
所謂化于仁也用勸足以化民如此而況于明德乎

今至節成王又說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其久今至于汝君乃以圖全
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以之是誠可憫也天命至公操則有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
至于尒君不明德慎罰以維持此全盛之天下坐享天命忽焉至于滅亡不亦深可憫哉仁則得民民心歸之心亦可以少息矣
此節點上四節言先王以仁而保天命罰以全盛之多方遣之後人矣今
紂以不仁失之而不能以保多方安享天命弗克內有不能明德慎罰以
厥丽意民心離則天命去就不能享天之命也亦見得不可妄干之意

嗚呼箴開公又其息而傷成王之命說話言貴簡明以亡者言非
上天有心以去之也以引起下文祭紂自取之意自此至尹尒多方似尒天命
之不可妄干也

祭于義民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奉皆不義之民上文所謂叨懫日欽者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于足凡百所爲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怨所以速其亡也此
雖指紂多士爾殷侯尹民言逮事紂者實不
揚然內
愧乎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
主簡擇也民歸之湯而歸之慎厥丽乃惟厥民刑用勸湯深
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
勉也人君之于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
依也君仁則
莫不仁矣

以至于帝之孫文明德慎罰亦
克用勸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
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
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
明德謹罰所以謹厥丽也明德仁之本也謹
罰仁之效也

爰因珍戮多罪亦克用劝開釋無辜
亦克用劝德明之而已罰有降焉自有爲故
釋而言辟而當罪亦能則以勸勉有
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
與宥皆是以使人勉于善也

今至于爾辟
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呂氏曰爾辟謂紂也
商先哲王世傳家法
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圖全
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以之是誠可憫
也天命至公操則有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
至之天命至公操則有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
基圖之大紂曾不得襲其餘蔭其亡忽焉危
殲操舍之幾周公所以不天下
深矣言從曰憫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
告君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
先自嘆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

乃惟節成王說乃惟尒君商紂倚恃尒多方之富庶全盛不知戒懼大肆淫泆以私意圖度天命說道我生不有命在天其瑣屑的言語不一而足都是飾非拒諫之辭商安得而不亡乎

此下三節承非天庸釋而言辭以桀紂並言而意寔重紂上此節言紂之自取其亡也大淫圖天二句一氣說下有辭如謂己有天命之類瑣屑者不一而足也言紂以多方之富爲可恃遂大肆淫泆以圖帝命而肆爲矯誣之辭此天所以喪亡之耳豈有心于殷乎

有夏節成王又說乃惟夏桀凡所圖謀國政者都是無道的事安其危利其災不能聚集衆善以享其國乃聚集衆惡以亡其國所以上天降是喪亂使有商代之而有天下也

此言桀之自取其亡也不集于享者凡所爲皆速亡之道而非保命之事所圖事有不一故曰集也間之者代之而有天下也桀之政集于亡故天因以亡之耳豈有心于去夏乎

乃惟節成王又說殷之自取其亡不特見于大淫圖天命也乃惟尒商後王紂不能居安思危却以安逸之事爲逸淫湎無度凡所圖惟國政者都是穢惡怠惰不清潔不長進的事所以上天降是喪亂于有商而使我周代之焉

此復言紂之自取其亡也逸厥逸者君位本安逸而復以荒逸居之也不蠲烝求此句看惟其縱逸所以穢德而怠惰也紂之政如此此天所以亡之耳又豈有心于去殷乎以上三節只反復言夏殷之亡非天有心之意或以上一節屬夏天下節爲虐民者未旨

惟聖節成王又說惟通明之人其資質雖美苟自恃其通明而不加省念則私意蔽塞反做了昏愚的人若昏愚之人其資質雖陋苟自耻其昏愚而能加思念奮發則氣質變化便做了通明的人一念之差雖未遽至于狂若積漸放肆不至于狂不已一念之善雖未遽至于聖若積漸充之不至于聖不已聖狂之機係于一念轉移之間如此紂雖昏愚也有可以遷善改過之理故天心仁愛未忍遽絕之猶徘徊五年之久以須待寬假湯之子孫冀其改爲大爲生民之主狀紂終不覺悟恣肆爲惡日甚凡所言動都是淫縱暴虐的事無一善行可念無一善言可聽此天所以棄絕之而至于亡也

此申言紂之惡自絕于天亦是天非有心去之之意乃承上起下之辭也惟聖言其通明狂言其昏愚就資質上說罔念則恃其聖而不知自修故漸流于狂克念則耻其狂而不肯自棄故漸進于聖轉移之机存乎一念而已此二句是泛言其理以引下文念言紂雖狂亦有作聖之理故天待以五年之久而望其克念作聖以爲民主紂乃稔惡不悛終無可念可聽者于是天之降罰不容已也天未遽絕于紂而紂自絕于天如此豈謂天果有心于去殷乎念聽二字就天說與上念字不同

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于去夏亦非天有心于去殷下文遂言乃惟桀紂自取亡滅也○呂氏曰周公先自嘆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于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益有竊之爲口實矣故于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 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紂以多方之富人肆淫泆圖度天命瑣屑有辭與多士言紂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闕文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集萃也享亨有之字桀圖其政不集于亨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伐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蠲潔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湎無度故其爲政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爲狂矣愚而能念則爲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覓于紂覬其克念大爲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牵合歲月者非是或曰狂而克念果可爲聖乎曰聖固未易爲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

天惟篤成王又覩紂之滅德既無可念聽則上天之聖絕矣予是求明王于尔四方之人大警動以爲興謀告之威使知商家之必亡以開發其可受眷顧之命者惟以尔四方之人皆不足以奉眷顧之命而爲民主此所以歸于我周也夫天以民主望于紂固非有心于去殷而又以民主求之多方亦豈有心于興周乎

此承上文言紂既不能爲民之主故天求民主于多方也大動以威二句正求尔多方之意大示亡商之威正以開示受命之符故曰開厥顧天見得天非有心于去殷亦非有心于與周總是言天命之公也此殆爲起下而發

惟我篤成王之說上天因紂無道乃眷求有道之人而天下無定以當之者惟我周文王武王仁心愛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善能承順衆庶于民發政施仁用德的事多負荷克堪可以爲上帝百神之主上天乃眷顧我文武陰誘其衷其德也若成湯之具行也若成湯之使我文武之德羣臣盛用奔走于休美不可以壹序一方而且可以至冒海隅于是簡求賢俊以商家之命代爲天子尹正尔四方之諸侯也天天命未定之時既無一能當天之眷者今天命既歸我周而定于一矣曷淘淘不靖欲何爲哉

此承上言文武溥君德而應天眷蓋亦以天命之既定而驚服殷民之心也惟我周王惇宇重着承上言民主之言天既望之約而約不能畏求之多方而多方不能輯故惟我周王爲能當之也書承二句一直說下句本上句來善承其衆即是能勝其德也書承眷懷悉民情順從民志如省刑罰而生之不優養厥敎而厚之不固有其心而能之乎故曰善也德就仁

幾矣聖而罔念果至于狂乎曰聖罔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于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紂既罔念聽天于是求民主于爾多方大警動以祓祥謹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是以堪眷顧之命也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敎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主式用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也文武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爲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敎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吕氏曰式敎用休者

民上說觀用字可見蓋用以安民之德也克堪者凡發政施仁愛民濟物之事皆能負荷而力行之也典神天只是可爲民主之意曰神天者自其事理之昭著而言曰天者自其主宰而言式敎用休所以大成其德也休敎德上說是啓其恩前其行而使之也休明之意離是天與之亦見得不輕與必成就其德而後畀之正與下文假句對看尹尔爲事則是爲天神之主矣尹字有正人不止之意言民罔得天如此則天命既定于一矣何爲久則不看乎

今我篤成王又說我今何敢憚憚多言以告汝只是要大降恩敎見得天命的民命使安靜以敬全其生耳蓋亦以有過之恩而望其迁善之意也上既詳示天命之公以警服之此復申前大意尔尚念我周已久尔何不安靜以保尔又我周家而安享上天之定命乎且撫定殷遺當繼承宅舍敎尔力令都寔有尔憑得住尔宅命耕尔田業尔等倘不洗心滌慮順我王室以享上天之新命而延福祚于無窮乎這是責殷民以所當爲之事

此節分三段看皆示其所當爲也就本朕說以天命爲主與以無久側動猶意貫殷民之不靖正是心之諂詐謀之迫促而不能忧裕處故首以忧裕之忧者誠信以相與而無反側詐妄之私於若寬裕以自居而無怨怒之意皆所以安于天命也夾輔介助之義皆天之命者民心安則天命固也宅尔宅二句誰言翻繹恩即起下之詞惠字止爽介尤深是協和大順不應侯志之謂無則天命益廣不

如之何而敎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在右逢源其思也精或起之其行也若或貿之乃天之所以敎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敎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回着天命本定眷求民主之特能者固得之執有過汝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商何不靖欲何爲耶明指天命而言服四海爲雄之心者莫切于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言今我何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意

此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意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夾訖洽反○夾輔夾之夾介賓介爾何不誠信寬裕于爾之多

猶言之而已惠王即是應天之命蓋一民未順則天命猶流命殷民猶順我
王室則四方無疾自然大和非所以廣天之命乎首段疏殷民身上說欲其順以廣
安天命次段就君身上說欲其輔若享天命末段就王室上說欲其順以廣
天命三段不字要發明

爾乃節成王又說爾四國之民所行的事每歲不肯安靜日取誅戮我爾等
將來知所以自處其身之術與爾等乃輕侵道天之所棄爾等乃妄覬興復不能大
天命予我周有道其之所興爾等乃輕侵道天之所棄爾等乃妄覬興復不能大
天命予我周有道其之所興爾等乃輕侵道天之所棄爾等乃妄覬興復不能大
叛亂自作不法之事方正人之所深惡者乃德以陵侵為義圖貝信于正人乎
這是責殷民以不常為之事

此節分四段首言殷其所不可為也固是已然之事而寓戒其將來之詞內
則禍已至而猶還安靜作人誠不可不這箇于既往而儆戒于將來也四尓
乃字重看嗣惟予正乃殷人不靖之根本處節指其亡心而深斥之

我惟節成王又說爾四國之民反側不服我一心盡行誅戮是用好言語教
告爾等且是誅討首惡的人蓋自武庚作叛以來至于今日訓告之命開宥之
恩已至再至三了若自今以往爾等有不能聽用我言宥之命深伯于放棄
復不已我當大用刑罰誅戮爾等前日之愚不可望矣言井是我周家東有君
德不肯安靜好為此叛刑乃是爾等自為內逆的事以速其罪耳

此承上文言而言嚴其詞而儆其反側也惟時字重看言惟此一端
更不誅戮上帝降命之意要因而導誨使他知箇悔改之面不殺也至再至
三是懇懇切至不一而足之謂如東征有誥多士有誥以及多方之誥皆是
告之再三也東征興師天罰啟致以至伐奄之舉此殺要因之再三也是我
之降爾命可謂丕矣乃不用我命而敢興反復不能勉其所當為而成其不

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
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滌其宅收其田可也
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
各守爾典以慶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
此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
命爾乃屢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惟于正
爾乃迪屢不靜自取臣滅爾心未愛爾乃自作不典圖惟于正
滌乃屢時不靜自取臣滅爾心其未知所以
自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
耶爾乃自為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
為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 我惟
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
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我惟
是教

可為則罰極其咎已乎本二句緊蒂罰極句而言自逸等則無復降宥之理
安孟子憚之之意

今日節成王歎息說獻告諭尓四方多士及殷之多士昔尓殷民遷徙洛邑之
時我嘗設官以臨治之今尓等奔走效勞臣服于我所命監治之官非是一朝
一夕已五年于茲矣人情久則相孚事要久則自定乃猶叛亂反側不安
此總呼多士要重殷士一邊有方多士不遵帶說殷士是有位于商而今
位于周者臣非必刻戚但畀走臣服使是日五祀者見其臣服之久情宜
而誅宜定不可復反動搖也

越惟節成王又再告殷家戚官說越惟尓殷士受官戚于洛邑長治遷民的有
若胥伯小大衆多之正與我所命監治之官一般委任尓等官相協恭無或
側偷惰不能事事務要勤力盡職以化導殷民庶無負我告敕之意也
此專告授戚于洛者胥伯多正乃周所設三等官要見臣我監已久之意果
指化民之事而言所以長治遷民使無反側動搖者也與殷民由在位同意

自作節成王說所謂爾不克臬者何如身之主在心凡心不安靜者其身不
順是不和由于自作耳尓殷多士發者蔡叔治和其心以和其身使言動舉

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愛囚之今至于
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有爾命而猶狂于
敗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
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為因邁以速其罪耳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今爾
舍走臣我監五祀 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
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
以謂之臣我監也言爾士遷洛舍走臣服我
監于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
言也又按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
而商爾繼叛事情相因纔一二年耳今言五
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為明驗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
正爾罔不克臬 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
為名胥伯小大衆多之正
益殷多士授職于洛共長治遷民者也其奔
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

各勉其宜而身無不和可也家之本在身身不和順則家不和睦是不睦乃尔敬之耳尔殷多士移歆於淡洽和其身以和其家使長幼尊卑各盡其道而家無不和可也若身既和順家必和睦便是身修家齊大本正了由見尔勤篤之心人都觀感興起歆歆有興以相交儆歆有文以相接而百姓昭明矣如此則又安順治無有獷戾悖亂之習乃為勤于化民之事而本貫其德哉

此承上圖不克享而言蓋和身睦家亦化民之事就自作二句以身言而本于心尔室二句以家言而本于身安靜和順無欠倒動撓意事字與上享字一般末句不可作效說爾惟和即修身齊家克明即國治而天道尊卑克明句

尔尚勗哉殷之頑民其狡亂之凶德雖是可畏尔多士庶幾竟能其不畏忌祇的凶德至于臨民之際亦須以穆穆和敬之容端莊尔位使他部署仰視法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要能簡閱于尔邑之中用其賢人君子以圖他輔助則殷之頑民將益感慕尊尊心向化矣尚何凶德之可畏哉

此承上節而言蓋正已用人亦化民之事也首句乃承上起下之辭作本然看言頑民凶德誠可畏矣然以上文所謂和身睦家克明尔邑者觀之則知感化之本在乎尔之身心尔庶幾不以其難化而畏忌之務盡乎化之之道可即亦則二句正所以化之者穆穆在位是本其身心之和順而著之容儀使人觀之而感動上和身睦家一倡事但就臨民處說賢是能修身齊家者勤是能其化民也正已則民有所觀法用人則民有所感慕頑者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亦則以三字承上文當玩上節是勤勉之以化民此節是誘掖之以化民

尔乃尊成王又說尔殷多士若能聽我所告敕的言語和身睦家以勤乃事正已用人以化頑民自是居于洛邑幾千永遠保有家業尊以明方耕治尔之土這等樣安生樂業為善之人上天亦將畀與矜憫尔勤以平康之福不使于罪戾我周家亦將佑助賚予于尔優厚富貴廣施簡拔在朝廷之上若殷勉尔之職事勤劳以又我周家雖進而任事于公卿大臣之列不離室矣

此承上三節而勤之以休使之有所慕也先以和身睦家正已用人言提分三段看但是預期之詞永力敬尔田是保業之休也畀矜是尊天之休大介賚以下是得君之休也田洛邑正之藤由而言介者佑輔之意賚錫者錫予之意通簡王廷是由洛邑之官而入為王朝之官大率勤尔勤之則不但在王廷而已二句總是大介賚尔事亦指和身睦家正已用人而言此句意輕只帶起下文耳

尔多士殷庶士告爾將終又嘆息說有殷多士尔若不能互相勤勉信我所命和身睦家正已用人的言語是不能盡職以奉上矣尔既不能奉上則這洛邑民也都做效說在上的人不必承奉不肯信尔之言矣已則不忠于君而欲之忠于已其可得乎且尔等不能盡職奉上只是放逸偷安只是顧惜手足以致大違上命上之命則是尔殷多士自取天之威將害于身我當奉天威以行罰使尔父母兄弟妻子播遷荡析隕逐尔之鄉土那時節雖欲安尔居尔田豈可得哉這是以刑罰振飭殷民之意

此對上節而重之以威使之有所畏也我命是和身睦家正已用人之命不克享至這上命俱就不克勤勉而言尔惟不能勤勉而信我之命則是無享上之誠而民皆化之不惟無以教克明之治且益以啟其凶德之習矣尔族遷離洛而大違我命也擇天之威即畀矜之反

反側偷惰而不能事也

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心不安靜則身不和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雖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為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而復以乃事勤之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罔于乃辟作不忌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聽移感動之機微矣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乂爾邑天惟畀矜爾殷乂民亦惟爾多士攸宜

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尚永乂爾邑天惟畀矜爾殷乂民亦惟爾多士攸宜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乂爾邑天惟畀矜爾殷乂民亦惟爾多士攸宜爾乃自時洛邑尚永乂爾邑天惟畀矜爾殷乂民亦惟爾多士攸宜

辭遜尒士師力畯尒臣之反與上節對看

我不敢成王又說我豈是要你此多言反覆告諭不能自已只是欲告尒以勸勉之命使尒和身睦家以盡職正已用人以化民勉乎修而遠乎咸都是而已此諸告將終而申示以敬語之意多士以下而言則所示以天命之公貴以迁善之實而復有卑辭以下等語故曰多士蓋總命四節而言○一說命即天命蓋殷民反側皆由不知天命之謂復明以示之也

杜其亂萌也

時惟爾周公又傳王命告多方說尒前日叛亂之罪都已降宥與今更尒正宜改過迁善之日尒若不能和身睦家重已用人而猶謀亂不已至尒自取誅滅到那時節莫以我爲殘忍而有所怨也爾其敬聽之也

此示以更始之辭乃諄諄之餘意也初是爲尒維新之初時字指今日說言商邑之事往矣今日我有多方之命正尒改過自新之一初也不克敬二句言不能慎初之害徹和不平順和字上指和身睦家正已用人說尒指慶多士註中民字不必泥曰無我怨則自取誅戮之意在其中矣

事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矣爾乃放遠頗辭大違我命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離析離爾離遠爾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

多方疑當作多士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重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

政

我告者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厥乃非我怨奭惟爾自速辜

初不克敬厥乃非我怨奭之更始故曰時初也爾以至此苟又不能敬于和猶復畔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開其爲善禁其爲惡周家忠厚之意于是寫尤爲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語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躍然溢于簡冊也

立政

成王初政周公告以嗣治任賢而任賢必先慎擇大臣大臣既賢則所舉皆得其人而政無不立矣史臣記其語遂以立政名篇

周公簡周公將率群臣以戒王而先告之說王雖幼冲今已嗣天位而爲天下王矣凡我諸臣當用于稽首致敬而告以君道之大可也群臣因周公之贊乃同辨以告于王說人君治天下固無所不謹而用人一事尤當謹主左右之臣有牧民的常伯任事的常任守法的準人這三樣官是大臣之長王之尊敬也又有掌服器的綴衣執御的虎賁這兩樣官是近臣之長王之親信也一則官居密勿一則戚切近皆皆任用之所當謹者于是周公又嚴急說這幾樣官大臣位望隆重爲天下之股肱近臣戚任親密爲天子之心膂皆不可以小人參之而後治道可成也但爲君的要視爲當用神爲近習而不加意若能以不得人爲憂而簡任于始保全于終便朝廷之上人稱其職任當其才者不亦鮮哉周公將許告成王以任賢圖治之道故先警之如此

此周公率爲告君而欲其謹于用人也首二句是周公同在王前耆引群臣發言之辭嗣天子王言其爲天之子爲天下之王見其任大責重之意告于合用人意拜稽所以盡敬君之禮告嗣天子王將以陳往人之說義已與群臣在內用咸戒至虎賁是群臣承公之意而進言者周公回汉下是公群臣之言而申其意也蓋告君用人群臣之責也公言方啓而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綴朱黼丁劣二反賁音奔○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稽首曰言周公師群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

群臣稽之群臣之言未竟而公歎曰明之如此一人之口祖左右二字活賈
至虎賁言不可謂在王左右之尊臣有帝命傳虎賁之言引
右之親臣有綴衣虎賁為主于任用之間不可不加之意也然猶非獨人
而不發而所以當謹之意尚有待于周公永可大警註二事之外句不
蓋通篇獨重三事故也休茲多士二意言不惟經綸國家之有賴而亦群寮
賢者之所關不惟濟美者德之有賢而亦啓僕弼正之所係尊親之賤不同
而同為官之美者也但人君用人尊者易疎親者易狎未其始以使進為憂
而知之極其明終以易退為慮而任之極其專者不過薄見于禹湯再見于
文武而已可多得哉知極須審知用任專意斯盛運古今之君言末熟而成
王當謹意審能知其美而致其憂則任用自無不謹矣

古之鄭周公告成王說在古之人能通有知恤之道以不信人為臣者惟
之君大禹為然當其時既平天成萬邦作乂王宅內服外侯甸男邦采衛
百揆奉人君當尊敬者惟是上天然上天無言而以其事告之于君君當
德而以其事分之于臣若不得其人則天下職矣為多士稽是賢德之士而
知恤其治天事以為尊事上天之處然非但其君能敬求賢德心當賢
為大臣的亦都以有賢德為急凡群臣有九德之行者既深知而誠信之寵
其人有其德可用其德有其事可從乃進而試諸于其君開于稽首仰呼而告
之說若君欲務為君之寵當盡用賢之道凡此九德的人有可為常任的使
居常任之官以任事有可為常伯的使為常伯之官以統民有可為準人的
使為準人之官以守法知此則事無不治民無不安法無不平而為君之寵
者又若不能盡知萬信只就人的模樣而廣選其中之所有便以為大順于德
而信周之便若三宅之任則此三宅的官尊便有賢人君子可稱此任者乎

此言禹之能知恤由能通宇正指知恤惟有夏提起乃有室以下正見其君

道處大說說已得天下時言如說玉帛者萬國供貢賦者九州是也額字是
旁招間拔之謂選知明任專意尊上帝者于天民理天事守天法也大說處
就舍天眷已簡之意方與尊帝相感通知至惟后矣承顧俊尊常來即其說
之能荐賢見其君之能用賢也九德即上俊字通知恤簡知之至信之篤
謂夏之大臣身有是九德之行庶能以德教德如此也乃敢字重看有自信
不苟之意言既知之明而後敢荐也后矣尊其名見其有代天子民任事
秦法之責不可不盡若道之意宅字含任專意講謂使得安其位而有
也興起尊上帝意言以此九德之人使宅常事之官以理天事宅常牧之官
以子天民宅準人之官以守天法則事天之道盡人君之職舉信能稱其宅
而無負于其官矣故曰如此而後可以為君此正應額俊尊帝說謀面
是周公反言以足上意謀面是不能通知恤恫二宅無義民則無尊帝之寵
而有愧于為君矣觀夏臣之為君賢不苟則其君之知恤可知

桀德簡周公又說太禹以任賢立政而告有夏之桀使其子孫能世世守之雖
至今存可也尒何桀為無道逆其惡德失用人之本不宜做往昔先王任用三
宅的好事其可任用都是敢亂凶德助他為虐之人是以喪亡而無後也
此言桀以不能知恤而亡也德字提起往任宅額俊尊帝說德有用人之本
桀既惡德故不能知恤先王之任賢而惟暴德之人是用所謂以頗日欽也罔
後易為一句看喪亡無後則大說之桀不可保矣

子王矣群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
民之長曰常伯有尊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
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
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
公于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
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
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高氏曰綴
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是也古
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維尊上帝迪
知恤恫于九德之行乃敢昌敎厥后曰拜手
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惟后
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兹乃三宅無義
民恫音痛○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
君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為事大之

亦越節周公又說自古知恤之君不獨夏禹爲然亦越商之成湯自諸侯升爲天子時知道典祀命討皆爲天之所命從而大加釐治發之庸之彰之用之件件都修飭振興使上帝之命赫然昭著于天下又以一人不能獨治乃博求賢哲與之共理所用爲三宅之官都能稱是位而無有虛曠廢事的所稱爲三俊之才都誠有是德而無有名過其實的知之既稔其眞如此然不徒用之而已又心裏嚴敬思惟他雖一語一言皆注念而不忽所行之事又大以爲法式凡一政一事必依從而不違所以當時三宅之人見居于位的都得效其職三俊之人儲養待用的都得著其才寔能用此三宅三俊任之又稱其實如此是以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近處的百姓都相親相睦安于甄教無有一個不協和的其在四方雖遠而難及也都觀感興起如親見成湯德而大取法之無有一個不順治的成湯能任用賢才以共承帝命故其治效如此

此言湯之能知恤也亦越者繼禹而言自禹及湯相去已遠正見得知恤鮮哉意不屢耿命只對夏之尋常用之微事而言不作發語計中貼著于天下特解其意耳典禮命討出于天本自光明故曰耿命得庸衆用而使之昭著卽所以理之也乃用四句言其知之明而能得賢處惟二句言其任之專而能用賢曰字作稱字對乃用二字言雖未用然評品素定故加曰字克卽宅卽任不屢耿命之責者得其人矣克卽俊則待丕厘耿命之用者有其人矣嚴惟說心言卽一語一言末惟成德之意丕式就事言師法其行事適用其謀猷卽推心而大委任之之意二意串說克用句緊承上句雖宅俊能如此寔重成湯能盡其用上其在商邑四句承得宅俊之美盡宅俊之用來觀二用字可見近者有難一之情曰協則漸涵于耿命而無一人之不善矣遠者有難遍之勢曰丕式則觀法于耿命而無一方之不化矣見德卽指典祀命討言以其發乎邇而見乎遠故曰見德也近而協卽之協遠而觀法之同則耿命著于天下矣非成湯之知恤何以致是哉庶民觀法只循典由祀修德遠見便是協小而深式大而遠

嗚呼節周公又嘆息告成王說成湯以任賢立政而造有商之業使其子孫世世守之雖至今存可也奈何受爲無道逆其昏暴之德屏棄賢人而不用所任爲三事大臣者都是崇尚刑戮以因暴爲德的諸侯與之共治國家其列在近密者都是群小近習備諸醜態以縱逸爲德的與之共治朝政所以致亂于上民怨于下上帝震怒敬致其罰而滅其宗祀乃使我周有此中夏之地用商家所受的大命以治天下之民君敷其地以賦稅什伍其民以供我役也

此言紂以不能知恤而亡也受德對桀德看皆不能知恤之本然紂以因德故不能用人則禹湯文武之用人皆由有德可知矣桀德卽羞刑者同厥邦是在外之諸侯逸德卽庶習者同厥政是在內之臣工用非人以理厥邦則四方之丕式無有矣狎小人以敗厥政則厥邑之用協無有矣正與湯相反帝欽罰以下只重商亡不重周興與桀丙後對看式商二句卽伻我有夏中事言商嘗受天命以撫萬姓矣今則用其所受之命而盡甸天下之民也

亦越節周公說自古知恤之君不過夏禹商湯爲然亦越我周家文王武王君臣之間以心相信眞知三宅之心念念在愛君憂國確然可託明見三俊之心惓惓欲致君澤民的然可用不徒謀之面貌而已由是以此宅俊之臣敬事上帝如牧民任事守法天所欲爲而人君不能獨爲者皆用此賢才以祇承之將建立民長伯如牧民任事守法民所仰治而人君不能獨治者皆用此賢才以公理之此焉天心無不順于焉民心無不遂則爲君者何可垂拱無爲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七十里升爲天子典禮命討昭著于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卽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謂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于三宅三俊嚴恩而丕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敎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觀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與德未易徹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孚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暋音敏奄衣檢反○羞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衆醜者也言紂德強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

天下自治此文王武王所以能盡知愼之道而有光于烏湯也

此言文武之能知愼也亦述堯舜成湯而克知二句是知之明以敬事二句是行之事事尚有後日勿謂克知是就經綸上知其心之所存勿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之恩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奇入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怍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丕丕顯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也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任人常伯也準夫牧也以職言故曰事虎賁綴衣趣馬掌戲僕御之人也以職言故曰臣

立政節周公說我文武能知愼如此故當時得人獨盛言其立政之官皆君位天人有若常伯大任人則委之以理事準人則平之以守法牧夫則用之以養民此三大事委任得人則可以統率群僚而紀綱庶務矣

此承上節而言惟其知之明而任之重故其得人之盛如此合下四節皆是盛處此節言三宅之官得其人也立政只指三宅言蓋因事因民因法皆國家之大政所在而用人以治之乃所以立政也言當時立政之官有若任人馬有若準人馬有若牧夫蓋此四節其官名不可盡考意當在作三事內統攝任人以理庶務準夫以守法爲政三者各有職事故曰三事此百官表率所在成務綱紀所關蓋得諸克知灼見之餘而任衆大勤民之責者也未繳得入意

伯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存謂迪知祝惕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之恩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奇入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怍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丕顯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也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任人常伯也準夫牧也以職言故曰事虎賁綴衣趣馬掌戲僕御之人也以職言故曰臣

馬之趣馬有小官之長爲小尹有左右攜持僕御之人有內有司若司服之屬有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這幾樣是天子親近扈衛的人亦必擇人而授之不輕予之凡在內之臣不止于此特舉衆賤者以例其餘也

此言侍御之官得其人也自虎賁而下凡七等官各有長非獨以虎賁綴衣爲長也蓋位列上官有統率這幾等之職司庶務有奔走服役之勞故特見其名耳百司庶尹是內之百官百寮宇庶宇府庶慎乃

大都節承上說言其都邑之官則有大都之伯小都之伯有卜祝承旨執技以事上之義入有外百司若外司服之屬有太史以紀言動有尹伯爲百司之長亦必擇人而授不輕予人蓋百司三宅侍御以至于都邑衆官皆是有如德吉士未嘗有一職人忝之于此簡其對人之盛如此

此言都邑之官得其人也自大都小伯至尹伯凡六等官或總呼分舉以至于技藝百工之微或治事紀事以至于大小相維之義亦各有長官不專指都小伯也蓋臣百司作一樣看都邑在王圻內故總言文武之廷庶宇通指三宅侍御都邑之官說常德吉士即彰厥有常吉哉意亦要點出克知灼見意來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都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詞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庶人內饗曉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太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史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于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臣左右攜僕以屬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興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讀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諸侯之官也司徒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有鄉之義爲亞有鄉之屬爲旅諸侯官屬尚多而莫非常德之吉士也

此言諸侯之官得其人也承上庶常吉士來司徒司馬司空是三鄉總理國之事者亞旅是大夫十分坤侯國之事者職守雖劣于公侯而名位亦通于大夫故敘其名也

庶徵惟盧孟三亳阪尹　此主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其庶國則有徵有盧言各有一亳又有阪凡此險阻之地不以封建諸侯皆有尹以治之王官所治不止此亦特舉其重以見凡監治者都得人也大上自朝廷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無不得人以爲官使可謂極盛于夏商矣

此言王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皆得其人也亦本上庶常吉士來徵慮以下凡七國皆夷狄之地故以夷字冠之皆使王官錯治故以尹字承之蓋受命于天子而分治乎諸夷者也曰諸侯四夷者以其皆附諸侯之疆域也以上五節俱是列文武得人之盛以見其能知倫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

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

而有德者言其所立之常事宜有理事之德所立之司牧宜有宅民之德也言常事司牧則準人可知言三宅則指御以下諸臣可知有德即下文所謂義德容德也此下三節言文王亦越節言武王相對者

[俊彼節]周公又說文王不惟用人能得其當抑且任人又極其專文王干庶言之出納徵獄之聽斷庶慎之修舉既選用得人便專任而責成之一毫不疑他的職務只看那有司牧夫晉事的官有將這三件事都奉行修舉的便是勤于政業能與君命者則褒諭之退知勸號若不能奉行修舉此三事即怠政皆違君命者則督責他使知戒懼所以爲得君道也

此下二節俱言文王任人之專也庶言庶獄庶慎統言三宅所掌不必分屬

[罔兼]兼者委任之誠不以身侵之也三宅于此三者以治民故曰有司牧夫言之官而獄之明允慎之有脩是用命布則違命矣訓敕教訓戒敕言此何只與兼相形而言蓋事在信任專人惟宅重看言自是之外一無所與也

[庶獄節]周公又說有司取務文王不揣不以身親之亦不敢以心知之蓋律定式人無定情人君若侵官其事愈聽察不審或以喜怒爲輕重禁戒的條特因事置建儲備的錢糧是有司出納一一去管他皆有專大職故不但不屑去親理而況長敬小心不敢以心與也蓋得人分理委任責成其道當然耳

此承上文而極言其任人之專也庶言下容不知意亦須點出罔敢字看見文王敬畏之至惟恐用己之心思以誤之專付之有司而已文王此心不出罔敢之外只就其中形容他信任益專之意耳

[亦越節]周公又說我周文王既尚任用賢才與之建立事功圖謀治道矣及我武王欲率循文王安天下的功緒故于所用義德之人能撥亂反正者皆倚委用不敢更改循守文王安天下的基業故下所用容德之人能容民畜衆者皆仍舊信任不敢廢弃文武相繼得賢輔治是以受有殷命文則創之于前而

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說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有司有職守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于有司牧夫訓勑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曰勞于求才逸于任賢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此罔敢知則亦未嘗知有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于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莊老之無爲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位之意皇極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

尚書有緣武則終之于後同字此莫大之基業也

此申言武王之能知恤也謂文王對君亦越茲君言不惟文王爲肱而武王亦肱也功以除惡王基弘廣之安言說以勞致治仁以治之事言義德容德一條人看自其積才是以謀乳孕生則爲義德自其相才是以容民畜衆則爲容德皆文王之用之三宅而克俊有德者也事功幸賴是書下句上欲不敢文之或故不敢安之臣也謂文王之安天下容文德之臣以輔之者武王以武功定禍亂而率其安天下之功則不敢替其所用之義德爲勝殷遏劉之臣固即戡黎伐密之士矣文王治天下貴容德之臣以謀之者武王支教綏太平而率其治天下之謀則不敢違其所用之容德爲侍理篇泉之士固即降造夏之臣矣曰不暇曰徙正此文王固舊閎知之心極孰而乾知灼見自在其中正武王知恤處也並受不基繼其文王貴申武王上勤相承後先一致其即夏之人競商之丞式而已此知恤之成效也

嗚呼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儒子節周公陳述文武開創基業之艱遂嘆息而告成王說儒子今爲天下矣當知嗣守前業任人責重不可不慎繼自今日以後凡建立政務子所立事之公卿守法之準人牧民之常伯趋三宅之人不徒謀之面貌必要明知其心之所安如何蓋人心若不安于爲善纔肱夏暗矯飾未有久而不變者必須心之所安全是天理純是正人君子主當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得展布四肢以爲宅其官府常伯之官者責他相助王所受于天于祖宗之民使百姓遂生性各得其所左其準人常伯之官者責他和調整飭凡一切刑獄庶一切禁戒儲備等事事多得其宜肱不特界之以事任又加意保護不可令小人譖他務使君子得盡其心以始終其治肱後國家享任賢之効也

此承文武之知恤而言勉嗣王盡知恤之道也王是繼文武之不基緣自今

矜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矜循也敉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益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于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易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主意如號叔閎夭散宜生太顛南宮括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于前武任之于後故周公于君奭言五臣克助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正猶此敬支武用人而言承受此不丕基也 嗚呼

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爲王矣繼此以往王其于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爲治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庶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

自一節周公又說勿以小人間之固是立政之要肱使人君言聲意念之間不在賢者則奸邪之徒便得乘其間隙而投之矣我王子賢人既知道任用必須念念在茲雖關口說一句話道一句言也終思想着那成德的美士箱他治我所受于天于祖宗之民如此則任賢之心專而小人始不能間矣

自一話一言我則不惟成德之言以又我受民 末終惟思

此承上文勿有間之而言蓋敬成王以委任三宅專一爲密之法也一話一言論一事之始終一言特一語之發總是形容斯須之意我則至受民作一氣讀又民意輕重未惟上猶云思賢以治民也成德之言即克知厥若而已

三宅者不言獄慮獄慎亦所以治民也

子曰節周公又嘆息告成王說子日所聞于人如禹湯文武委任賢才之事無非美之言已卻告儒子王矣肱夏商之事猶屬久遠至于文王武王克見還用宅俊之臣不以身侵庶獄庶慎之職則我祖宗遺範具存乃耳目之所睹聽者繼自今日以後王以武王之支子支王之支孫須效法文武所行的事于一應刑獄一應蒸飛儲偫既已委任賢才慎勿有所蔽知以身去憂越衆哉使有所失誤了凡有庶獄惟責管刑獄的人凡有庶慎惟責管慎罰之人

嗚呼已受人之徽言成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其之文

倫的人使當其職者自竭心力以治其事則獄愼無不理而立政之道得矣

此總結上文禹湯文武之知恤而勉成王法之也微言者謂所陳知恤之言上而事天者在是下而治民者在是何其美也文子文孫是欲勗勉成王欲其繼述文武之意歷舉三宅皆有之勿誤者不惟不以身兼之而亦不宜心與之也知明用當意須補在勿誤上方完正者指三宅而言也獄愼治與受民可知付之于人而不誤之乎己則不惟無愧于文武之任人而亦無負于我今日之微言矣此節爲後三節張本自古節承微言以上說國則罔有二節承勿誤以下說

自古節周公又說自古聖君如夏禹商湯以及我周文王立政用人之道無有不同如所立常任牧夫準人此三宅之官非徒尚且充位而已皆能簡擇賢者以居是職不使匪人濫厠其間旣已得人任職猶恐賢者不獲自盡人能信任專篤不間之以人不誤之以己使賢者得展四聰竭盡底蘊如治絲的紬繹端緒其中所有之絲無不引出于外是乃所以使三宅之官任事的都爲君以理天事牧民的都爲君以乂天民平法的都爲君以奉天法也

此申上禹湯文武知恤之事正受人之微言而告于王者也自古指禹商人指湯周獨言文王者舉文以見武也克宅本知至信爲而言克由繹指任專而言即無所間無所誤之意也一句平看義乃承上二句說惟如此所以能致天下之治也只是天事以理天民以安天法以正作效說爲是

國則節周公告成王說自古爲國家者必用賢而成治功無有欲建立政事而用儉利小人者蓋儉人傾邪辯給其智足以聳動人主其言足以蠱惑視聽所存所行都不順于德備爲一錯用之他是陰類必降其國于晦昧使人君沒不

之。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于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卸不付之有司而以己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官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爲言不以己誤庶獄庶愼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即此意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紬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以能俾乂也歟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

光顯的事業在世間王當自今日以後凡建立政事切不可用這等儉利小人只當用善人君子一心委任使他得效力輔相我國家這樣吉人道足以正君德足以服衆其所有所行都順于德他是個陽類必能升其國于明昌也

此與下節申前其勿誤二句而言以勉成王盡知恤之道也國指夏商周不用小人則惟用君子可知不訓二句是推不用儉人之意不訓與厥若相反言喬飾以爲德而非其心之所順也罔顯節註降其國于晦昧之意其勿以儉人二句相形說言不用儉邪之小人而惟用常德之吉士也惟字內兼知明任專意應上克宅克由繹有用字緊承說勱相國家指牧民治事守法言使之勉之以輔相有展布四聰得盡其用意如是則升其國于明昌而與乂之效在是矣立政指三宅說

今文節周公又說人君用人庶獄庶愼固皆國家重事不可誤之以己又以二者較之則庶獄爲民命所關若少任喜怒而以己意聽斷必至于刑罰失中民無所措其手足矣今王爲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以幼冲即王位凡所行只法文武不要下侵臣職身有所兼心有所卸錯誤了一切刑獄的事但以此責任所司之牧夫使他用心去整理庶獄後人得以盡其職而無侵官之患也

此獨三事之重而申戒之也上文其勿以三句內已有勿誤意了但庶獄尤民命所關國命所係爲甚重故獨舉而言之也曰文子文孫見其有纘承之責曰孺子王矣見其居天位之尊皆欣動之之詞勿誤兼身心屬克由繹一邊而克宅意亦在內蓋有司牧夫即吉士之爲三宅者也不誤之以己而專付之于人則任人之道盡而刑無不當所以相我國家者亦不外是矣

其克節周公又說刑獄雖付之有司而不以己誤然兵戎以奉天討尤刑之大者使盡付之不知則晏安無事之時易有廢弛陵遲之患其何以壯國威而焉

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勱音邁○自古爲國無有立政用儉利小人者小人而謂之儉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儉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于當繼今以往立政勿用儉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于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于晦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始言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又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舉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己誤之也**其克詰爾。**

前刻字今王嗣事大業當安而思危治而防亂修治宗武服兵戒武命清明足以祗承文武之緒勝殷遏劉耆定厥功而後可言成王之事業也
九州五服之地由是威加四方海行天下以至四海之外皆來賓王道至此極矣
畏懷能服則周家之業日以隆盛文王之盛德歛光施則者而不王道至武王
調基的大烈益溥揚而不至於廢墜是謂善繼善述而無愧于文王文武為
此周上言勿誤庶獄而并言之此語只是整齊而不廢弛之意非便用兵也
詰戎如殷乃甲胄之類詰兵如軍旅之類詰戎兵說方行天下以至于海表
陟禹迹以字緊承詰戎兵說方行天下即正是陟禹迹底意與一詰剛德威
遠者而人心振肅將見方行天下以至于海表之遠而無一人之不服不止
于五服之內而已是此之禹服之舊為有加也故曰陟方字字就上之德
威所布而言服字就下之疆服其德威言因有不服者合天下四表之人無
不服也以擬以揚總承修德以廣德威說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而人心悉
歸此文王之耿光也以此而昭者之則可以無遺侯之憂而無疆于文王之
文孫矣永清四海大定天下而人心幸得此武王之大烈遺以此而昭者之
則可以無廢地之廣而無貳于武王之文子矣言繼述之責固此而書也不
着工夫說之武分德業看所謂各無其廢也

嗚呼周公又嘆息說繼自今凡我周家後王建立政事須是能用常德之人
專任以三宅之事庶獄庶慎之可也
此并戒後王政知慎之道也本上其惟吉士說言不惟今王當如是而後王
亦當如是也立政指三宅之官說常人即庶常吉士觀惟宇可見克即其人
之明任之專　意謂所謂克宅克由繹是也要見遠追禹湯近同文武而不
基可保之意

戎兵以陸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詰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非也覲見也耿光德也大烈業也于文王稱業于武王稱烈各于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威所布而言服宇就上之德德宇就下之服其德威言因有不服者合天下四表之人無不服之大也故既言無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又曰周公之訓務其所樂得無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并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況大師萬衆之命其敬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秦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并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臯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名者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周公告之太史使其并書以為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蘇忿生為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今于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周書卷五終

周官

這是成王訓戒百官的說話史臣記其語以周官名篇

用懋
用昺 孫 紹芳 較訂

書經卷之六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于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師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

周官

用懋
用昺 孫 紹芳 較訂

書經卷之六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于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師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

惟周節史臣敘成惟我周王撫臨萬邦大一統以致治乃出而延行侯甸之國以稽察其政事又四面征討諸侯之不來庭者以明正其罪惡簡以綏定天下之兆民使人人都安居樂業無有失所當是時六服諸侯皆相與承流宣化奉行大君的德意無敢有阻遏上命自取罪戾者蓋我王一延行征討而恩澤誕敷成寧遠播外攘之功赫然已著矣又以朝廷為四方之極內治不可不飭也於是歸于鎬京督正在朝治事之百官使各遵脩統而無相侵越各修職業無敢怠惰焉乎本原之地整齊嚴肅而六服承德之盛可以長保矣此史臣序成王訓廸百官之由亦以見其致治之規模也撫萬邦句輕只言君臨天下之意巡狩侯甸者舉近以見遠也弗庭違命不恭者也巡狩征討非驟武所以去暴而除寇無非為安民計也承德即承此緝民之德意曰罔子則是素忠直者罔于句于官以廣一人之德化不忠直者亦來享來王以奉天子之德威無不體君之意以安民矣此正是外攘之功舉客見已治而不亂已安而不危意下二句服內治之修正所以制治保邦者也畿王圻者四方之本內治者外治之倡苟不董正治官何以為端本澄原之地乎歸字對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

王曰前史臣敘成王訓廸百官之詞說若古者有道之世聖帝明王兢兢業業其時雖法度修明已治而無玩安猶以亂不生于玩而生于治安其國常在未亂之前雖海宇寧謐已安而無危矣猶以危不生于危而生于安故其保固邦家常在未危之日治待已愛已危而圖之則無及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王曰若來來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此上節成王誥廸百官之詞大意暗指唐虞夏商合治官多意有內未剔理說是御紀度無不修治而無危亂國所謂先天王國家無不預謂與一切廢之功舉相應制治保邦只就建官立政上說與上益稷內修相應篇終命官而先以此終之也

唐虞師成王說所謂大猷之世遠則有唐虞近則有夏商而所以制治保邦亦惟建官之得其道耳唐虞去古未遠事簡民淳乃惟考舊典設立大小官職其數止于百員因則有自然因商以總理和鄰之治外則有州牧侯伯四方之治內則有百揆四嶽以總理和鄰之治外則有州牧侯伯宜無有一之不備因夏商之舊制而增損之以為一代之典章此唐虞建官之義夏商之時世變事繁建官員數比唐虞加倍因外有州牧侯伯內有百揆四嶽政也無不和萬國也無不寧大下治安不啻若于唐虞之盛況太克紹禹湯皆是明斯其建官立政制治保邦所謂重者亦數之多少惟在乎得人而已益稷殊治效則一此非得人之明驗哉

此承上節而言所謂大猷之世制治保邦者也唐虞夏商處侯甸要服內已安定意惟總內外大小之官內有二句是就惟百揆四嶽說夏商以後言然也內外相承處官聯統所在當琉冰庶政不舉和鄰而萬國益治而不亂咸寧則安者益安而不危世唐虞制治保邦之效非官倍多事繁因時建官意亦竟期久者庶政亦能惟和萬國亦能咸寧也惟變事繁因時建官意亦竟期久者庶政亦能惟和萬國亦能咸寧也商制治保邦之效也明王一句申上說言建官得其要領不在多寡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誰建官不惟其官舍亦止于惟百官倍也惟其人者惟百之官皆得其人而已

德之賢惟德之官皆克宅克俊之士也

今予節成王說建官固致治之要而修德審任人之本于小子承其業之敬勤于德亮惟時業業不敢怠忽蓋夜之間常恐有所不及倘承前代唐虞建官致治的美意願著他行以訓教啓廸百官使各盡其職而助成化理也

貴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治去聲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即于文明正治政是也貴惟建官惟百內有子惟四海外有州牧侯伯惟乂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不總言四海總其內外也惟乂治義多放此無所不治也

有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嶽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和和而萬國咸寧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設官倍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廸厥

此成王叙已之法古建官以盡制治保邦之道也予小子上要黙出考禹湯建官皆本於德意蓋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成王後建官必先於祇德也夙夜不逮正是勤字意任官之道貞有過於前代者故仰惟云云訓廸內兼脉統職業訓廸正是董正處

太師節成王說訓廸厥官莫重于三公但歷代沿革未常名位不一如今泰商魯典垂爲定制立太師太傅太保這三樣官立于一人之下寵乎首僚之上是爲三公不勞以職務專與人主講論發明天人的道理啓沃其心涵養其德惟此道理以經綸邦國使教化行政事舉予以和調陰陽使三光明寒暑平四時五行部順其序使是三公的職事攸職任至重不容徒食備員必須道全德備者然後使居其位若無這等人寧闕其員不可濫受非人也

此訓廸三公之職也體統就在職上見立字直貫公孤卿屬承師惟前代來蓋稽古人之成法以立爲國家之定制也師傅保以官言三公以體言尊無以加之詞公者無私之義論道二何正其職也工夫全在論道上經邦帶言變理何承上來無工夫理無不順則氣無不和也亦只是以民物之和而召陰陽之和意論道處有格心体民變理處有格天事業官不必備二句所以嚴其選也不必備者或任一人而闕其二或任二人而闕其一非必三公咸具也惟其人者必有經綸泰賛之道而後任之也

少師節三公等下又立少師少傅少保這三樣官雖三公之貳而非三公之屬爲之謂三孤使之佐貳三公三公既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三孤則弘大德充其經邦之道化務使朝廷政務成協于中于以順四時撫五辰致敬詳明乎天地之道助三公所不及以輔弼予一人成就其德業便是三孤的職事也

此訓廸三孤之職也蒙上文立字來心者位次于卿之詞孤者無朋之義貳公三句正是職之所在貳公論其大地弘化對論道言前亮對變理言要見得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廣而大之實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變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于前孤弼于後公孤之分如此

家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家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爲家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恭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布典法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民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于四時之序爲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于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掌管邦國軍政統馭天子的六軍凡天下有犯亟者

專征征伐以平治邦國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人人得其養這是司馬之職
此訓謂王巡守及征伐有事之義故云邦政統六師之何常說六師者六
卿六遂之師統宇內兼平時及用兵說一意平居聚衆則蒐苗獮狩戒屬其
教閱有事出征則簡兩率旅屬其指麾是也由是振行九伐之法以除天
下之殘賊謂將四征之威以靖天下之禍亂所謂掌邦國也
司寇師立司寇為秋官卿掌詰邦國法禁有爲奸作慝寇賊姦宄謀反叛
徵得其真情有强暴作亂罪惡顯著的明正典刑使不得肆毒免這是司寇之職
此訓施秋官之職也人之惡不止為寇而名官以司寇者舉重而言不言掌
邦刑者舉大立法禁于未然刑則施之人矣小懲而大戒所以為禁也姦慝
暴亂罪狀有隱顯而無大小舉衆大以何小也詰者推鞫之事刑者斷決之
事詰而後刑刑者必詰互文也
司空師立司空為冬官卿掌管邦國土地以居處士農工商四者之民使之各
得其所處天時以興地利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各因其宜這是司空之職
此訓施冬官之職也土之驗田之木授者謂之空司空則主其事居四民二
句承看居四民如居學居野居肆居市之類所謂量地制邑度地居民地利
是四時各有所當興之利凡國中郊野山林川澤之利皆在焉順時以興之
使無曠土無閒民司空兼工虞之事故須開說不可以造廬舍等為地利
六卿師成王說六卿者內為屬官之主外為州牧之倡所掌各異既分其職矣
則各率屬以書職之當為于以倡在外九州之為州牧者亦如之而自內
流宣化于外以內而倡外以外而承內由是政治修明兆民以之而阜厚無一
人不遂其生教化洽洎兆民以之而化成無一人不復其性此設官之本意
此總言六卿率屬倡外之脈統也分職指士大夫言率屬上倡九牧
以修政治興教化實朝廷四方之極內臣外吏之表故率屬倡牧正是自內
達外脈統不紊意四句只是復其脈說非勉勵之辭亦是朝其所致如此

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强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于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猶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羣行攻劫曰寇，詰姦慝，刑强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于未然也，詰民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邦土，以居上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佐成兆民，**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于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卑畏而化成也，安居樂業，尊本政治，一邊化成，是維照太和意本，教化一邊，兆民綏成，兆民綏字深看，合內外之民而言也，

六年，簡成王既訓迪，在內之臣，此又舉制馭外臣之法，蓋道天子所以統牧惟謂，謂為大典，如今定制，每六年五服朝覲一次，來朝者，京師各述其職，又六年，諸侯再朝，通十二年，天子乃以時巡行于諸侯所守之地，稽考一應制度于方岳，如歲時日月之差，則協而定之，律度量衡之異，則審而同之，以至風俗好尚，禮樂衣服之類，莫不來聽而修飭之，雖時五服，諸侯各執王鎮來朝于方岳之下，即如意訓，宗諸侯，為群公大朝，覲禮之典，如奉職，各民，詢事，詢其地六服，諸侯，無有不從，之治成矣，

此亦成王訓迪之詞，是對內臣而言，馭外臣之脈統，如此，固主訓而及之也，蓋六卿率屬以倡牧，則牧固有所宗矣，然未知其所以何如，不可無馭御之法，以馭之也，六年至時巡，是定制，巡守，以下是詳時巡之事，不言述職，事者事存，馭臣之政也，王守為治，為者，其成王自無制度，師六卿之事，如政治，教化，皆是，蓋六卿所以倡之者，即諸侯所當遵之制度，此註不過引証之詞，不必泥此節，合上節，要見內外相承，意總是制治保邦之要務也，

子曰，節成王總叫百官，嘆息而訓戒之說，凡我有官守之君子，雖為申大小不同，為是代理天工的人，皆當敬謹以圖，煩之職，事然，欲敬其職，當以慎令為先，若不加慎，有司號令有阻逆而難行者，大率于出令而人不表行則，下之分位，國家事務，亦將隳壞而不舉，矣凡稱有位于發號施令之，慎詳審度時宜，量事勢，使人各遵守，不要輕率忽略，使之壅遏而難，今之當否，惟視心之公私何如，若存上之人存心正大光明，惟衆公遵，克去私，

不作效說，是度字是安居樂業，尊本政治，一邊化成，是維照太和意本，教化一邊，兆民綏成，兆民綏字深看，合內外之民而言也，

六年，簡成王既訓迪，在內之臣，此又舉制馭外臣之法，蓋道天子所以統牧惟謂，謂為大典，如今定制，每六年五服朝覲一次，來朝者，京師各述其職，又六年，諸侯再朝，通十二年，天子乃以時巡行于諸侯所守之地，稽考一應制度于方岳，如歲時日月之差，則協而定之，律度量衡之異，則審而同之，以至風俗好尚，禮樂衣服之類，莫不來聽而修飭之，雖時五服，諸侯各執王鎮來朝于方岳之下，即如意訓，宗諸侯，為群公大朝，覲禮之典，如奉職，各民，詢事，詢其地六服，諸侯，無有不從，之治成矣，

此亦成王訓迪之詞，是對內臣而言，馭外臣之脈統，如此，固主訓而及之也，蓋六卿率屬以倡牧，則牧固有所宗矣，然未知其所以何如，不可無馭御之法，以馭之也，六年至時巡，是定制，巡守，以下是詳時巡之事，不言述職，事者事存，馭臣之政也，王守為治，為者，其成王自無制度，師六卿之事，如政治，教化，皆是，蓋六卿所以倡之者，即諸侯所當遵之制度，此註不過引証之詞，不必泥此節，合上節，要見內外相承，意總是制治保邦之要務也，

子曰，節成王總叫百官，嘆息而訓戒之說，凡我有官守之君子，雖為申大小不同，為是代理天工的人，皆當敬謹以圖，煩之職，事然，欲敬其職，當以慎令為先，若不加慎，有司號令有阻逆而難行者，大率于出令而人不表行則，不惟失上之分位，國家事務，亦將隳壞而不舉，矣凡稱有位于發號施令之，慎詳審度時宜，量事勢，使人各遵守，不要輕率忽略，使之壅遏而難，行也然，今之當否，惟視心之公私何如，若存上之人存心正大光明，惟衆公遵，克去私，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

情儿所施行件件都合乎天理當乎人心則政令一出自然風行草偃無有不敬信畏服者矣何至于壅遏而不行哉

上訓廸治官之髓統既各示以職業此以下總訓廸之使之盡其職業也此欲其領会以盡敬職之道我是親之之詞君子是賢之之詞官指公孤卿屬言與今俱本經綸參贊政治教化而言自其掌之于己謂之司自其達之于下謂之今而謹令即所以欽司須一氣說令出二句是泛言出令之道當如此以見不可不謹也行字內含民信從意與允懷應令出內亦含謹字上天卿之公而不使一毫私意雜于其間所謂謹令也民其允懷者信其出于至公而懷服之則令行而不反矣今是言教以公滅私有身教在

學古訓成王燕閒大小庶官先須將前代的成法都學習通曉以行事而爲官之道庶至議處國家的事務却把平日所學的用之以燕度閒暇則事有條理不至迷錯矣此前代的法亦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亦又須以當代典常爲隄防蓋前是武周公之所經畫至精至當所當遵行不可以紫紫亂朱遂其才智變易更改亂卿之官守此酌古準今爲政所當知者也荀事若預而不斷必反敗其謀爲心若怠忽而不謹必荒廢了政事然決疑立政都從學問中來若不肯習學古法聞心時務則事政必不通達心地必不開明就如瞽而立一般目中一無所見使之治事必然周章乖錯煩擾竟能辦國家之務乎所以人不可無學問之功也

此欲其爲學以蓄居官之道也學古三句是欲其酌古準今常二句是欲其學今亦遠稽古法之意總是勉其爲學蓄疑以下則戒其不學也古法典常俱以經綸參贊政治教化言說蓋自其爲克商湯之所垂訓而成周之所因革者而代之法也則兼武周公之所講畫而至精至備者當代之學古入官猶云學古方居官之前制是裁斷政刑不逐內入陰陽理天地位

民其允懷　建官之體統前輩既訓廸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戒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遏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遏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刑不逐其所服矣

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蓍疑敗謀　蓍勅六反○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逐錯繆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興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備至精非前代之法所可比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倏倏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議則任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于令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于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于此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斷都玩反○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知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有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一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位不期驕祿不

戒爾卿士既總戒庶官至此又說今申戒尔在朝的卿士若要事功崇高須是立志柔懦而不立志事功便卑下了若要職業廣大須是勤力怠惰而不勤万職業便狹小了又須臨事剛果決斷然後事皆有成不則後日艱患若積蓄而不果斷則云遲動都廢用了何益于事尔等要建功立業皆當深省于斯此申戒卿士以建功業之道不及公孤者德尊望重不以作事爲劳也卿士指六卿及其屬功是已成之功績要其終而言業是方爲之事業本其始而言但以政治教化貫功崇者政治已治向背成之功績然創立之志者不安小成不徇近利也業廣者政治日張教化日興舉而益成之業沛然四達惟勤者自強不息力行不怠也果斷只在建功業時當立志用勤之處蓋志非果斷則勤非果斷則易怠也確然信之而不惑毅然爲之而不顧便是克果然固後艱後字對當幾處而言當幾一決則自是而後功不患于難崇業不患于難廣矣三惟字重看乃者雜詞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欲易縱必有遒貴處之而後

可以長有其富貴今尔卿士所居之官位既崇則雖不與於驕期而矜驕自至所享之俸祿既厚則雖不與於奢侈期而奢侈自至故居位者必當恭以持己而後不至于驕享祿者必當儉以節用而後不至于侈然恭儉豈可以徒言笑貌為哉必須真有是謙虛忘勢之心而後其恭為真恭真有是節嗇朴素之衷而後其儉為真儉恭儉皆出于寅德則內外如一此心自安而日著其休美若只假做個恭儉的模樣以欺人則雖掩蔽遮蓋苦心勞力而不恭不儉之真情不可掩亦自見其拙而已何益之有哉

此申戒卿士以處富貴之道也首一句汎言常情處祿位之弊如此恭儉歸在卿士身上說惟德無僞一箴之詞須串說作德二句又推明所以當誠而不當僞之意作德則此心與恭儉相安從容暇豫而無往不得日著其恭儉之美故曰心逸日休作僞則心欲掩護其驕侈消消閉藏而欲蓋彌彰終不能掩其驕侈之態故曰心勞日拙欲卿士以作德自勉作僞為戒也居寵節成王說人臣享高爵厚祿者雖是寵榮然寵辱之机相為倚伏故居寵未之地者必當思念危辱之禍位高而心愈卑祿厚而志愈約無所不致其敬畏庶幾能保守爵祿于無窮也若不能知敬畏驕侈放肆必入于危辱可畏之中而祿位不可保矣可不慎哉

居寵節成王說人臣享高爵厚祿者雖是寵榮然寵辱之机相為倚伏故居寵未之地者必當思念危辱之禍位高而心愈卑祿厚而志愈約無所不致其敬畏庶幾能保守爵祿于無窮也

辱之禍言

推賢讓能節成王說人君為治必須羣臣協和同心為國而後政事可理然人臣小臣之表率也大臣能推薦有德之人使之在位而不嫉其賢遜讓有才之人使之在職而不害其能則小臣自然效傚師師濟濟無有爭競而政事皆燮理矣若大臣有德的不肯推薦反嫉妒之于有才的不肯遜讓及排擠之則小臣也都效傚互相忘害而朝廷政事必至于雜亂而不可振舉矣然大臣以用人為職其所舉有官與不當則亦職之責與不盡亦係於斯若薦舉一出于公所用的人果能不負其官則知人善任是即尔之能矣若高舉或出于私所用的人或至曠其職業則模國殃民是即尔不勝其任矣大臣可不謹哉此申戒卿士以薦賢才之事則上三節看上是以已事君此是以人事君也庶官自是六卿之屬賢能固於先有德有才者皆是賢則是以經綸乎政治教化者能則是以修舉乎政治教化者推讓總是薦引簡進此至公之心大臣之義也庶官和則是親感其推讓之義而無忌刻乖爭也乃和下須補政無不理意不和上須補政賢官能意政治教化言不和政鹿是大臣由于私而庶官化之也此句對上二句平看舉能其官以下文深一層言大臣舉之公私不惟係庶官之和不和而亦係臣職之盡不盡不可不慎也

王曰節成王于篇末數息申戒說上自三事大臣下至大夫諸臣尔當敬謹尔所居之官職不可怠忽整治尔所司之政事不可廢弛用以佑助爾君致貞之治永遠康濟天下之兆民庶幾萬邦之廣親附愛戴而無厭斁我周之心矣訓廸羣終而總申戒卿屬也三事即六卿大夫即六卿之屬蓋六卿所主即于民理事守法之任也官以位言即卿屬政以職言即政治教化官必有政而爭政即所以敬其官也庶字兼卑厚化成一句意來者悠久而無間之詞謂以此輔君永康其民也康字兼卑厚化成一句意來者悠久而無間之詞萬邦感光民無斁應永康言萬邦之民被其卑成之澤者永有尊親之心而無厭斁之意庶康之成實蓋之用又先後一揆而所以制治保邦者有成績矣

君陳

周公既殁成王命君陳治殷頑民史錄其策命之辭以君陳名篇

君陳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于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

期侈恭儉惟德無讒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載作代反○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當有實得于己不可從事于僞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僞則掩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于為驕祿所以報功非期于為侈亦通

居寵盛則思危國不惟畏弗畏入畏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祗畏尚不知祗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為憂患失者以寵利為樂所存大不同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鹿聚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推通回反鹿莫江反○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于義則莫不出于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職賢善能所以為利大臣出于利則莫不出于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鄰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辟必益反斁音亦○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勑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于戒勑也

君陳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于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

公既殺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言君臣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于家是以能施政于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爲東郊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乎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

周公之位而治周公之民處常者周公所常行率常即所以慎乃司而懋昭周公之訓又率常之道也周公之訓非是訓民者乃所以師保萬民之道而垂之訓者也下文明德致治之訓便是但勿露耳懋昭亦非以此訓民只體其事訓之意以敬民安民即是發明光大之也慎字懋字即敬字惟民其乂對民懷句看蓋君陳所以治民者无異于周公則民之所以願治者亦無異矣

于周公之世爻詳民方思慕意要溝融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我聞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爲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方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蕝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蕝芬者竟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爲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

明德而成至治之極功也如是則神明且可感格而況治殷民乎如此繳方應得惟民其乂句

凡人節成王又說凡人之情不曾見聖人時其心裡切切向慕如不能見的一般及至親見了聖人却又志氣昏惰不能遵依聖人之所行蓋常人之情大抵如此尒君陳與周公同朝已嘗親見聖人矣如今繼周公之後撫周公之民若未能法之以治民則與常人不克由聖者何異其尚以此為戒哉蓋尒君陳居民之上其敎舞倡率譬如風一般尒所治的下民其觀望聽從譬如草一般風行則草偃上行則下效此必然之理也可不勉哉

此示以常情之偏戒感應之理欲其由周公之訓也未見聖者不克見見聖者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是氣禀物欲之所蔽君陳親見周公則既見聖矣故以是戒之觀于恒情之偏固當戒之以由訓而況感應之机所係尤不可不戒故繼以尒惟風二句曰惟風者喻敎舞感動之机存乎上也曰惟草者喻聽順率從之机在于下也二句只論感應常理如此君陳能由訓以端風化之本則下民必從訓而有卓偃之勢矣此意徽在末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政不人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圖厥節成王又說尒君陳尹茲東郊凡圖謀政事無大無小都要就統業業以艱難之心處之不要輕率苟且以至差失尒今繼周公之後政之大體固不可易而時異世殊容有法久弊生所當釐革的有使民利俗所當興廢的但不可偏執已見率尒臆斷須要出入及覆與衆人商量可否以求至當若衆論同又要自家紬繹而深思之的見其利弊然後見之施行興革當無有不善此政其謀南俗之政亦由訓中事也政即師保中所行之政蓋周公所以訓君陳者不可易而時與勢殊政由俗革則不容無斟酌損益蓋謀猶和中自不同也莫或二字是無一事不致其艱之意此句只虛講下有廢有興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于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感若時惟良顯哉

言切于事謂之謀言合于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成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葛氏曰成王殆矢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于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為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為成王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

君陳節成王又呼君陳而告之說昔周公師保萬民乘之大訓者固后人所當遵然以時遷政由俗革又不可拘泥陳迹至于狹隘而不弘也尒必斟酌變通開拓周公所遺大訓尒所居的勢位是下民所瞻仰却不可特勢作威以暴在下之人尒所用的法制是下民所奉行却不可依着公法而恣行刻削之政惟審治體藏蓄宜也蓋寬民頑梗之習雖變而向化之心未堅若更加嚴厲則非聽宜若過于寬和又非治之體尒今卿衆雖從寬厚恐不可一味從寬

須要品節限制維持于寬厚之中近民雖尚和平然不可驟然便和須要馴擾
漸次成和平之化寬和得中則政善民安而能弘周公之不訓矣
此申上由訓之意而言不訓即明德致治之訓自其行合于道則曰獻訓名
其規模遠大則曰丕訓非有二也弘字不出懋昭式時之外蓋從謹始中做
出寬和乃是廣其師保萬民之意而不泥于典章法度之末者方是懋昭式
時之極致無徐勢以下正所以弘訓者戒削與寬和對看一反一正相形說
勢者君陳統馭殷民之權勢法者周家約束殷民之法度徐勢倚法是狥己
之私意故先戒之以發下寬和意思寬和兼師保說周公謹始非無寬和之
心而時勢有不得不然者至君陳之世則風移之後化訓之餘所當寬和以治
之者師周公之意而不泥其迹可也寬和二字相對重有制從容上從容者
不遽然之詞寬而有制是寬大中不失謹恪之意從容以和是從謹始中做
出制和勿亂勿追要道要領民弘周公之訓者也

殷民節成王言君陳說下都之殷民有犯刑法未經決斷的我雖說要加刑
尔未可使從我意而加刑我雖說要殺尔亦未可便隨我意而殺有蓋一人而
之言忽無常情五刑之輕重有定法須是詳明法意權其輕重務合于中可刑
則刑使無毫髮不至濫及可宥則宥使有罪者不得倖免乃為用法之平也
此戒君陳之狥君亦弘訓之事此節即下二節之綱在辟是可生可殺者
平民中興其犯法者言之二勿字與惟厥中惟字相照應言勿狥乎君而惟
狥乎理之中也

有弗若節成王又說若殷民之中有資于强梗不肯順于汝之政令的有安于昏
昧不能化于汝之教訓的這等人不免加之以刑然須是刑當其罪刑一人而
可以為千萬人之戒然後從而刑之是刑之惟厥中也

此承上辟字言乃辟之惟厥中者也狃于奸宄如反側不靖之類就保一邊
說敗常如不孝不友之類就俗如敝化奢麗之類就師一邊說一則關天下
安危一則關天下風化故曰所關者大三細不宥則大者其肯狥君以
乎是有不狥君而得其中矣合上二節正是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意思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節成王告君陳說爾民有愚頑不聽訓化的不要忿怒疾惡以為難
棄之須是優游不迫把孤善開導務化則無不可化之人矣人各有能有不能
不要求全責備于一人須是因材而器使之則無不可用之人矣

此下三節教君陳處商民之道亦弘訓中事對上三節看上是刑罰之施于
有罪者此是教化之施于平民者也頑是未化者一夫是化而未盡者無忿
疾者緩于懲惡待人之洪也無求備者速于取善用人之恕也正是寬和處
要合下二節意講蓋此節亦下二節之綱也狃但曰無忿疾而非縱其未化
曰無求備而非用其不能亦自有有制從容意思

必有忍節成王又說輕躁之人不是以圖事須是從容堅忍事不輕發脫後其
詳審而于事有濟也浸狹之人不足以留衆須是養量寬洪乎有容眾
德廣大無所不包也豈可忿疾于頑乎

此申上文無忿疾于頑之意也忍與容各兼師保說曰忍者外能强忍而制
其忿疾之心也曰容者內有包容而忘其忿疾之念也能忍則不至激變生
亂而治民之事可成故曰有濟有容則此心之德含弘廣大有天地萬物一
體氣象故曰大乃大後要補民無不化意

簡厥修節成王說殷民雖漸染紂之污俗狃于商陶于周公之化其中善惡不同

以申從七恭反○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
禾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
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為威依法
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
于夸毫髮不于人而于己是私意也非公理
也安能不作威以劓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
時也然寬不可一于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
可一于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厥中
也

殷民在辟言曰辟爾惟勿辟乎曰有爾惟
勿有惟厥中辟毘亦反○上章成王慮君陳
之狥己此則慮君陳之狥君也
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狥君以
為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其有不順
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
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狃女九反○狃
習也常典常也
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毀敗典常壞亂風
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
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無忿疾人之所未化
無求備人之所不能

必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
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量
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
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王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
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
者以率其不良者則人勵行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

從厥修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于習俗而為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爾民之于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于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捷于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于永世矣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咸

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洮音桃頮音悔○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衮冕憑玉几以發命

乃同召太保奭丙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名直笑反丙如稅反彤音仝○同召六卿下至

顧命

成王大漸之時顧視羣臣命之輔佐康王史臣錄其命詞并敘羣臣迎立康王傳授遺詔始末遂以顧命名篇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咸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群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洮音桃頮音悔○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衮冕憑玉几以發命

乃同召太保奭丙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名直笑反丙如稅反彤音仝○同召六卿下至

入爲天子公卿者師氏守王門司王朝得失之事虎臣虎賁氏百尹皆官正也御事非官正而有職事者註中領字此皆兼官爲字皆專職

王曰嗣成王顧命羣臣嘆息說我之疾已大進但几希不絕耳朕病日增重既弥甚而留連其勢已不可起矣恐一旦遂死不得出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及未死之時詳審發訓以命汝等其專心聽之可也

此以下六節皆成王顧命之言此節是成王自叙發命之故也幾是几希之絕之意病日臻一句正是大漸惟几嗣續我志即下文欲羣臣輔元子之志也審訓者言其訓不輕發以啓羣臣之聽意以下皆審訓命汝之宣也

昔君節成王說昔先君文王武王後先相繼能明其德文既宣著其光于前武又宣著其光于後如日月之代明一般君德之盛如此及其施之政教則能定民所依之常道而列之數條所謂奠麗陳教也須一直說教即是文武德烈所發奠陳只是宣布肆字已有不違意在內肆肆不違句乃承上起下之詞以上皆文武未受命時事只指西土之民說大下化之貼在用克達殷命句

在後成王說得天下固難而守天下亦不易我小子承文武之後雖恫愚無知然亦知天命無常至爲可畏兢兢然致敬以迎之不敢有一毫忘忽之心予文武敬天勤民的大訓一一承襲保守無敢昏逾越是以能延長世德克享天心而大命不至于失墜耳

此叙在已守成之艱難以告之天威承上大命言以其子事無常至爲可畏也大訓是述天命之可畏以啓佑後人者嗣守大訓而無敢昏逾正是敬迎天威之用力處上句即畏大命下二句即畏聖言一般曰敬曰無敢是兢兢業業以盡守成之道又如此其艱難也

今天節成王說今天降疾于我身殆將必死不能興起嚮悟矣繼我而爲君者太子釗也以祖宗基業之重付之一人可謂艱難尔等庶幾明記我的言語相與敬慎以保護太子左右維持使能大濟乎艱難之業而守不墜于不基矣

此欲羣臣輔元子以保天下也疾言指上二節言敬保含下二節意艱難云者基業之大文武以德教創之在已以敬畏守之開泰時盈不容易視也

弘濟是守此業于無窮而不泰于祖考之意

柔遠能成王又說所謂弘濟艱難者何如人君以一身爲萬民之主雖遠有遠近皆當撫綏汝必敬輔元子于遠民則懷來而柔順之于近民則制禦而調習之以盡夫撫萬民之責爲人君以一身立諸侯之上雖國有小大皆得統御汝必敬輔元子保安小國使之得以自立勸導大國使之不敢自肆以盡夫卿諸侯之責焉如此則君道克盡而艱難庶乎可濟矣

此欲其輔君盡爲治之道正欲弘濟艱難之事也遠邇指民言小大無邦指

以文武申講方發得重字意奠麗陳教即宣重光之意五教即民所依吉定即燮厥宜之意

所發奠陳只是宣布肆字已有不違意在內肆肆不違句乃承上起下之詞以上皆文武未受命時事只指西土之民說大下化之貼在用克達殷命句

在後成王說得天下固難而守天下亦不易我小子承文武之後雖恫愚無知然亦知天命無常至爲可畏兢兢然致敬以迎之不敢有一毫忘忽之心予文武敬天勤民的大訓一一承襲保守無敢昏逾越是以能延長世德克享天心而大命不至于失墜耳

此叙在已守成之艱難以告之天威承上大命言以其子事無常至爲可畏也大訓是述天命之可畏以啓佑後人者嗣守大訓而無敢昏逾正是敬迎天威之用力處上句即畏大命下二句即畏聖言一般曰敬曰無敢是兢兢業業以盡守成之道又如此其艱難也

今天節成王說今天降疾于我身殆將必死不能興起嚮悟矣繼我而爲君者太子釗也以祖宗基業之重付之一人可謂艱難尔等庶幾明記我的言語相與敬慎以保護太子左右維持使能大濟乎艱難之業而守不墜于不基矣

此欲羣臣輔元子以保天下也疾言指上二節言敬保含下二節意艱難云者基業之大文武以德教創之在已以敬畏守之開泰時盈不容易視也

弘濟是守此業于無窮而不泰于祖考之意

柔遠能成王又說所謂弘濟艱難者何如人君以一身爲萬民之主雖遠有遠近皆當撫綏汝必敬輔元子于遠民則懷來而柔順之于近民則制禦而調習之以盡夫撫萬民之責爲人君以一身立諸侯之上雖國有小大皆得統御汝必敬輔元子保安小國使之得以自立勸導大國使之不敢自肆以盡夫卿諸侯之責焉如此則君道克盡而艱難庶乎可濟矣

此欲其輔君盡爲治之道正欲弘濟艱難之事也遠邇指民言小大無邦指

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皆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于殷邦而集大命于周也

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侗音同○侗愚也成王自稱言且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于天言天威于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聽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釗音昭○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大小而言又以見君

侯國言柔者接引懷來而治以不治能智驅優調和而治以必治此御萬民之道也安者撫綏靜謐使小邦得以自立勤者修舉開導使大邦不敢自肆此懷諸侯之道也總是君道所當謹者要見敬保意

思夫節成王又說人受天地之衷以生本有動作威儀之則我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肅恭政敛自治其威儀使一身之中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方能無愧于其心若一念之幾微或出于邪則吾身之威儀失其正矣不容于不謹者汝必輔我元子致謹于念慮之微以端其威儀之本慎無引君非道以元子劍冒進于不善之幾也

此欲其輔君端爲治之本亦弘濟艱難之事也柔能安勤之要自一身始而身之本又在于心故兼舉身心而戒勉之上句以修身言下句以正心言下句上自治對治人而言註所謂不假外成之意威儀下須補出輔君意幾者動之微威儀之本也進于非幾則威儀皆失其則矣尤當敬保元子以其幾甚或萌之以不善而使進于不善之幾也無以處有詔王嫩諫王惡之意心正身修則爲治之本端而艱難之業可濟矣

無以劍冒亨非幾　劍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于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于外求也冒進也成王又言群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于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于不善而陷于惡矣威儀舉其著于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于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于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于是也

成王垂絕之言而奉拳及此其有得于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白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于燕安婦人之手也

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疾大漸惟幾　漸進也幾動之微也

遂命二伯　史臣記成王發命之時曾說帳幔于坐次及羣臣既受顧命而退乃**徹出帳幔于庭中**次明日乙丑成王遂崩大保召公奉成王遺命命仲桓南宮毛二近臣使齊侯呂伋以干戈二具虎賁百人往迎太子釗于路寢門之外引入路寢東夾室居憂主喪以示繼体之有人天位之已定也

此以下皆史臣叙事之詞太保以下是承成王之顧命而迎康王嗣統之事也帳幔之設爲成王發顧命羣臣受命而退則無所用矣故徹出之于庭成王崩康王在側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于衆也命必發于太保者所以號令而杜多門也干戈宿衛之具虎賁百人宿衛之卒成王以是日崩康王即以是日爲憂居宗主以天下大統不可一日虛也

疾既受命還出綏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還音旋○綏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于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幽東首于北牖下是也于其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爲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家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爲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家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動成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

丁卯命成王崩後第三日丁卯召公將傳顧命于康王先命史官作冊書以起其言并定受冊的禮儀法度如下文升階即位御冊受同之類

上節重繼統此節重傳命冊度者冊書及受冊之法度命即太保命之也先作冊度者順命大事先成王所重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越七節作冊後七日癸酉成王既窮伯相召公命士取材木以供喪事雜用也上欲傳臨終之命此欲備慎終之禮士者山虞匠人之屬須材是供凡喪事之用在既殯後事

狄設黼扆綴衣

狄簒也召公將傳成王之顧命于皇命狄人設畫斧文的屏風于御坐之後又設帳幔于周圍悉如成王生存臨御之儀也

此以下七節皆爲相傳顧命陳喪儀以象成王之生存也不言命者承命士之文黼扆綴衣實下四節蓋四坐皆有之也下四坐至車輅不言宮者皆狄之所設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

牖間四節史臣記狄人于路寢戶牖之間向南之處鋪設二重篾席以白黑之繒爲緣仍設華玉所飾之几這是成王平日朝見臣之坐也又于西廂向東之處鋪設二重蒲席其席則以繡爲緣仍設文貝所飾之几這是成王平日聽事之坐也又于東廂向西之處鋪設二重蒲席其席以綵畫之繒爲緣仍設雕玉所飾之几這是成王平日養疾憩息之坐也又于路寢西邊夾室之前戶牖之間向南之處鋪設三重竹席其席以玄紃之繒爲之緣仍設黍几這是成王平日燕親屬之坐也蓋牖間南向之席乃人子負扆朝諸侯之處坐之正也其餘三坐則隨事而設今將傳成王顧命不知神之所依于彼于此故并設之

此四節是兼設平生之坐以象成王之生存也承上節命言牖間南向正平時朝覲之所西序東向平生聽書之所東序西向平時宴安臣之所

敬文武以降闕寺執國命易主于宮被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所不可廢也

丁卯命作冊度

傳顧命于康王也命史爲冊書法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爲相

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狄設黼扆綴衣

扆屏也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更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陳之事者也黼扆屏風畫爲斧文者設鋪展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

篾竹結反○此平時見群臣覲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爲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篾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繒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凡因事仍凡是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

西序南向平時宴親之所必兼設之者成王寢疾之所患依意其在此而不專於此意其有彼而或不專于彼也有如在其左右意思底致也

丹漆几

丹漆几也雕飾如在西序大玉夷玉及天球玉也河圖在東序胤嗣所製之舞衣及大貝鼖鼓皆制作精巧倫文事者則陳列在東序凡所制之文和所制之弓垂所制之竹矢皆制作精巧倫武事者則陳列在西序凡所制之器亦皆制作精巧倫文武事者則陳列在東西序大玉夷玉及天球玉也河圖在東序胤嗣所製之舞衣及大貝鼖鼓皆制作精巧倫文事者則陳列在西序凡所制之弓和所制之弓垂所制之竹矢皆制作精巧倫武事者則陳列在東方此皆先王世傳之器非成王平日之所服御者故設之以寓如存之感也

上設展坐是成王所憑藉者此設器物是成王所觀閱者越字承上文亦狄之所設也越玉五重陳寶作冒下詳其處西壁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此玉之

綴純文貝仍几

此且如聽事之坐也東西廂之間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養國老樂群臣之坐也豐席蒲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親屬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紛綸也以玄黑之色雜爲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南嚮之展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那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越玉五重陳寶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

五重比說則皆所寶之器物也西序參以大訓者寶聖言也東序參以
者寶神物也兵用之文舞大貝用之冠飾鼖鼓用之言樂備供文事者也戈
弓竹矢供武備者也兵見病乃中慶二意此皆成王手澤之所存故設之以
象其生存耳能傳意不重

之文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方 于東西序坐北劉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劒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于河一六居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一名翠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并徙以為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于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于祭陳之示能守也于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 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為先輅則革輅象輅為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鄉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與輅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為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

二人雀弁時將迎新主故用儀衛以備不虞使武士二人戴雀色的弁執惠之立于畢門之內四人戴鹿皮的弁執戈刃向外夾立于東西兩階近堂陵之處每階二人又大夫一人戴冕執劉立于路寢之東廂堂一人戴冕

執鉞立于路寢之西廂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廂之階上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廂之階上一人冕執銳立于東邊小階康王居憂于東室故凡儀衛之陳皆以東爲先也

上陳儀物以象成王爲將傳顧命而設此陳儀衛以迎新王爲將受顧命而設弁者士服也士皆立堂下冕者大夫服也大夫皆立堂上貴賤各有等級平居以備宿衛而今日以壯儀衛者也即見堂之廉陋處每邊立二人故曰夾上先西後東者以成王殯在西序尊先王也此先東後西者以康王在東重新王也

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戺鉏里反戣音逵○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爲之、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外嚮也、堂廉曰戺、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銳當作鈗、說文曰鈗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奏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

〔王麻節〕儀物既陳宿衛既備乃迎嗣王入受顧命以受命重事且有祭告之禮故變凶服而用祭服康王麻冕黼裳由西階升堂蓋未受顧命猶不敢以主道自居也公卿大夫及諸侯皆麻冕蟻裳從王而升各入班次焉

此以下乃康王受顧命之事由賓階隮者猶以子道自處不敢當主也卿士邦君三卿不與蟻裳還是吉服受顧命大事如見成王故君臣皆吉服也即位者康王就受命之位羣臣就助祭之位也羣臣不言升階者從王升也

〔太保節〕王與卿士邦君既升矣太保是受遺詔的太史是奉冊的太宗伯是相禮的三人皆服麻冕彤裳純用吉服大圭乃天子之所守則太保奉之同爲祭祀之主瑁爲朝覲之主則太宗伯奉之皆由東階升堂遺命冊書乃太史之所作則太史執之由西階升堂遂以此冊命進之于王太保宗伯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所以升自東階太史尊先王之遺命所以升自西階也

此三卿繼君臣而升也麻冕彤裳皆吉服皆是奠祝故其服同各有所主故其事異太保總大權故承介圭宗伯主祭祀朝覲之事故奉同瑁太史職載筆作冊度故秉書者持之以升御者奉之以進也太保太宗由阼階升者先王之大寶有主道故也太史由賓階者將以書進于君故與王同升也

環以惟聖罔得之徒、有志于復古者當深繹也、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隮子西反○麻爲冕也、隮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于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于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

皇后節成王顧命之詞太史記書之于冊以授康王而復口陳其意謂大君成王當大漸之時親憑玉几發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的大訓若臨我周之天下然既居大位必有大法汝必率而循之凡所以柔服萬民安勸庶邦者悉遵先王之成法于以燮和天下之臣民使皆相安相樂無一人離心能如是則可謂善繼善述慰答宣揚文武之光訓而不負其啓佑之意矣先王之所望于汝者如此可不勉哉

此太史傳授顧命于王而陳其大義也文武之訓只是述大猷之可畏而欲後人敬守之者自其正大而言則曰大訓自其昭著而言則曰光訓其作一也君臨三句正嗣訓之事而末句又應轉嗣訓說臨君周邦者承□□之意也率循大卞者由其奠麗陳教之法度也燮和天下者致民于□□不違之中也俱要無忝能二節意謂然居大位則當由大法而由大法斯能致大和須由說爲是用字承上三句來答揚□□□而宣揚其美也

王再節康王既受顧命乃再拜而起答說君道甚難天命可畏眇眇然我微末小子其能拾大猶循大法致大和如我祖父之安治四方以敬畏天命乎蓋深以不勝爲懼也

此康王再受顧命而致其謙辭也亂四方與上君臨三句應敬忌天威與上答揚句應然須□氣說下惠文武成王言我微末小子其能如大位由大

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珪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皇后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大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卞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眇小而如亂治也王

法致大和如我祖之奠麗陳教我父之嗣守大訓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敬是不忽忌是不敢即在亂四方上見

乃受節康王已拜受顧命乃受太宗伯所奉之同瑁瑁則授之于人同則用之以祭王乃三致肅敬進爵于神位之前三酹酒于同中三奠爵于神坐告其已受顧命也宗伯乃傳神命說先王已歆饗矣

此康王祭告成王言已受顧命也乃者繼前之詞既受冊書乃受上宗之同瑁也受同瑁上要見受介圭意瑁雖未用同則用之以祭焉宿者從王立處三進爵于神所也祭者酹酒於神坐前也咤者奠爵于神坐前也每一進爵則一酹酒一酹酒則一奠爵如此者三非謂三宿三祭三咤非一齊事也此節宿祭咤獻之事

太保節康王既行祭告之禮以所奠的同爵授于太保太保受之然不敢用之以祭遂下堂盥洗其手更用別同盛在璋瓚之中持璋瓚以報祭因授同于宗人使之代安神坐遂拜以成禮蓋其已傳顧命康王以子道自處亦代尸答拜焉蓋太保以元老大臣受托孤重任故王答其拜所以致敬也

此太保報祭成王言已已傳顧命也王既咤而反爵于太保故授之太保而太保受之也用異同者所以別君臣之分也璋所以盛同者如盤盥之類王答拜者爲憂居宗主以子道自處也此節蓋亞獻之事

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託于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于是致意焉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咤陟嫁反○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酒也咤奠爵也禮成于三故三宿三祭三咤蘇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酢疾各反○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報祭亦亞祼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保供王故宗人供太保太

太保節先祭將畢有飲福酒之禮此時宗主居喪不可飲福太保乃代王行之宗人酌酒于同以授太保太保受之先酹酒于地然後祭酒至齒益方在大喪之中不甘其味也于是退居其所立之位以同還授宗人而下拜以謝神賜王又代尸答拜焉

此太保飲福之禮也祭是將飲福而酹酒于地也嘗旨不甘其味意上報祭而拜敬告神命也此飲福而拜敬謝神賜也此飾是終獻之事也

太保降節祭禮既畢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助祭之諸侯皆出廟門俟見新君如見之東始焉

所收不特祭器自四坐以下八飾皆是蓋并饋物俱徹而徹之也出廟門俟者君在廟門內則尚為子在廟門外則方為君故俟新君之出以聽其正始也

康王之誥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

這是康王初嗣位君臣相與戒勉之詞史臣叙其事因以康王之誥名篇

王出廟史臣記說成王既崩康王初立羣臣候見新君王乃出立于應門之內于是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分領所屬叙立已定乃皆陳布黃馬四疋束帛儷皮以為庭實諸侯各奉所奉主幣以幣帛致詞說天子新門大位羣臣禮宜朝見我二臣于在外為主滿衛者敢獻其壤地所出之馬黃帛以為贄皆是之係敢陳已畢乃相率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

再拜稽首而致敬盡禮焉是時康王已即大位宜樂前人之德者故亦答拜繼統之新君居憂之宗主禮當如是也

此康王朝見羣臣所以始也出字還是出朝門而立在應門之內執瑁朝諸侯也古以瑁禮朝那門故稱曰實黃朱是陳于庭者主幣是執于手者壤地之奠贄幣黃朱及幣言主不過合符於天子者耳一二臣二句所以表見君之心再拜稽首所以盡敬君之禮嗣德即嗣位意史臣就答拜上形容二字出來一以見繼統之新君一以見羣居之宗主宜答拜而拜群臣告王及王答羣臣嗣已亦不出嗣德之外故史臣特表而出之

實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實稱再拜稽首圭幣德答拜

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朝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變周公為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黃四馬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為庭實或曰黃朱若篚厥玄黃之類實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奉圭兼幣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莫贄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

大保暨芮伯史臣記說諸侯朝見康王行禮既畢太保召公及司徒內伯與冢宰告命進相序定位次又告再拜稽首說王今已爲天子羣臣敢致敬進言于王說告命之成湯以聖德克享天心創造商家六百年大基業至紂無道皇天厭棄遂一旦改革其命使他盡喪了天下惟我周家文王武王二聖相承乃大受其命以開一代之基業所以然者實由文王武王能撫恤西土之衆使得其所是以人心歸于下天命眷于上信非偶然也夫文武相繼恤民如受天命得下如此其難也王可不盡君道以保之乎康王生長富貴不知創業艱難故召公率諸臣進戒首之以此所以警悟之者乎矣

此下二節皆召公率羣臣進戒康王之詞此係述文武得天下之難開國規模之也上不言相指此言之者上是分班儀此是合班儀也曰嗚呼羣臣敢告天子丕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羌若未詳蘇氏曰羌羌里也文王出羌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羌若即下文之厥若也羌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惟公曰仁夫公子稽類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蓋爲後者拜不拜故未爲後也弔者合者謎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類成爲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爲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先王祗德保小民惟和惟丕時休烈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故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拜手稽首旅王若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予一人永言配命成王畏相惟周公宅新邑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成王既黜殷命撫綏萬邦巡侯甸侯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洛邑成王既歿庶邦冢君暨百工出入王命惟予一人釗報誥

惟新陟召公又說我周自文武艱難剏業恒我新升退的成王以鎮撫守之且一賞一罰皆本當狥一己的私情惟理所可好則好之而賞必當功與所可惡則惡之而罰必當罪公生明絕無私曲是以賞一人而天下以勸罰一人而天下以懲民志定王業安而文武之大功不至于動搖用以此施及于後世之子孫亦有盈成歷洽之美而享有今日之天下今王嗣位其敬以保守之哉敬之何如治安之久易有陵遲之漸哉祚之初皆絕覬覦之萌必振飭戒務張大六師之制使器械嚴整士氣益明足以鎮服人心鎮定天下切不要姑息懈弛使我高祖文武不易得的基命墜壞而不終也

此敘成王守天下之誰而因勉之也賞罰是天命天討君道之大端所在小大而言畢協是出于天理而無一不當功賞罪之謂歟功指克商而言受天命之功業定于上句來文武之所賞慶者成王能述其事故能定其業也休與功一意在文武創業曰功在成王繼美曰休用敷遺後人者以此盈成歷洽之美而施及于後王也成王能奉天命定前功而貽後休守天下何其艱難也此與顧命敬述嗣守前烈大意略同我小子雖說下一句即敬哉之事張皇其說則不越之意張皇六師者有以公其賞而不爲姑息之仁也既有賴矣光揚大烈益恩威命則其族類無壞者郤繫遐之美以承燕定之功使文武緊得之命愈遠而不墜也嗚呼師者一則治安之久防發世陵遲之漸一則踐祚之初絕天下覬覦之萌亦是濟艱難意思

王若曰庶邦冢君暨百工因羣臣相與進戒乃呼而告之說謂庶邦侯甸男衛之君暨侯甸男衛之臣既有陳戒于我惟我一人劍將亦有語詞以報答于爾其明聽之哉

此下康王答羣臣之詞報語者羣臣說侯有陳戒于我我亦答之以語也要兼羣臣說下二節即報語之詞

新陟王畢協賞罰厥功用勸遵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墜我高祖寧命陟升

退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令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戎衛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寧得之基命也接名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寧成之世多頌寧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奠會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凌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于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隆先王之業總祖父之離上下苟安甚至于口不言兵亦異于召公之見矣可勝歎哉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報誥而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康王

吉君能康王告諸侯說昔我周文王武王爲君有導博均平之德減薄稅斂使天下都富是無有困窮之有罪惡不得已而加刑又輕省而不深刻謙恒而不差誤不曾少怠去求人的罪惡其務德而不務訓如此這箇心量之于外則推行到那至極的去處存之于內則兼盡而無缺憾其誠信無有一些虛假內外充實自然光輝發越明曰在天下人的耳目文武有此聖德宜無懷于君臣之輔者當時則有如熊羆之武士與絕一忠寔不二心的賢臣同心協力相與輔佐以保護經理我周之那國故文王武王用此承受正大之命于上天大亦以此順文武之道謂可以君于天下而付畀以四方之大也夫文武以聖德而前難賢臣輔佐如此況我今日寧不賴爾等之助乎

此與文武得天下之由以寓求助羣臣諸侯之意也重在得臣之輔上看不重在二句就事上說而心在內蓋溥博均平以養民之財不務聚斂以全民之命皆仁心所在此底至者仁心體之于事無所不用其極是外之充實信者仁政本之于心無所不盡其誠是內之充實昭著于遠近而人皆信之此則外有三字重看謂文武之聖宜無藉于羣臣之輔者而當時則亦有如是者臣以輔之而況我之今日寧不賴爾之助乎

能罷不二心總是一人如所謂義德容德者以燕乳故言其忠勇以輔治故言其忠寔耳保又要見輔君廣德慎罰意用字承文武得人之輔來說命名

言其忠寔耳保又要見輔君廣德慎罰意用字承文武得人之輔來說命名

天命大公至正可受而不可圖也此句與以服受上帝一般厥道指廣德慎罰之道言有與四方正順之也

乃命爾康王又說我周文王武王既得賢臣以創王業猶慮後人無以守之乃命爾康侯國樹立藩屏其意蓋以後世子孫繼體守成要這等人輔佐于異日

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稱名也**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咨庶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能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敎道付畀四方**丕平富者溥博均平海斂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咨者不務咨嗟節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庶至者推行而庶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庶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揜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于天下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羣臣諸侯之意**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二伯之尙皇羣辟侯衛先公之臣服于宅茲嗣予一人輯予一二伯父尙皇羣辟侯衛予羞**天子稱同姓諸侯曰屏以輔後人其慮後之遠如此今予以下正勉諸侯休先王之心以羣之當然也顧者顧念而不忘之謂綏者安守而不易之謂先公臣先王之即武勇忠實足以保乂王家者也下四句即是顧綏之實恤者承付畀四方之業而德化威武恐不能如文武成王之意兼德罰又恐皇六師看用羞字承乃心來用以此心而奉順之也奉順不過分君獻念卽保乂上家之鞠子羞卽應懷高祖寡命而言能奉順君心而不遺之爲訓顧綏之實恤無愧于先公矣夫諸侯之在外者猶當輯我如此而況在內之羣臣乎所以助我耶

羣公顧史臣記說太保召公等既皆恭聽王報誥已畢乃皆相揖趨出而趨出王釋去冕服還著喪服蓋行即位告祔事功行居憂之禮也

羣公自太保以下皆是命卽于報誥之命也相揖趨出謂入臣順命之恭釋冕反喪服正人子居喪之禮以吉服見諸侯乃召公當危疑之時明正始之義不可以常禮言也○正始之義與禹謨尙其備預命康王之誥蓋其變

畢命

畢公命畢公代君陳保釐東郊史錄其冊命之詞以畢命名篇

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子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喪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

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冊書豐刑此爲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足道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

嗚呼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畢公代周公爲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

惟十節史臣敘說康王即位十有二年六月初三日庚午越初五日壬申王若曰嗚呼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是日之朝步自宗周至豐親告文王之廟以洛邑下都之衆命畢公保釐之

盖殷民自周公君陳以來雖向化已久而頑風尚存必保以安之然後能成周公若曰

無不遂其生蠢以理之區處分別使無不順其流然後能成周公若曰畢公嘗相文王故于文王廟命之以保釐之事文王謀命恭有保釐二字于下若曰

畢公嘗相文王故于文王廟命之以保釐之事文王謀命恭有保釐二字于下若曰

別淑慝在內篇中不剛不柔是也保則寓恩意于旌別之中承天之寵

則厥品節于旌別之際不失之姑息要歸得意嚴事行道以成周之

東郊者以民而言則殷民是周家成業所在以地而言則下都是鎮京之

故也

王若曰康王冊命畢公嘆息而呼之說道文郎惟我周家當初受有殷命易得來寬由我文王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我武王聰明作后龍綏四方有此大德敷布于天下用能受有殷之命而撫建大業也

此二節以得殷之難欲其重保釐之任而不敢忽也大德就發于政治者言如奠麗陳教丕平富不務咎等事曰文王武王者見其相承之久曰敷大德于天下見其所及之廣也受殷命要就出得殷民來用克二字重看

惟周命康王說惟此下都之衆周公寔始治之其功有不可泯者益周室懿親累世輔政既佐文武又相成王用能安定國家保固王業當時以殷民

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冊書豐刑此爲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足道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

嗚呼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畢公代周公爲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

反側難化則加意謹戒區處防閑極其周密將地移到洛邑密邇王室日聞我
周家的仁聲善政親近我周家的仁人君子使潛消其頑嚚之習而化于德義
之訓恭自遷洛以至今日撫摩馴習既歷三紀之久當時之頑民老者盡少者
壯世運已變更矣然後來惡之民悉化爲友順而風俗翕然其移豈勿爲如今殷
民化而四方俱安天下太平無可憂慮之事我一人得以垂拱于上安享和平
之福斯豈一朝一夕之所致哉

此告以化殷之難欲其慎保釐之事而不敢易也左右綏定此言惡殷以下
即綏定內事遷殷雖有成王時然輔成王以化殷即是遵文武之成烈故總
以左右先王言之諫惡是周公因時爲治之大体遷于洛邑三句正所以諫
惡之者密邇王室是比尒我周之意式化厥訓者用以是而使化于德義之
訓也既歷二句承式化句來三紀內含君陳中中在世變即歷三紀風俗即
下收放心詩中已字始字可玩鑿鑿意全在此四方二句申說無虞全在殷
民上別出從化字生來亦要看得是難之之詞不可只做慶幸說

道有陞降言世道有隆有汙若風俗淳厚人心和順則世道日升風俗薄
惡人心澆漓則世道日降故爲政者當因俗官寬而寬宜嚴而嚴務在變通以
官民此爲治之大端也昔周公之時殷民習染舊惡世道方降故諫惡而遷
其治當嚴至吾陳之世殷民漸化爲善世道初升故從容以和之其治尚寬皆
是因俗爲政者其在今日世變風移善者固多而不善者亦間有之又當剛柔
並用分別善惡使善者勸昭明人知懲勸乃政体之所宜也若爲善的不懲其善
也與不善的一般混淆從違莫定其何所視效以爲勸乎此所謂保釐也

此不以今日化殷之道申前意申說道是連諸世者就人心風俗言政是指諸治者就法制文化言也道既以時而升降則功化當因時而
變革蓋殖別淑慝之時不可泥于評始和中之政也下藏字指職業修行義
良言上藏字指表宅里樹風聲言不藏厥臧則是泥于舊政而不能由俗矣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遂殷頑民遷
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
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畏頑民遷于洛邑
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
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藏厥臧民罔攸勸

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汙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時作君陳申公之世則將
升于大猷矣爲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欲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爲政
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
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
子

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
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
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爲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嘗付畢公以保釐之寄
故敍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
以周公之事往哉

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往哉言非周公所爲不敢屈公以行也

旌別淑慝表厥井疆彝訓攸昭惟治衆之道
如此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旌多旱反守舒究反○淑

之民蓋承平日久法制易弊人心易玩若根本之地常加修攻理則王畿萬
歲有備無虞四方都鄙威御德安享太平之福矣豈特設民順化而已哉
此示後日因俗之政所謂保安者也首可見綱要見因俗為政意基式化
厥訓之後無無好惡之良心而能承之時不可無勸懲之大法則所以
變通乎講惡之道以成保安之功者莫要于此上文所謂不祇厥德罔厥
厥二句是旌淑之意邪惡之句是別無安保安之功者莫要于此上文所謂不祇厥德罔厥
辜勸彰善二句即旌表之意上曰罰惡二字兼懲戒之意善者彰則惡
者自愧是彰其善懲也使人有所感動曰罰曰罪即克句亦即
在殊井疆上見畫慕一字兼厥宅里井疆既已區別而郊圻封守一或不嚴
則惡為有藉主之風而淑者不獲安全之利即四方之無虞未可保也故
復以尊嚴王畿告之郊圻以地言封守以人言車甲字係守衛一以蔽句警根上說同康四海
之勢一以慶王畿之帝皆所以防範爭人心者以廣句警根上說同康四海
則不惟殷民之善者安其宅里惡者安其井疆而四海之大皆將歸心向化
而無反側動搖之足患矣此三句乃因言旌別之政而及之者

政貴簡康王告畢公說公之保釐東郊凡設施于政事者必貴乎簡令者當出
為經常之典守之而為書一之規不要朝更夕改凡宣布于衆令者當出
要休則與事而言趣悉完要則簡約而切中事理不要務為繁文至于作冊
逗撓未一切好惡之事決不可為姦政而好惡則憑須更而厭持久安能休
言而好惡則言徒多而不切理安能休要此治休之所當戒也所以然者何
蓋商之舊俗漸染紂惡靡靡成風相與隨順惟利口捷給為賢雖以周公
君陳之聖猶之而習染餘風尚未殄絕今其念此凡政令所施務有渾朴
之休而盡化其澆薄之習可也

上欲貴立治法此欲其敦治休以為則之道仍之紀綱謂之政以為則
者號令謂之命皆作民成俗之所係也有恒者始終不易行以示斯民之
善惡惡癉病也庶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
之類顯其為善者而病其不為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
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
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惡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
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
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屢省之乃所以尊嚴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風未殄公其念哉恒胡登反○對暫
之謂恒對常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寔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
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

言不足貴不足尚也此三句曰論治休當如此未就治殷說商俗以言
所以戒之故也靡靡是相隨順而不能自持意與有恒及利口則支詘而
不簡約與休要及正所謂好異者也餘風未殄本周公君陳說來念者念商
俗之弊而繫有恒之政修休要之詞以治之也要歸旌別在內

我聞曰古人有言凡世享祿位之家為逸樂奢養之所移少有
能卒由于禮若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遂肆為驕淫陵虐有德之人夫天道
好謙而惡盈既以湯陵德則其悖逆天道甚矣由是懷壞風化競為奢侈
將無所不至蓋人惟禮為能制欲由乎禮則必入于修此非特一時為然
為世祿之家皆同此一流可深慨也

上言治法治休則淑慝固有以治之矣猶不先有以訓之何以考其從違而
施旌別之政哉故又言殷士之當訓而先引古語以起之也酣克由禮是惡
之源以湯之句是惡之流陵德與悖天道一直說德且干心上天降衷之
也以驕蕩而陵虐之則見悖于天道矣敝化奢麗者謂敝棄淳厚之風化而
以奢侈美觀相尚也末句總承上四句說見殷士之惡蓋有自來也

茲殷殘康王又說今茲殷之衆士正是世祿之家其積習奢靡安享富貴有自
來矣夫人之私欲每與公義相為消長惟怙侈長傲恭必至統滅了義理義理
既滅則無復有羞惡之萌徒以服飾之美炫耀于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
流而不止為驕為淫為秩為篤百邪並見不至于亡身敗家以罪惡終
在其間公君陳相繼化訓雖以懲收放逸之心奈何習染既深惡未尚在縱使
一時勉制德恐乘間而發所以防閑其邪者在今日甚難公不可不念也

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在商俗則尤為對
府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往往具無
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十崩今以商人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
隨風靡爭口辨無其實先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惟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鮮上聲悖
蒲沒反○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奢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虐有
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
古人論世族之發之

美子入騶矣若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

此正言殷士之惡也席寵句對世祿之家看怙侈句對驕字克由禮看服美句對喪德侉淫者驕淫句對敝化奢侈看是滅義者惡之源而服美三句亦惡之流也收放心即前化訓風移本周公說而閑之惟艱处略帶君陳在內蓋謹毖之時雖或知所收斂而寬和之後尚未必其潛消所以防閑其後者誠不易也與上餘風未殄相應

資富節康王又說庶士席先世之寵有富厚之資使不知所以教之則彼將恣情縱欲伐性傷生故必因其資富從而教訓之使其心志不爲嗜欲所移則可以保全性命之正而年壽長久矣然所以訓之之方惟德與義二者而已德者心之理訓之以德則不至于以蕩陵德義者事之宜訓之以義則不至于怙侈滅義蓋此德義根乎天命之正合乎人心之公乃天下之大訓也然用此爲訓又不徒以己意言之必須稽考古人德義之事述爲訓戒若不由于古訓則在我既無徵而在人必不信矣其何以爲訓乎

此言訓殷士之道正所以防閑其心者也首二句惟當訓之由資富承上席寵惟舊說言而能訓則身不陷于罪戾心不遷于異物而不至于喪生故曰惟以永年下德義爲訓則本諸同然而民易從稽古爲訓則徵諸已然而民易信正訓之道也大訓只在人心固有上見謂其民彝物則之公而非權謀術數之不合弘廣大之理而非傾邪狹小之私也由古訓如周公之明德君陳之令德皆行之于前而可述以垂訓者上二句正看此二句反看

父師節康王又嘆息呼畢公而命之說惟此殷士雖不過前代遺民而關係于我國家甚大殷士寧服則王畿皆善而四方無虞邦之安由于此殷士梗化則近者不服而遠者離心邦之危亦由于此故惟望命公以化訓殷士耳然化之之道又貴得中過剛則使人難堪過柔則使人狎侮必以愛養之心行旌別之

註侉枯瓜反○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侈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侉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己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益善無徵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

典不剛而過于暴亦不柔而流于弱而殷民化訓之道適得其中將見爲殷士者莫不感恩畏威潛消舊染而歸德義厥德信乎其能修矣邦其有不安乎

承上言殷民既訓則孰可爲旌孰可爲別可以行旌別之政矣故復更端歎息以告之邦之安危二句是言其所係之重以起下二句意不剛不柔要發得寬嚴相濟意出不剛者防閑節制之中當寓保全愛護之意不柔者調娛馴擾之內不忘鼓舞振作之術皆是因世道之升而爲由俗之政者二不字重看是從謹毖寬和上變通出來厥德是民之德允修者蒙德化而爲惟德惟義化而爲惟義有善可旌而無惡可別也

惟周節康王說昔周公時殷民反側遷于洛邑謹毖戒飭其爲能慎其始至君陳時殷民已漸馴服惟從容和緩以化導之是爲能和于中如今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在公又當剛柔互用使殷民皆歸服不變以終二公保釐之功是爲能成其終乃我所期望于公者也由周公君陳以至公雖有先後而以化殷爲心則無不同所施雖異同歸于致治之道而已將見數之爲道化則仁漸義摩無有不洽推之爲政事則綱舉目張無有不治由殷民以及四方莫不沐浴膏澤安生樂業而在四夷左衽亦皆仰賴中國之德澤矣治道之隆如此乎一人得以膺受多福而享有道之長公之功不亦大哉

此承上而因期以化殷之效也三后雖並言當重畢公身上三克字有別周公者陳是叙其已能畢公是期其必能始中終以時言慎和成俱就化殷言欲民之化而思以慎和成者心也當慎當和當成因時爲治道也其之和之成之見諸行事政也心者化民之本道者化民之理政者化民之具自有相應意思澤潤從洽治字生來言其德澤深入于民而沐浴于膏澤者莫不有善可旌無惡可別也只指東郊之民而言心一則道同道洽則政治道洽政治則澤潤生民俱相承看四夷上要補王畿又安多福指化殷及遠而言以其內外俱無可患故曰多福也

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是時四方無虞矣蓋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眷眷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衽汝鴆反

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

公其惟

公其篤康王又命畢公說惟此成周周公君陳相繼經理基業纔定而未成厥終也公能協心同道以施保爨之政使殷民順治王室又安爲我成周建立千萬年此聲名萬年無窮的基業將見勳德之盛尊崇後來千萬年此基業亦千萬年無窮的成法以治其之相爲無窮矣至于子孫有治民之責者亦將奉順今日所行的成法以治後來之民不敢更變大以公一身所建立而關係久遠如此誠不可不慎重也

此期以無窮之事業與上篇平厚者承上言成終之業豈特建于一時而已不衰垂諸于可久而子孫法之以爲治有相爲無窮者矣其字勗說中相期字基就國家基業上說下二句以垂示期許看俱承建基來子孫是畢公子孫惟文者言以之治民也亦要休無窮意

嗚呼篤康王于德終數息說先事功之不立非親之太重而畏其逼則輕而忽其易公今往東郊未可說殷民反側自昔難治遂畏其弗克惟當勉盡其心則志不阻于所進矣亦不可說殷民其勢驕頑遂忽其身制惟當敬慎其事則患不生于所易矣夫我周克受殷民此文武成王大烈之所在而周公君陳繼始和中且政跡俱欲順先王之成烈思所以繼述而保之使二公之政益加休美此在公今日之責其尚盡心慎事以圖之哉

此總戒勉之辭以結一篇之意弗克本閎之惟弗說說民驕以最不殷民訟訟亦很戾畢公君陳在周基畢公儀德敦厚或退托于周公君陳之所已爲而已不能爲者有之畢公老成更事或倚重于周公君陳之所已爲而已必爲者有之非常人遇事而有畏心玩心者如此看方得說心慎事俱以旌淑別惡滿欽若總承盡心慎事正以盡成終之責也先王指文武成王指其父畢公風稜先貫久隱在言簡政指建始和中而言基先王化殷之成功乃前人善政之所輔成者也二句串說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史臣述王命君牙之詞以君牙名篇

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聞有問○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勳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嗚呼岡曰弗克惟厥心岡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訓于前政蘇氏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爲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爲不足爲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

君牙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爲常畫日月於旌旗也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氷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氷畏其陷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今命爾予襄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乃祖考膂脊也舊舊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欽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

彝倫之內用以和協民之則而不至于乖戾朕立教之本又在于尔身道典訓在人本是身所共由至正的道理但百姓皆覩尔身以爲趨向若尔身克正則民視效觀法而自歸于正又是心所同具大中的道理百姓亦皆覩尔心以爲標準若民心不中亦惟尔端本澄源而率之以中司徒之職盡矣

此承上纘舊服而告以教民之事也弘敷二句是因民心之同得者敷之施教之道也㒒身四句是即君心之先得者率之立教之本也典則俱指彝義序別信之理而言自其有常而不可易謂之典自其截然而不可越謂之則二句雖平寔一串典教敷在臣一般正與中兼典則說体此典則于身而無大無偏謂之正存此典則于心而不偏不倚謂之中四句須頫曰氣揆阐

夏暑節不食是而後乳識與故欲與民德先須厚民生而民生甚難夏而暑雨百姓暴身田畝盼望新穀未登則怨恨咨嗟而啼饑之声作冬而大寒百姓肌膚凍裂日愁無衣無褐則愁恨咨嗟而號寒之声作益亦自恨其生計艱難耳豈得已哉司徒須時時思念這等艱难皆他圖謀所以爲衣食之易者或劝農桑以開衣食之源或輕徭役省賦斂以賙恤于後然後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怨恨咨嗟之声轉爲歡樂謳謌而民生乃見其康寧矣

此告以養民之事亦司徒之職也司徒雖專主教然而養生于富足故以養民言之暑雨無食祁寒無衣此民所以感時自傷也厥惟艱哉歎張怨咨說歎其生之艱难也須點出民不寧忠以心言圖以事言

不顯謨烈 穆王歎息說惟我周家自文王啓造區夏咸和萬民其討謨據謀大矣豈不顯哉何其光明而盛大也武王一著戎衣大定天下其鴻功駿業大矣哉何善承而無偏其謨烈非特顯承于一時而已以是開啓佑助我後人事事都合乎天理當乎人心無有一之弗正者其大綱振舉細目畢張又無有一之或缺者夫以文武謨烈垂裕之美如此是乃先命之所在也爾之祖父益嘗左右我先王成康以對揚之矣今爾所居者乃祖乃父之職所治者乃文武成康之民必須

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者歎小民之誠爲艱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飢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

敬明尔司徒之訓用以弼亮朕躬奉順先王之德以對揚文武之光命使顯謨承烈愈益光大而尔之忠貞世濟亦追配前人可也

此承上二節而申勉君牙盡教養之道也庶續由服無忝祖考而言謨烈與兼教養說自其出于經畫曰謨自其著于成功曰烈非有二也啓佑本謨烈說乃訓即上弘敷是也光命總謨烈言奉若對揚就穆王身上說尔惟四句當一氣說下追配正是無忝處

王若曰穆王於篇終呼君牙而申命之說惟尔祖父世篤忠貞在右王家其政績昭然在人耳目今尔爲司徒但由先正之旧職而遵守以爲法式焉可也蓋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使尔不能式舊典則政教修而民治不能式舊典則政教弛而民亂治亂之机関係在此可不慎哉率尔祖考所行凡所以正民德厚民生者一皆恪守家法不致失墜則四海之內彝倫敘而禮樂興衣食足而于春遂雍熙樂利之化成而天下又安矣豈不昭顯爾君有致治之美乎

此申戒其守家法以終篇命之意也文曰纘舊服曰無忝曰追配既歷告以守家法矣故此謂之申戒曰典彼行以教養負荷祖父所以忠貞服勞者民之治乱有是推所以當式之由乎乃二句一串說與上敬明乃訓四句相應率祖父內入歎明書禁昭乃辟兩入奉若對揚意講方見得申戒意率祖考之所以養民則養道立而益顯其君厚生之治率祖考之所以教民則教道行而益顯其君正德之治所以謂之昭乃辟也與前求助處相首尾看

以至爾躬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實而言之歲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歲周欽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答配匹也前人君牙祖父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illegible]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乂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曰纘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

阿命

穆王用伯冏爲太僕正史錄王受命之辭冏以名篇

伯冏拜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乃呼其名而告之說我周文武剏業成慶緒位皆一德稱乎今予一人不能全其若德乃維嗣前人居此大君之位祖宗付託之基業四方萬姓之安危皆責在成躬是以其心怵惕恒恐不勝其任夤夜憂勤寧坐于中夜而起不能安寢惟思先王適失以求無咎若人之道耳

此穆王先叙己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弗克干德對厥愆說思免厥愆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干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伯冏臣名穆等其知本哉

曰康王時冏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冏命冏俱永反○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謂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寘宴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嬖御太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遇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畧等其知本哉

王若曰嗚呼伯冏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夙夜祗懼不遑寧處厥心罔克自聖以先王之心爲心以先王之政爲政以先王之民爲民無作聰明亂舊章無依耳目從人欲以喪德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心以疾厥正爾惟弼予一人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貽大哲之恥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嘗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從才用反○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邦咸休有之官僕從太僕羣僕也從于者承承順之謂御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

嚮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功

心以心言蓋有非僻之心生于中則德愆之失者于外繩糾格己一事事如
繩外者中意兼顯潛移言先烈指上節出入六句而言
今予節于德不逮前人固賴近臣之助而督率倡道文僚長之責故我今命汝
作太僕正之官以正汝所屬群僕侍御之臣使各勉輔君德而交修于之所不
及焉凡所以匡正而繩糾之者務相率以共致其功而使克紹先烈可也
此專命伯冏而欲其盡見夕承弼之道也正于羣僕侍御內含下文慎簡之
意德乃后德二句一氣說德指言動欽威而言不逮即是不克于德意上所
謂不及也交者非一之意交修是欲伯冏及其僚屬同心一力以修之也交
修不逮正所以勉進其德者包上繩德糾謬格其非心言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
士便毗連反辟匹亦反○巧好令善也好其
言善其色外餙而無實實者也便者順人
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奸邪媚者諛
說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選擇汝之僚佐
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按此言謹簡乃
僚則汝周之時凡為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

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辟之心也先烈文武也今予命汝作大正正
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大正太僕
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冏正其羣僕侍御
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或曰周
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太御中大
夫益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此所謂
正于羣僕者合其掲君同車最為親近也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
士便毗連反辟匹亦反○巧好令善也好其
言善其色外餙而無實實者也便者順人
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奸邪媚者諛
說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選擇汝之僚佐
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按此言謹簡乃
僚則汝周之時凡為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

僕臣正僕父臣司係君德其車若侯臣是正直君子不肯苟以徇君之欲則
為君者日親正士日閒說言嬉說無業存道理法度之中而身無不正矣若僕
臣是諛佞的小人只務虛詞諂美取悅君心則其君傲狀自簡有聖人之德
是快意恣情無所不至而日愈于邪矣是可見君德之成罔由于僕臣其失德
亦由于僕臣僕臣之所關如此尔可不慎簡僚屬以翊輔乃后之德乎
此承上言僕臣與後之重以見不可不慎簡乃僚也克聖自聖與后德
俱指言動而言正即吉士謏即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者皆從僕正所簡來正
則承前有人故君克正謏則繩糾無人故君自聖矣二句即申上說

何罷罷我先王文武所立常法為子孫者常世世守之但有一樣險邪小人心
術詭僻不知法度者使他在人君左右必欺蔽君子邪不守祖宗之典尔慎
近險邪小人徇私引用使他充備戎丑日侍從之職日以非禮之事導迪君上不由祖宗之舊法無以繼紹先烈之美也
此申戒其用小人以徹其不能慎簡之失也憸人即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者
耳目之官即侍御僕從先王之典即罔有不欽罔有不臧之成法也非先王
之典猶云非先王之法言非先王之法行不可作非聖之事通節一直說下
重無貌二字無貌憸人則當用吉士可知所以欲其慎簡也
非人節凡小人進用未有不用貨財營求者尔今儻來侍御僕從若不以忠良
正直的人為吉士却把交通貨賄者求進用的人為吉士而登用之則布列左
右者皆是小人必不肯引君于當道匡衙之職遂曠廢而不舉矣夫以人事素

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
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自聖自以為聖也
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最為虐為後為繼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猶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盡其君必使之虛美蔑心傲賊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禦蔽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後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何罷于憸人
充耳目之官蔽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蓋穆王自
是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
非人節言惟貨財言若時憸厥官惟爾大

敬之大者果若如此則是尔不能敬君引用非人孤負委托我當治爾之罪不輕貸也可不戒哉

此承上節而言愈人之進多由苟合皆敬特戒之以絕其昵近愈人之根本也

蔡傳官統羣僕謂大夫卿克指伯冏言

王曰若稽古穆王告戒伯冏猶終文獻息而命之說凡我告尔之言尔其可不敬承之哉必須恐懼若有臣之忠慎簡止直之人永遠臣衛乃后以國家之典常法度不使小人在側變亂成康盛德上心乃為羣臣衛而設蔡也

此總一篇之意而申戒之以致深長之望也欽哉一氣說下來者見夕有常之意蓋寔亦指言動而言與先王之典一般永衛內包慎簡乃寔而不以貨賄昵愈人意脈乃后丁寧意則后德已慥有兒從先烈之美厥愈可免無休惕慎厲之實矣此節須括一篇意看

呂刑

穆王用呂侯為司寇命之作刑書以訓告天下史臣錄其訓因以呂刑名篇

以詰四方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

惟貨戒厥辟惟予汝享　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為善則是賄賊官汝矣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王曰嗚呼欽哉欽哉乃后丁寧愈　愈寔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文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尊其後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諄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儆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呂刑　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惟呂命史臣述叙說昔者呂侯為大司寇承穆王之命以訓刑侯穆王在位享國百年至九十歲時年已耄矣猶以恤獄重事乃大加斟酌作為刑書以詰四方蓋刑者民之司命自昔帝王莫不重之而況承平既久乃為月滋故穆王當享國之久老耄之時猶必懲懲以閪之也

此史臣先叙訓刑之由呂命者呂侯受穆王之命而訓刑也王享國以下是推其由一直說蓋由其耄荒故度以己意作為贖刑以治四方而斂天下之財也

處以流鞭扑之實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略亦與其贖鬼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富豪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衛死恐開利路以為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延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又按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呂後為甫暨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為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

昔古節居氏傳穆王之命說上古有遺訓蚩尤鴻荒之世渾厚敦龐民俗無有不良者到蚩尤時蚩尤始倡爲暴亂鴟梟兇悍相延引及于良善之民皆化而爲惡無不爲寇爲賊爲鴟張之惡以害人爲義爲姦爲宄無所不至惟是劫奪攘竊矯詐殺戮穆王推原禍亂之端以見上古不得已而用刑也

自此至覲字係下詳苗民用刑之過及帝世用刑之善皆所謂古訓也此節專是下苗民而言不重蚩尤上始字重看作亂即是寇賊姦宄罔不以下指平民而言鴟義二句是形容寇賊情狀以鴟張爲義而入于姦宄以奪攘劫竊爲事而至于矯虔此平民寇賊之惡而實蚩尤暴亂爲之始也

苗民節穆王又說自蚩尤作亂苗民轉相倣效不用善道而制刑以成作爲五虐之刑曰做常法以殺戮無罪的人于是始過爲劓鼻刵耳椓竅黥面之法但有入于此刑者必牽連入衆鍛鍊成獄并制無罪之人不復分別輕重曲直一槩加之以刑苗民淫刑流毒如此此今日所當深戒也

此言苗民承蚩尤之暴而制刑以虐民也弗用靈是不以德化民制以刑是惟以刑虐民惟作五虐二句是弗用靈二句之寔而爰始三句又惟作二句之寔也始淫二字重看五刑惟古有之而虐刑以逞則自苗民始也劓刵椓黥包大辟在內正是五虐之刑越茲二字指刑言是淫的差是不分輕重言虐刑既立有犯必刑未嘗察于獄詞而有所開釋正是殺戮無辜也有苗虐刑峻罰流毒如此其視寇賊姦宄之貽害爲尤甚矣

曰從歡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爲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耄亦張之之辭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蚩尤之反鴟處脂反○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扇熏炙延及平民無不爲寇爲賊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爲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劓牛例反刵而志反椓竹角反黥渠京反○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

民興節穆王承上文說有苗淫刑肆虐善惡不分當時之民亦皆聞風興起相與漸染成習化而爲惡泯泯然昏迷棼棼然擾亂凡百事爲無復有忠信于心惟反覆爲詛呪盟誓相欺相詐而已當時無罪之人被其虐威陷于刑戮的方心口嗟怨告其無罪于上天上天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而其所發聞者惟是虐刑之腥穢有苗之惡上通于天如此故天假手於有德之君而殄其世也

此言苗民之惡及于民而聞于天也苗淫刑以殘民昏亂極矣故民起而化之爲昏爲亂也罔中二句即泯泯棼棼之寔蓋治世公道昭明人皆以信爲主無詛盟之事三苗暴虐善惡不分民皆昏亂無復由中之信但以詛呪盟誓爲信耳此其惡之染于民也虐威以下則是升聞于天惟及于民所以聞於天也弗用靈故無有馨香制以刑故惟有腥穢

皇帝節穆王又說有苗淫刑肆虐民之被害可哀甚矣帝舜見衆被戮之百姓無辜受刑心中惻然憐憫不忍其受此荼毒乃仰体天心大彰殺伐之威以報有苗虐民之罪竄徙其居分比其黨驅逐于三危西裔之地使不得繼世在下國以貽民之害焉蓋有苗之惡天人共憤帝舜下爲民除虐上代天討罪此所以刑當其辜而萬世稱好生之德也

此言苗民淫刑之虐以示用刑者當知所戒也不重舜上首句須承上先點天矜於民意報虐以威正奉行天威也遏絕二句言竄徙分比使不得復享

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是始過爲劓鼻刵耳椓竅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爲差別皆刑之也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 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棼敷文反又音紛○泯泯昏也棼棼亂也民相漸染爲昏爲亂無復誠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呂氏曰形於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爲馨香而刑發腥穢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舜也以書考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皋陶皆舜之事報苗之虐

其國正報虐以威之寇也

乃命穆王說告者二苗肆虐百姓無辜爰制無辜告訴之情哀聽諸神若以乃命絕黎苗之命使無繼世在下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通在下明明若鰥寡無蓋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羲黎帥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善不得自伸而反蓋藏阻抑以得禍者衆蓋人心不知常道則宜昧昏冥之得以入之惟常道既明禍福顯著人將求之明而不求之幽諸其常而不語其怪自然邪說屏息世道清明此輔助常道所以為正人心之本也

此下六節皆言舜辨明之言以為用刑之法此節言舜下降虐之後而以正人心為急也絕地天通者正人心之其非常者正人心之本要轉言看祭各有分非可通行如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卿大夫然後祭其先是祭地不得通行也苗民反乘誣罔弊井其鬼棄絕地天之祭通行混瀆久矣故禁絕其地天通行之祭使不得越幽明之分而瀆神祇之祀也降格如降災降祥洋洋格思之說乃妖誕以惑民者也常道實對怪誕而言明明者猶白一心公好公惡之謂鰥寡行只承乘常來鰥寡舉其至微而言包凡民在內通節修祀典輔常道二事要見得本末明重意

以我之威絕滅也謂竄與分比之類過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通在下明明若鰥寡無蓋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羲黎帥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善不得自伸而反蓋藏阻抑以得禍者衆蓋人心不知常道則宜昧昏冥之得以入之惟常道既明禍福顯著人將求之明而不求之幽諸其常而不語其怪自然邪說屏息世道清明此輔助常道所以為正人心之本也

此下六節皆言舜辨明之言以為用刑之法此節言舜下降虐之後而以正人心為急也絕地天通者正人心之其非常者正人心之本要轉言看祭各有分非可通行如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卿大夫然後祭其先是祭地不得通行也苗民反乘誣罔弊井其鬼棄絕地天之祭通行混瀆久矣故禁絕其地天通行之祭使不得越幽明之分而瀆神祇之祀也降格如降災降祥洋洋格思之說乃妖誕以惑民者也常道實對怪誕而言明明者猶白一心公好公惡之謂鰥寡行只承乘常來鰥寡舉其至微而言包凡民在內通節修祀典輔常道二事要見得本末明重意

史民濟濟盟禱災荐臻繭有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亂泰復有能修其官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辨苗之過也苗以虐為威以察為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吳氏曰二

命令上說未便是用刑若用刑則皐陶事也主名山川者衡山川以為一州之主即嶽高山大川也農字訓厚字所播種之法以厚取於土嘉穀使民不艱食也成功在三后身上看與禹明訓敘宗能成其功水土平則司空能庶其功播種與則田正能成其功皆能分若之憂也惟殷者民心無不正民居無不安民生無不厚有虞輔治之臣如此即後所謂明明在下者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穆穆王又說三后成功民既富而可教矣又恐有不率教者命皐陶為士師定為輕重適中之刑以防閑禁制百姓教他遷善去惡歸于敬德之地焉承上二節言舜以德化民三后數德及民固有以致明罰惟殷之化矣德盛入下有世德之民也即命皐陶以用刑焉中者輕重取舍無過不及之謂制字是防閑約束之意正所以革其非心消其逆志而遷之為善去惡相安于明良之中大順于惟殷之內正可見有虞之刑能輔其德所不及之意

穆穆穆穆王說有虞所以德如此當是時但見帝舜恭己南面有穆穆欽和敬之容以君臨在上伯夷為秩宗典三禮恭有明明欽精白之容以輔佐在下君臣之際穆穆明明相為終始其為德之盛如此但民之氣稟習俗未必皆善其中有敗常亂俗并德之所能化者又命皐陶為士師明五刑之無差輕重之中蓋此治民以輔其常性使同歸于惟德之勤焉其先德而後刑如此

此穆穆上二節而言聖世本之以德而輔之以刑蓋不得已而用之也惟帝舜之德盛故不得已而用刑之中即上制百姓于刑之中蓋盛世教祇德

民非勰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為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為一者如此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

王曰節穆王勉諸侯敬刑又嗟歎而告之說天生民不能自治故言之君君又不能獨治故言之臣尊哥四方諸侯司政事典刑獄者豈不是代天養民的人須是仰体天心愛惜民命可也且古人的行事便是後人的規範今尒當何所

監視當不是伯夷皆伯夷爲禮官要使民遷善刑教不犯刑禁乃須有刑法以
啓迪開導斯民使之知所趨避這是能爲天養民的尔之所當監視者今尔當
何所懲戒惟是苗民猾德作威凡獄訟附麗的尽不詳察其中之情又
不起擇良善之人以觀五刑新重之中惟是其作威虐害眼貨賂的人却用他
監制五刑乱罰無罪由是被害之民呼天稱冤上天不禍淫其所爲降以大咎
苗民無所逃罪子孫遂滅絶了這是不能爲天養民的尔之所當懲戒也

上既詳言有苗用刑之失處廷用刑之善故此總結之欲以有虞爲法以有
苗爲戒也天牧包用刑意方切非尔惟作天牧者亦以責任之重以見不可
不監懲之意下以監懲相對言之播刑之迪即前所謂折民惟刑皆益于降
典之時布刑罰于告命不待用刑而先有以教祗德不待幸文而深有以集
民愛是伯夷能爲天牧民而諸侯之所當監也苗民惟察于獄是察獄不得
其情隨擇吉人是任獄不得其人庶威奪貨反上帝于當言乱無辜等
句指殺戮無辜并制罰善言遏絶苗民乃罪事而言上帝降罪者奪奉伯夷
討者也此有苗不能爲天牧民而諸侯之所當懲也

嗚呼念哉穆王專告同姓諸侯先嘆息說凡我諸侯其尚思念之哉尔等有尊而
爲伯父伯兄仲叔的有卑而爲季弟幼子童孫的不論尊卑長幼皆當敬聽我
言我今惠幾有尔當的言當以告于尔不可不聽也天刑獄重事必須勤于聽

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
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
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
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
絶厥世 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爲諸侯主刑獄而言非爾諸侯爲天牧養斯
民乎爲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播刑以
啓迪斯民舍皐陶而言伯夷者採本之論也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
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
降咎而降罰于苗苗民無所逃其罰而遂殄滅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

斷友察詳審務使刑當其罪自家心裏總安若一有不勤則刑必不當後雖追
悔而深戒之然死者已不可復生斷者已不可復續其何益之有故尔等須無
日不加勤慎用以自慰其心無或少有不勤而至以失刑爲戒也益遍而知戒
凡事皆可惟用刑乃民命所關一成不變故但當慎于聽斷之初而不容悔于
已失之後耳夫我謂尔等當勤者恭以刑罰非所惜以爲治乃天敍其乱民蔑
奸敗暴使我爲一日之用不是常常用着的故凡人有罪也有非是故犯當就
宥者也有出于故犯當誅戮者都只在自姓所犯如何着不得一毫私意惟是
至當乃可以合天道而服人心尔庶几敬迎上天之命以奉事我一人可以我
之喜怒爲輕重如我雖要刑戮此人尔不可使依着我輕易雖有所憎當宥而
宥此人尔不可使依着我輕易縱有惟當敬謹于五刑之中辭所當辟有所當
使輕重各當好惡不偏以輔成我剛柔正直之三德這是尔真能日勤于慎刑
可以慰安汝心將使上無失刑下不犯法我爲君的身享國家太平之慶爲百
姓的仰賴君上生全之恩上下安寧之福永久而無窮矣尔其深念之哉

上統告諸侯此專告同姓也伯父伯兄仲叔是尊于己者季弟幼子童孫是
甲于己者言無論尊卑一般自上所訓敕曰言自下所受故曰命謂之格命者言
有至理見當念聽之意下文正格命也通篇以勤字爲主今尔二句是通篇
勤天齊三句推當勤之由尔尚六句承用勤之道一八三句着能勤之效也
由慰無罔或戒相形看蓋勤則無失而心安不勤則雖戒而無及尔當以勤
自慰不當至于不勤而後戒也或字統言萬一意二句一直說總是欲其常
無不勤而已天齊二句是原出于天而非我之所可專非終句是罪罔乎人
而非我之所得專兩平中有串意天命即傳我一日之命逆字有迎合之意
承天治民者予一人之心尔當敬迎上天之命以奉順我一人可也離畏二
句正逆天奉君之實勿畏着非終一边勿休着惟終一边敬字即勤字成三
德者辟所當辟有所當有以成剛柔之德辟有不用無民相安于無事之天

伯父伯兄仲叔之弟幼子童孫皆聽厥言庶
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
天齊于民惇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
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民賴之其聲
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聲
惟永 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飭鞫極
天下之勞者莫若獄尚有毫髮怠心則
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
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
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
者也尚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
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
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恃以爲治也天

以成正直之德也不徇君以用刑惟敬刑以成德一戒一勉相形看正是敬迎上天制刑之命以順其君敬天之心者也長我王國而從欲以治是君有慶不犯非辜而胥匡以生是民有賴君慶民賴便是安宅惟永者安宅之福及子無窮也末繳諸侯不可不勤以足聽我格命之意

吁來節穆王又歎說爾汝有國有土的諸侯皆來聽我之命大抵雖凶器然用之不濫實足以助教化而安百姓這乃是祥刑今爾等欲用此祥刑以安百姓何者所當選擇得非理刑之人乎蓋刑官乃民之司命不得其人則流毒甚衆不可以不擇也何者所當敬慎得非用刑之事乎蓋刑者一成而不可變率意用刑則追悔無及不可以不敬也其何者所當審度得非獄詞之所連及乎蓋連及的人或由于好吏羅織或出于罪人攀累偏聽誤信則枉濫必多不可以不審度也這三件能盡其心則刑無不當而民無不安矣非祥刑而何

此節同姓異姓而并告之蓋用刑之綱領也祥刑惟上安百姓何擇二句乎看重不可不盡心之意人所以主刑者擇人則有敬心矣而不爲威當所奪所謂罔擇吉人者無有矣用所以定罪者敬刑則能制刑之中而不爲刑虐之法所謂罔察于獄者無有矣及者獄辭之所連度及則有簡核之定而無比附之私所謂亂罰無辜者無有矣必如是而後可以安民也要休曰何曰非祥而何應意此節言十六節看

兩造節穆王告諸侯以聽獄之法說凡民爭訟曲直必有國家的人一人不到

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慶非及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

難以偏聽又有供詞與証佐一件不備也不可憑據須是兩家爭訟的都到官又辯與証都完備了乃與衆獄官共聽此應于五刑之辭若所聽之辭簡核情實已皆可信方纔質之五刑以議其罪若使議罪之時有詞與參差不相應的是刑有可疑者也則質于五等之罰而許其贖矣若議罰之時猶有詞與參差不相應的是罰有可疑者也則質于五等之過而直赦之矣

此下六節詳用刑之節目要之不出擇人赦刑慶及中事節節要見民安刑祥意此節示以聽斷之法也兩造二句以聽獄言五詞六句以斷獄言爭必有兩造不至則不可信爭必有詞証一不備則無可據然必兩衆聽之者參諸衆人之公而不徇乎一己之私也五詞簡實以下只相推下去欲其原情定罪而已重在疑上不可以法之叔分看蓋穆王意在罰贖重

五過節穆王承上文說五罰固有五過以寬宥之矣然此五過本是要問釋無辜但典獄之官多有容私徇情舞文玩法者其病有五或畏他人的權勢而不敢執法或戚親門已的恩怨而不問于公或聽婦人的言語或受人的賄賂或聽人千求而詳讞則五過不足以釋無辜而反以惠姦宄枉法之人先自壞法病有可惡其罪當與犯人同科尔等必詳審情察務盡其能庶几無五者之病矣

此乘用法之敝以戒之也承上五弊簡字六句而言獨言過以見刑罰且五疵內兼出入言當正于五過而入之是故入也不當重于五過而出之是故出也審克云者考察精詳而盡其聰明之能可宥則宥可罰則罰而不以私意出入之也治獄者不審則誅審而不盡其能則忽故篇中多言審克

五刑節穆王又承上文說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是五刑中可疑有當寬赦的人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是五罰中可疑也有當寬赦的人汝須敬慎不忽忽之一詳而盡其能既不至濫及無辜亦不至縱釋有罪可也如刑罰推究得實是可信者多亦未可就加以刑罰必考察其容貌何如蓋詞猶可以偽飾而顏色之間

簡核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字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於五刑也不簡者辭于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于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于罰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于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蔽于刑罰亦然但言于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五刑之疑有赦**

則有真情發露而不可掩者如有可疑猶當誤赦以寬之也若無情實可以推究其爲疑獄顯然當赦之不必聽矣然疑獄雖明私心易起皆務爲寬恕以致其欽恤的過于推求以致有故入的皆非公心必然受天譴怒尒等俱當戰兢惕厲常如上帝赫然臨照無敢有毫髮之不盡心可也刑其有不祥者哉

此與疑獄之當讞以免之也亦本上五辭簡宁六句而言蓋上言疑讞疑獄上當如此而此復申言之謂其擬斷疑獄之際不可不致謹也重在讞疑獄上看審究處且虛講蓋刑罰疑赦之際得之則矜疑者獲全失之則無辜者濫及不可忽也簡宁四句正所以審究之者重出罪一遊惟恐其疑而不得赦之意簡宁有衆若可定其刑罰參伍猶且或有可疑而至于誤入也則于親而稽之無簡即所謂五刑不服者此五刑罰之疑者蓋恐過于難未而或不得赦也其宁訓俱宁永上簡宁無簡衆所謂審克者蓋如此

墨辭疑赦上說五刑之疑者固有五罰以赦之但罪有輕重則當有多寡不可以不審也如是刑有疑而當赦的罰他綱金一百鍰既免本罪必詳視其情罪宜有可疑而後赦之劓刵墨劓允重有疑而當赦的其罰加倍至二百鍰亦必詳視其情罪宜有可疑而後赦之判刑比劓刵允重有疑而當赦的其罰加倍而又有參差至三百鍰亦必審定其罪無輕赦也宮刑比劓刵允重有疑而當赦的其罰六百鍰亦必審定其罪無輕赦也大辟之刑乃五刑之極重者有疑而當赦的其罰至二千鍰亦必審定其罪真可赦而後赦之也然這五罰的條款其間又有不等墨罰之條有千劓罰之條有千劓罰之條有五百宮罰之條二百大辟之罰其條二百總計五刑之條凡有三千所謂正律也但律文有限罪犯無窮若律無正條難以定罪者又宜上下比附其罪如罪疑于重比諸上刑罪疑于輕則比諸下刑細其情罪相當輕重適宜然後斷之也然此比罪之時識見未定多有惑于人言而妄爲比附者必裁度可否無聽僭差混亂之弊亦有泥于古法而强爲比附者必斟酌時宜勿用今所不行之法務要明考法意反覆推求究之詳審盡其能無致于刑之用各得其當斯

此正詳言五罰之法乃穆王未意創所謂度作刑以詰四方也墨辭疑赦至其罰千鍰閒宥其罪是言五罰之多寡有定數墨罰之屬至三千屋中之科條有定律閱定以贖法言簡閱陵當使罰與罪相當不可苟也審克以律條言只根此刵說律之所載有限而人之所犯無窮故罪疑于重則以罪比之罪疑于輕則以下罪比之所謂上下比罪也無僭四句一戒一勉形說蓋比罪之時法無定據斷有不惑于人言而妄比附者必審以定見無差誤于衆人僭亂之詞可也律無所依斷有不泥于古法而强比附者必以時宜勿輕用夫人所不行之法可也惟察二句一串說謂詳明上下刑之法意以求當乎罪人所犯之情狀之詳而議盡其照刵也如是則罪無正律者且無不得其宜矣而況罰有明條者豈不閱實其罪如此歟方是

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宁有衆惟貌有稽簡不聽其嚴天威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爲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意褻之不盡也墨辭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辭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劓辭疑赦其罰差閱實其罪宮辭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辭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辭之罰其屬二百五

要明考法意反覆推求究之詳審盡其能無致于刑之用各得其當斯

此正詳言五罰之法乃穆王未意創所謂度作刑以詰四方也墨辭疑赦至其罰千鍰閱宥其罪是言五罰之多寡有定數墨罰之屬至三千屋中之科條有定律閱定以贖法言簡閱陵當使罰與罪相當不可苟也審克以律條言只根此刵說律之所載有限而人之所犯無窮故罪疑于重則以罪比之罪疑于輕則以下罪比之所謂上下比罪也無僭四句一戒一勉形說蓋比罪之時法無定據斷有不惑于人言而妄比附者必審以定見無差誤于衆人僭亂之詞可也律無所依斷有不泥于古法而强比附者必以時宜勿輕用夫人所不行之法可也惟察二句一串說謂詳明上下刑之法意以求當乎罪人所犯之情狀之詳而議盡其照刵也如是則罪無正律者且無不得其宜矣而況罰有明條者豈不閱實其罪如此歟方是

墨辭疑赦上說五刑之疑者固有五罰以赦之但罪有輕重則當有多寡不可以不審也如是刑有疑而當赦的罰他綱金一百鍰既免本罪必詳視其情罪宜有可疑而後赦之劓刵墨劓允重有疑而當赦的其罰加倍至二百鍰亦必詳視其情罪宜有可疑而後赦之判刑比劓刵允重有疑而當赦的其罰加倍而又有參差至三百鍰亦必審定其罪無輕赦也宮刑比劓刵允重有疑而當赦的其罰六百鍰亦必審定其罪無輕赦也大辟之刑乃五刑之極重者有疑而當赦的其罰至二千鍰亦必審定其罪真可赦而後赦之也然這五罰的條款其間又有不等墨罰之條有千劓罰之條有五百宮罰之條二百大辟之罰其條二百總計五刑之條凡有三千所謂正律也但律文有限罪犯無窮若律無正條難以定罪者又宜上下比附其罪如罪疑于重比諸上刑罪疑于輕則比諸下刑細其情罪相當輕重適宜然後斷之也然此比罪之時識見未定多有惑于人言而妄爲比附者必裁度可否無聽僭差混亂之弊亦有泥于古法而强爲比附者必斟酌時宜勿用今所不行之法務

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宁有衆惟貌有稽簡不聽其嚴天威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爲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意褻之不盡也墨辭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辭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劓辭疑赦其罰差閱實其罪宮辭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辭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辭之罰其屬二百五

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鍰胡閒反○墨刻額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劓刖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辭死刑也六兩曰鍰閱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而又差五百鍰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劓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爲多而重罪比舊爲減也此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離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今按皐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宮劓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當因古制非也辭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夫刑莫輕

上刑適穆王說刑罰雖一成而不可變然輕重出入之際亦有權宜不可執一也如罪在上等重刑而其情適輕只著他受下刑罪在下等輕刑而其情適重邦著他受上刑不止用刑如此便見用罰也都有個權變如事在重罰而其情適輕則從輕以罰之事在輕罰而其情適重則從重以罰之蹔時之輕重隨宜得中此權人之輕重者也至于刑罰用于一世極當隨時而權其輕重如世當開創之初法度更新人心未定不可以刑驟劫之則刑罰之用皆宜從重此權一世之輕重者也遠而刑罰之輕重或因物而定用或隨時而制宜雖唐虞書一之中都有參差不齊的去處然其歸則皆合乎人情宜乎權變輕的不是故縱為當輕而輕重的不是敢入乃當重而重蓋裁然有倫序而不可亂雖然有休廢而不可易者莫徒任意以為之說

此言刑之權變緣諸人情世變而推移以合乎經者也上刑二句以刑言輕重諸罰以罰言二句總是法以情遷因人情而權其輕重也刑罰世輕以平國新國亦刑罰世重以究國言此何是法以時行因世變而權其輕重也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法雖惟權變是適而所之以不齊焉至其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遂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豈有是制哉詳見篇題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事在上刑而情輕則服下刑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罪之刑故無小康語所謂小罪非告者是也若刑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惟後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法雖惟權變是適而所之以不齊焉至其

罰懿節穆王恐血獄者以論贖為輕又戒之說五刑之有罰贖不薄示懲創不至于死但人重出贖并甚痛矣然則斷獄之時可不謹乎夫刑官為民之司命豈是口才辨給的人便可以聽斷獄訟惟是温良和易心秉公平的人方能使輕重得宜而刑罰無不在于中也然與獄固當擇人又當有聽斷之法凡人言辭虛詐不實的陰佐強辨飾非終有差錯須就他言詞推詰于及的去處詳細審察則直情自見至于聽言之際又不可偏執如始以為不可從終或又有可從之理惟要常存個哀憫的心不可過于深刻常持個敬謹的心不可失于忽略則獄情無不得矣既得其情又不可獨任己見乃明開刑書與衆人公同看視擬議其罪使皆底允于中正之則而無所冤枉然後當刑的有之以罰當罰的有之以罰到那臨刑罰時又要審度竭盡其能其盡心如此則獄成于中可以取信于人輸奏于上可以取信于君已是萬無失矣又不可自專其于裘秦之時又當備述情詞勿有疎漏如一人而犯兩罪疑從重則擬還要是使罪歸一併開寫取自上裁益不惟致其詳于慈遠此所以為貴刑也

上二節說告以贖法之當差用法之權變此言示以聽斷之道此所以善贖法之用也罰懿二句見刑罰之當謹蓋審能病人則病之先病人可知非佐以下分擇人盡心備辭說正所以謹之之道推非佐助最難良一句相形說佐人有病自而無任心真于折獄之際必獨己私而不得其中故不可用惟温良之人則慈愛仁厚之意行乎取舍輕重之間然後能得其中而可用也察詞四句平平道下察詞于差是不聽于人之真情非從惟從是不執乎己之私見衆欲折獄是矜恤以求其情聞辭當告占見盡公以定其法或以明啓可對上三句以審于求情詳于考律立說亦可成庶中正根上四句說其刑罰罰只是據兩其罪未便加于民也七句總是盡心恭察詞以下既盡心以求法之平而審克則又盡心以讀法之用獄成二句總言人盡心來

倫要所在益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

詞簡非死人極于病非後折獄惟良折獄罔不在中簡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

中正其刑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

詞以慈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事由贖亦甚病于裘秦之時又當備述情詞勿有疎漏如一人而犯兩罪疑從重則擬還要是使罪歸一併開寫取自上裁益不惟致其詳于慈遠此所以為貴刑也

上二節說告以贖法之當差用法之權變此言示以聽斷之道此所以善贖法之用也罰懿二句見刑罰之當謹蓋審能病人則病之先病人可知非佐以下分擇人盡心備辭說正所以謹之之道推非佐助最難良一句相形說佐人有病自而無任心真于折獄之際必獨己私而不得其中故不可用惟温良之人則慈愛仁厚之意行乎取舍輕重之間然後能得其中而可用也察詞四句平平道下察詞于差是不聽于人之真情非從惟從是不執乎己之私見衆欲折獄是矜恤以求其情聞辭當告占見盡公以定其法或以明啓可對上三句以審于求情詳于考律立說亦可成庶中正根上四句說其刑罰罰只是據兩其罪未便加于民也七句總是盡心恭察詞以下既盡心以求法之平而審克則又盡心以讀法之用獄成二句總言人盡心來

獄與刑罰成者一成不變之謂言其罪已定也兩字皆是信其刑罰之當意作本朕說上備者備識罪法之難重審情之始終以聽其君之辜矣此兩刑是就中節此一條以例其餘正以見其備耳

敬之師穆王總告諸侯歎息說尔等其祓慎之哉凡我有官之長或同族的或異姓的都体我重刑之意可也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我今說着他便多畏懼況用之乎我所以說慎慎慎不敢輕忽雖不得已而用之皆有哀矜仁厚之德存于其間寔以德用刑而非特刑以為治也蓋天之制刑非以虐民而已寔欲使民畏刑遠罪以助敎化之所不及尔典獄之官皆有代天理刑之責者當仰体天心慎重民命凡有罪罰惡務要與天之福吉禍凶一般有以作配于下斯可耳彼獄訟之中有單有兩全無証佐只憑一面之辭者有兩造辯詞的最难首察必虛心聽之極其明而無一毫之蔽該其兩面無一點之汙庶几好不能欺利不能誘而是非曲直可判矣有彼此兩造各執一說以証對再彼兩辭若聽之一失其平民不可治矣今民輸情服罪所以得治者無不由典獄的官以中正之心聽斷這兩家之詞故能使刑清而民服也汝等切不要有所偏主任意出入假此以為私家囊橐之計蓋獄得實豈足以為寶但自積罪狀于己身至于罪盈已極天必報以諸般殃禍有永遠可畏之罰非是天不以中道待人而偏罰之惟人自取禍殃之命耳使天罰不如是之極其無所忌憚恣意行私施之庶民全是虐政豈須有令善之政在于天下

此又總同姓異姓諸侯而告之欲其盡敬刑之責也通節重一敬字故先以敬之哉發之朕言三句示在已敬刑之心今天二句示羣臣不可不敬刑明

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事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也此言識獄者當備其辭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乱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識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

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朕之

潛二句是勉以敬刑之寔而無或以下又戒其不敬之失也言日多懼則之可知只是見得當敬之意敬刑与有德惟刑一串講重敬字上蓋叙其心如此欲羣臣以己之心為心也以敬祇德以集民養句是相助德化所不及故曰相民作配句是欲其脉上天之心而盡敬刑之道即前自作元命配享在下意蓋期之之詞也刑清句与民之乱句對看單辭無據易至于淆惑必以明清聽之兩詞對証易至于偏主故必以中聽之總是一个敬字意之乱就輸情服罪上說然單辭之獄無兩爭相角之勢獄貨之獘猶鮮推辭可以容私故特以私家戒之私家謂以私意而求成家即所謂溺獄得貨者也獄貨當獄而得積也囊橐尤是天報之罪極而禍亦極也永畏惟罰指庶尤而言言有非天不中而偏罰之乃人自入于禍淫之命故不免于天罰之極耳使天罰不如此之極則人將恣為私家而播虐于庶民豈復有善政在于天下乎是可見天罰在所必加而典獄者不可不知所戒也

呂侯節穆王訓刑將終又并告來世諸侯歎息說尔諸侯之用刑固當知所敬矣若尔継世的子孫都有治民之責者目今以往亦當何所監視乎古之用刑以成剛柔正直之德而能令民所受之中者乎我試言之其庶几聞德之可稱歟不已是何故只因他明清敬慎凡所謂蔽于五刑皆得其中當輕而輕當重而重所以有令聞無窮之慶也夫用刑而至于有慶可謂祥刑矣今尔來世諸侯受我民民善眾而治之只要他懋善遠罪豈可過用刑威必須監視這等得中的祥刑務使德澤流于當時名譽垂于後世斯可尊可不勉哉

此并典獄諸侯之子孫而告之也用刑成德即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全民中即納民于典礼輔民之常性者也監指前代典章即但未盡出聽之定理之詞皆入四句正成德以全民中者益示以所當監之人而受王二句又申

於刑言且多懼況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有下句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為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汙曰明曰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亂治也獄貨當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此章文有未詳者姑缺之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詔来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

勉其監之也哲人定指伯夷皐陶言伯夷播刑之迪皐陶制百姓于刑茲用法於一時而垂戒于後世所謂無疆之辭也屬于一句孫吳之兵說受王之句監中內黍鼎說于咸有德意謂有慶即此轉無疆之辭說受王之句監承說嘉師云若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善本無不善雖有陷于罪者非其本然也監于祥刑者監古人之用刑成德威中有慶而爺斯民之中以致無疆之福也監也如此則民安而諸侯之責益矣中字乃用刑之要旨刑一篇之綱領

文侯之命

周幽王要于申生太子宜臼後流愛弟虢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乃引西夷犬戎攻殺幽王晉文侯與諸侯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于東都平王嘉文侯之功命爲方伯賜以秬鬯弓矢史臣錄其策命之詞以文侯之命名篇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丕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慎者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于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前罔克曰惟祖惟父其棐忱朕躬

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嘆而自痛傷也嗣造天不愆者嗣位之初爲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絕純大也純其資用惠澤於下民本既先殄故戎狄侵陵爲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臣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嘆息言有能致

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衆也諸侯受天子畏民善衆當監視於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

文侯之命

幽王爲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爲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丕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慎者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于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前罔克曰惟祖惟父其棐忱朕躬

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嘆而自痛傷也嗣造天不愆者嗣位之初爲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絕純大也純其資用惠澤於下民本既先殄故戎狄侵陵爲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臣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嘆息言有能致

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慎者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有先正以左右昭事云故得安在位也先正指唐叔武時先祖但指成康左右昭事是以文武之道事其君之意謀猷以敬養德慈言率從以承統宜化言正昭事之寔也像在位是保天下而不墜文武基業之謂

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前罔克曰惟祖惟父其棐忱朕躬

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嘆而自痛傷也嗣造天不愆者嗣位之初爲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絕純大也純其資用惠澤於下民本既先殄故戎狄侵陵爲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臣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嘆息言有能致

父義節　此王呼文侯就當國家多難之後寡助之時猶幸有汝能服勞王家昭明汝顯祖之功烈爲我家不廢文武之道凡墜而國統已由絕者惟汝攘除戎難以復王家始儀刑文武之典章用會合諸侯迎立小子繼續汝君之統緒于以追孝于尔之前文人而人恭其所事先王之緒焉且我前在艱難之中汝多所修完捍衛王室賴汝用造者若汝之功誠我之所嘉美者也

此承上悲國無人之時而獨幸文侯輔君之美也克昭乃顯祖虛說汝肇刑二句即其寔也○曰顯祖又曰文人者蓋自其忠貞啓者于前故曰顯自其徒成尚文之治故曰文俱指左右昭事而言也汝肇二句申精○最說下文武之道是以德創業而爲後王保位之法程者肇刑者于國家無人之日而始能儀刑文武之道以寧我也用字緊跟刑文武來會乃辟使得服尊位于旣散之日而國統不至于離紹乃辟使得承今繼于垂亡之時而國統不至于絕要照綴在位意○追孝者厚其已逝而能善繼善述也何必惟龍克昭何說如是則者蓋侯能得見於列服而推祖其交貞能倫服躬作如先正而其果得安在位矣修扞即申命紹言復就立也上看來惟朗嗣造天不德三句嘉者称美之也是全策爲方伯也

王曰節　此王勑惕文侯就王室已安汝其歸于爾國撫綏汝民衆安寧汝邦家我用賜汝秬鬯之酒一尊以供汝祀祖廟祭享之禮又彤弓一張彤矢百枝盧弓一張盧矢百枝使汝得専征伐又馬四匹以供征伐之用父往就國當修朕獻策于遠民則懷來之于近民則馴習之毋忽近而小民無或怠荒以安樂文必備用爾都之士馬以壯國威思捍爾都之人民以向邦本夫有功王室汝之德已顯矣今又柔服遠邇簡恤士民則德教昔著勳業光明豈不益成就汝之顯德哉汝其勉之

此勅遣文侯之辭君命以方伯之職而深致期望之意也承上汝嘉意來節

功于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扞衛用汝○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後周或書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前文人猶云前寧人汝多所修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

指一方言邦指本國言欲其巡視一方之衆綏寧一國之民也二句乃通節之綱領用賚賀至馬四匹賚以秬鬯一卣者所以隆告廟之祀賚以弓矢乘馬者所以重征伐之權正方伯所宜有者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備其物所以厚其報也往哉即上歸視柔遠至荒寧即視師之事簡恤尔都即寧邦之事柔能以教民言惠康以養民言無荒寧者欲其慎于教養而不敢忽也簡是簡閱賢士可任教養之寄者恤是惠恤斯民不被教養之澤者此可對柔遠三句說用成句總承謂克昭顯祖德可顯矣今用此柔能惠康簡恤尔都之道使一方之政無不理而德威至于侯邦一國之治無不修而德教加于百姓則汝之德不惟不著于王家而亦光昭于下國矣非所以成尔之顯德乎

此篇以敬養立說正與慎德謀猷賓擇相應

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衆也黑黍曰秬釀秬以鬯草卣中尊也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諸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也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蘇氏曰予讀文侯之命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愚按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已爲有德而忘其弒父爲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爲戍申戍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于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頹墮而不自

費誓

昔周公之子初封爲魯侯因淮夷徐戎作亂率師伐之誓師于費地記書者
因以費誓名篇

公曰嗟魯公誓師先發嘆詞尔等從征的諸侯無得喧譁都靜聽我的命往日
已叛的淮夷今乘我始封又結搆徐戎並起爲寇故我不得不率師以伐之
此魯公誓其諸侯從征之辭也命指一篇而言徂茲云者指日已叛之淮夷
又稍徐戎以並起所以見其當伐也

振旅戒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即序以不戒于天下後世而
存之歟

費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爲寇魯
侯征之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
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初
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
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
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
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斬禽先後之
序皆不可紊又按費誓秦誓皆侯國
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
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漢孔
氏曰徐戎淮夷並趨寇魯伯禽爲方伯帥諸
侯之師以征叛而救之徒無喧譁欲其靜聽

嗟叙語首公誓師之辭先于治戎備尔等須要經綸甲胄繫帶干櫓鋭敢有一件不精製者則日衛之其備矣預習弓矢鍛鍊戈矛磨礪其鋒及無敢有一件不銛利者則攻人之其術矣

此戒諸侯之師以治戎備也甲胄干櫓乃身之其教之欲其完固歟之欲其恒密不敢不甲者歟之歟之各致其精至也弓矢戈矛鋒刃攻人之具歟之欲其多鍛之欲其堅礪之欲其利無敢不善者備之鍛之礪之各盡其善也亦要見先自衛而後攻人意

善歟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干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歟連條及敿舉天及吊音的鍛鄧玩及○敿縫完也縫完其甲胄勿使斷裂敿鄭氏云猶繫也王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弔精至也鍛淬礪磨也甲胄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牿音告擭胡化反敜乃結反穽疾逞反○淫大也牿閑牧也擭檻也敜塞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有於野當窒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民也舉此例之

書經卷六　周書　三九

書命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
有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
者猶曰往者云善歟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干備乃
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歟連條及敿舉
天及吊音的鍛鄧玩及○敿縫完也縫完其
甲胄勿使斷裂敿鄭氏云猶繫也王肅云敿
楯當有紛繫持之弔精至也鍛淬礪磨也甲
胄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
後攻人亦其序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牿音告擭胡化反敜乃結反穽疾逞反○淫大也牿閑牧也擭檻也敜塞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有於野當窒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民也舉此例之

馬牛節魯公又戒將士說軍士部伍不可不嚴整軍中馬牛有牝牡相引誘因而風狂奔走的有役使的男子女人棄家逃亡的俱不許失主越過軍壘去趕逐他若有人將得這牛馬男女能敬慎小心不敢藏匿復還了人我自商度尒所還之物多寡輕重之數賞賜他若不聽哲我亂了部伍越壘趕逐或得了藏匿不還這等的都有一定之法決不輕宥也不許寇盜攘掠或踰過垣墻偷盜入的牛馬引誘人男女這等的其情尤重又自有一定之法加于尒身此城將士以嚴部伍也甚喪師之恥永有不因剽掠失伍而爲敵所乘者故尒之越逐厥復俱貼將士不失部伍上看馬牛臣妾是所作居民之所畜養者雖有風逸通逃亦不得越逐而至于失伍也至于不越逐而偶得有又當敬還無敢藏匿也前齊承勿迷厥復二意所以示勸也下云常刑所以懲也寇盜攘竊誘是馬牛之不風逸臣妾之不通逃者恐其紛亂部伍故戒之也重在部伍上古者節制之兵軍伍嚴明而居民安堵正是如此註中失主不得逐句乃喚下句不可泥

甲戌節魯公誓師又說甲戌之日我要率衆往征徐戎之罪蓋徐戎尤近魯境故先加之兵軍行則糧餉爲急尒須愛儲積以供軍食毋得欠缺致誤軍机如有不及汝主饒之人當加以死罪不宥也魯國有四郊那東郊之人與徐戎剿鬬觀別用他汝西南北三郊三遂的人備着築牆版木之類我于甲戌日要來隄修築城垣營壘以防衝突之患毋得失于供應誤了我的事我所懲治汝的不止一件刑法但罪不至死耳又汝三郊三遂的人民不止供應版木又要儲備着餱糧食爲的草束不可不多儲備使趁少致使我馬牛飢困亦必加殺者猶云加以無數刑法但不至于殺耳甥舅之親而不可用也峙糗糧統責于諸侯者從征諸侯皆伯禽所統師行而糧食分之所宜備也峙積甥舅共專責之魯人者積聚甥舅非遠國所能政地近而致使諸之所宜然也

以死刑不輕宥也

此立期會而勉其有事也期是出征日期會是會集諸侯之師以往征二字有別甲戌我惟征徐戎句作冒正是立期會處下糗糧積聚甥舅三段皆期會所最急者不會事糗糧以足軍食積聚以治軍壘甥舅以供牛馬皆期會所最急者不逮者不及數而至于之也桑以甲戌者註所謂不得擾我之桑也無餘刑非殺者猶云加以無數刑法但不至于殺耳甥舅不多亦服大刑者恐牛馬飢疲而不可用也峙糗糧統責于諸侯者從征諸侯皆伯禽所統師行而糧食分之所宜備也峙積甥舅共專責之魯人者積聚甥舅非遠國所能政地近而致使諸之所宜然也

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峙丈理反糗去九反積音資芻側留反茭音爻○甲戌用兵之期也峙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若今之乏軍興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積餘厥築之木題曰積墻端之木也厥曰餘牆兩邊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皆刑之井一但不至于殺爾芻茭供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會芻糧爲急故皆服大刑

積餘芻茭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鄫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

晉秦言

昔秦穆公欲伐鄭其臣蹇叔以爲不可穆公不聽後晉襄公敗之于崤囚其三帥穆公悔已不用蹇叔之言以致喪敗作爲誓辭以告羣臣明己改過之意史錄其誥因以名篇

此書不特悔過遷善可爲後世之法而且明于君子小人之情狀大有裨于治道故孔子所之四代之末耳

公曰二節晉秦穆公悔已伐鄭之失乃集羣臣而告之先呼襲說你等羣臣無得喧譁都靜聽我的言語我今悔是已于汝者乃衆論中第一緊要的非是近遠不切之說汝當事心聽之可也我聞前人說道常人之情專于責人輕于責己蓋皆自以為是便有過差多安于徇已不肯受人的非責殊不知責人非難惟我有過差而能受人之責如水之流割而即改無一毫凝滯斯能克其多盤之私是為難耳古人斯言切中人情乃修身克己之要務此所謂羣言之首也

此穆公誓告羣臣悔過之辭也羣言之首謂一篇要旨所在蓋穆公悔前日之安于徇已不聽蹇叔之言古人箴正羣言之首也民訖句言凡人溺于利欲多安于徇已而不能受人之責也責人以下正若是多盤之人有利欲之非心而我以大義責之何難之有惟不徇已而受人大義之責則不免昏于利欲而不能克是惟艱此正切穆公之病故引之為首也

我心節穆公很悔過之意誠我如今乃知前日拒諫之非欲改其過此心常懷憂悔惟恐日月既往年齒已衰不復有將來之日可以遷善補過此所以急于圖改不敢自安也

此況言已悔過之意憂字從上文來憂其如凡民之徇已而不能受責也恐日月之逝而不及改也憂悔過之無日則汲汲圖改之意見矣肰猶未明言其過下節始復言之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首之為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于徇已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睽無扞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于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為誓言之首也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及來已然之前也逝未遷之前猶可及憂悔過之無日則汲汲圖改之意見矣肰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也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今之謀人則以為親雖則云

鄭玄康成曰書序鄭玄所作

周書

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

惟古節穆公又追悔前非深道惟朝廷之士有前一輩年老有謀的人我非不知他老成諳練但以其每事改張不肯遷就意氣已疾疎遠之心而不用其謀如前進善事之人非不知他少未更事但以其每事順便能迎我意旨合始且以為可親而信用其計以至于敗謀而失事狀既往之過雖已如此而將來之善猶可改圖自今以後凡國有大事尚當深度詳問于老成黃髮之人與他商量可否則其深慮遠謀既足以斷國事忠言說論又足以服人心庶凡他日所行之事亦可以無過矣豈敢自謂其過而不復為自新之計哉

此明言其悔既往之過而圖將來之善也古之謀人暗指蹇叔今之謀人暗指杞子言老成之人不能徇已之所欲者也我雖明知其老成諳練以其不就已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以其順便而親信之此正安于徇已而不能受責如流所謂已往之悔也雖則云遠下黃髮節是古之謀人詳謀老成則不用新進可知此句正是改過遷善之機番番節穆公告羣臣說我前日之過已不可追如今要改過遷善且是遠小人而已如番番然老的良士雖少壯有膂力時都過去了他那老成練達計慮深長是可與謀國者這等的人我今後都要任用他若他依依然勇夫雖善于射御無益于謀慮深淺多足以敗事這等的人我今雖不用了與天見公可也那截截善為巧言的小人雖則是非能使君子變易其操然雖有良言一論也彼他搖等了這樣的最能敗壞國家但有一人尚足以敗國何暇多用之哉

此正詳其改過遷善之實事也良士即古之謀人勇夫即今之謀人其轉只引起末段耳有守是任用意尚有是改其忌疾之心而欲尊信之多有是改其親信之失而欲疎遠之尚不欲亦能若不違者中庶無差之謂歟不既往言其老過門超乘者言其卑易辭者能警省于之辭而變易之也謂說甕裁三帥杞子不如昧經訓足見改過不吝意

未就予忌今之謀人若以為親雖則云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依依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詩多有之

番音波漏蒲皮切番番老貌依依勇貌截截善給貌諞巧也皇遑通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謂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

昧昧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斷斷猗玩反○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个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大學作兮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德也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職主也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

夫我尚不欲則辨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違暇多有之哉良士謂秦叔勇大謂二帥編言謂杞子先儒皆謂穆公悔用杞子之言○昧

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于說穆公言之人不違用之也

此言小人之有害于國家以明己不卓有論量之意與上節相反

違是不能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違背大學介媢忌也違背違之也違殆危也違殆危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杌五忽反隉倪結反○杌隉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申繹上二章意

邦之杌隉穆公說是舉古箴終又說用一姁賢疾能的大臣便使子孫黎民並受其寧可見國家之杌隉不安只由用着一個不好的人違殆無窮之禍豈必小人之多乎用一休休好善的大臣便使子孫黎民並受其利可見國家之榮懽安寧只由用得一箇好人違殆無窮之慶豈必君子之多乎

此節總上二節而複言之蓋上言一人之善惡致一國之廢興此言一國之廢興係于一人之善惡無兩層意況但指于孫不安其位黎民不安其生曰由一人言係于一人之不容才德蒙懽以下孫得保其業黎民得保其生一人之慶言係于一人之能容才德末要足不用論言而用良士之意

章旨二

上梓申